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62n1185

徑中徑又徑

清 張師誠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185-A 聖祖仁皇帝聖製五燈全書序
  - No. 1185-B 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卷十三序文
  - No. 1185-C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文
    - 雲棲寺再疊舊韻一律
    - 遊雲棲四絕句
    - 貫休極樂圖贊
  - No. 1185-D 仁宗睿皇帝聖製詩
    - 舍衛城瞻禮
    - 大悲閣瞻禮
  - No. 1185-E 皇上御製趙文敏書中峯和尚淨土詩冊跋
  - No. 1185-F
  - No. 1185-G
  - 徑中徑又徑目錄
  - 起信法
    - 醒迷門
    - 易行門
    - 疑誤門
    - 辨魔門
    - 徵驗門
  - 立願法
    - 決定門
    - 廣度門
  - 勵行法
    - 精持門
    - 兼觀門
    - 斷愛門
    - 飭終門
    - 助行門
  - No. 1185-H 淨土雜詠選錄(附)
    - 五言古詩
      - 唐白香山念佛偈
    - 五言律詩

        - 明太常寺卿蔡承植
    - 七言律詩
        - 宋雪溪憶佛軒
        - 元優曇勸念佛
        - 明楚石懷淨土
        - 明度門淨土咏
        - 國朝蓮隱懷淨土
        - 王恭
    - 七言絕句
        - 周跋陀羅
        - 周迦哩迦
        - 宋蘇子瞻發願偈
        - 宋北山讚淨土
        - 宋一元西方咏
        - 宋一元淨土咏
        - 元中峯淨土咏
        - 元中峯懷淨土
        - 元石屋警世
        - 元日觀懷安養
        - 元優曇勸念佛
        - 元廣製念佛偈
        - 明沈朗倩
        - 明耑愚
        - 明蒔益
    - 詞曲
        - 歸元鏡摘要
        - 明莊嚴滿庭芳一闋
        - 國朝皇甫士坊十二時頌
    - 自作
        - 八一詠
        - 臨時
        - 層遞逼拶詩
        - 自勵
        - 楹帖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185-A 聖祖仁皇帝聖製五燈全書序(三集文)

朕惟天生蒸民，厥有恒性。迨物交私蔽以後，遂不能有善而無惡。故操治世之權者，必兢兢以勸善懲惡為先務焉。《大易》著閑邪存誠之義，《尚書》明福善禍淫之旨，皆所以啟牖下民，使之回心嚮道，而勿即於匪彝也。間嘗流覽釋氏之書，立教雖主於空寂，而其戒欺去妄、蠲忿窒欲，亦與勸善懲惡之道蓋無殊旨焉。自宗門教興，曹溪而下，五派迭衍，各有撰述。宋景德以後，裒集為《傳燈》，諸錄嗣是，又舉挈要領，彙成一編，是為《五燈會元》。洎乎本朝沙門海寬，念其支派繁衍，自宋金元明數百年來，傳述闕然，乃著《纘續》一書。今聖感寺僧超永，復慮譜牒漸棼，聞見不一，用是旁搜博考，折衷於二編而參訂之，刪其繁蕪，增所未備，以成《全書》。其用心也，可謂勤矣。

至於簡牘所載，互相印證之語，罕譬曲喻，為說甚夥；而其大指要歸，亦惟欲祛迷惑以復性真，不越乎閑邪存誠、牖人為善之意，匪僅有裨於禪宗教旨而已也。故為之序。

No. 1185-B 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卷十三序文

達摩未到梁土以前，北則什公弟子講譯經文，南則蓮社諸賢精修淨土。迨後直指心傳，輝映震旦。宗門每以教典為尋文解義、淨土為著相菩提，置而勿論，不知不覺，話成兩撅。朕於《肇法師語錄序》，已詳言宗教之合一矣。至於淨土之旨，又豈有二？這個如摩尼珠，面面皆圓；如寶絲網，重重交映；如大圓鏡，萬有虛空不得而出；如大火聚，萬有虛空不得而入。誠乃不無不有，無欠無餘。果能了悟，則「終日喫飯，不曾嚼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然則終日念佛，豈有為念佛所罣礙哉！如猶不能了悟，

則色空明暗，受想行識，盡是一場大夢。又何必但許人惡夢，而不許人善夢也？

曹溪十一傳而至永明壽禪師，始以淨土提持後學，而長蘆、北磵諸人亦作淨土章句。及明蓮池大師，專以此為家法，倡導於浙之雲棲，其所著《雲棲法彙》一書，於本分雖非徹底圓通之論，然而已皆正知正見之說。朕欲表是淨土一門，使學人宴坐水月道場，不致歧而視之，誤謗般若。故擇其言之融會貫通者，刊為《外集》，以示後世。如學人宗旨不明，即將「南無阿彌陀佛」一句，作無義味語，一念萬年，與之抵對，自然摸著鼻孔。如其已得正悟，則丈六金身是一莖草，三千世界是一微塵。延一剎那頃於萬億年，擴一毫毛端為四大部。寶池金地，充塞現前；翠竹黃花，無非正受。於此淨土，正可隨喜。花開見佛，豈不是直指心傳也耶？

是為序。

No. 1185-C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文

雲棲寺再疊舊韻一律(三集詩)

萬綠瓊竿參漢青，十尋枝見下亭亭；此中尋路一時到，教外無言六字聽(是寺僧以念佛為務不參禪)。坐對溪聲流不盡，了同山色峙常停；道場開後於菟避，(誌稱其地人跡罕至，明僧袾宏結庵後，虎不傷人。)借問山僧具底靈。

遊雲棲四絕句(四集詩)

循塘減從路由西，花拂垂鞭香馬蹏，已是不凡仙境界，雲標遙認寺雲棲。

前疑無路路原通，密護干天綠竹叢，笑指洗心亭下水，碧雲寺裏偶相同。(香山碧雲寺洗心亭，即倣此以名之。去歲臨憩曾有「佳名津逮自雲棲」之句。)

低簷矮屋不華寺，淡食麤衣本分僧；朝暮但勤持六字，可知六字括三乘。

廊轉東廂曲徑連，別開軒閣小留延，得無塗污淨修處，試問蓮公應不然。

貫休極樂圖贊(二集文)

西方極樂，兜率陀天。琉璃界道，梵網層懸，寶樹七種，仙禽十二，匪啻莊嚴，各具深義。圓覺倒退，菩薩聲聞，無央數眾，瞻兩足尊。堂堂彌陀，侍法王子，左右以居，觀音大勢。(叶)池茁蓮花，跽聽法人，以清淨緣，為安養因。貫休作圖，示往生者，一步不移，又何謂也？

No. 1185-D 仁宗睿皇帝聖製詩

舍衛城瞻禮(初集詩)

極樂道場誰得到，佛城即此可瞻依，色聲相泯宗風闡，歡喜心欽愛日暉。見月空中真本幻，拈花鏡裏是仍非，虔祈奮迅獅王力，迅伏邪氛正教歸。

大悲閣瞻禮(二集詩)

巍峩層閣煥雲楣，滿月金容現大慈，願渡羣生登極樂，妙觀察智物無遺。

No. 1185-E 皇上御製趙文敏書中峯和尚淨土詩冊跋(養正書屋全集)

趙松雪書本師，晉唐雖筆勢不同，而其規矩神韻，無不各極其妙，故宋元以降，未見其倫匹。余每觀公墨蹟，莫不心神開悅，展玩愈久，而妙趣益生，令人至於忘餐而不能釋手。

此冊書中峯和尚《淨土詩》二十六首，雄秀多姿。公又自為小偈一篇，係於卷尾，所以重申淨土之奧義也。覽是冊者，須參無相真心、宗乘實法，凡八萬四千塵勞門，莫不昭然指示，而開智海度迷津之功，真與《楞嚴》接踵矣。

嘗觀三希堂石刻中，公與中峯和尚往來，簡札甚夥。其平日皈依頂戴之誠，已可概見。想公之書此冊，必竭精盡力而為之，無疑也。今獲覽此真蹟，其殆操如意珠，而游極樂國也乎！

余愧不知書法，不參禪理，用識數言，聊寓傾向之意云爾。

No. 1185-F

> 佛之教人，無非勸善戒惡，皆正教也，與儒教何以異？邪教不可不鋤，正教有不可廢。人能遵奉佛勅，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勝殘去殺之風，將見蒸蒸日上。我朝聖聖相承，崇奉三寶，誠以治理相關，有裨於世道人心不淺也。學者未識此理，勦辭闢佛，弗思耳矣。

佛自隆古以前，已歷無量數劫，其生於周昭王時者，為釋迦牟尼佛。孔子謂「西方有聖人」，蓋已知有此佛。後漢明帝朝，其教始入中國。全藏八萬四千法門，以明心見性為極則，第真參實悟，累劫難窮。菩薩尚昏隔陰，聲聞猶昧出胎，功敗垂成，良可歎惜。釋迦牟尼佛悲憐末學，於禪教律之外，特出異方便，復開淨土一門，

為說《阿彌陀經》。指陳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淨土依報正報之勝，令人執持名號，惟在一心不亂，即能七日有成。如順水揚帆，如單方治病，簡要直捷，孰逾於斯？蓋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大願，願願濟度眾生，廣垂接引，其威神亦不可思議。故人至心持名，定得往生極樂，此全賴佛力攝取，與專仗自力參悟者，難易迥殊也。世之闢佛者，無論已其有修行志切，率以坐禪參究為先，高遠難行，徒致一無成就。即持名不輟，未嘗乏人，又皆志在求福。欲得懃懃懇懇專心求生西方者，百無一二。且問以淨土一門，多未明曉，甚或妄生疑謗，夙障之重，一至於是。

夫人生如水上泡，倏忽澌滅，功名富貴，一切皆空，何物可以將得去者？且一生行事，豈乏罪愆？六道輪迴，何所底止？一生西方，即不退轉。有如此至簡至易之徑路，不知猛力跳出，噬臍何及！余根鈍障深，茫無解悟，惟於淨土法門，信之篤而願之堅，一息不容稍懈，又思廣度有情，普濟含識。

嘉慶甲戌，曾取前賢淨土論說，擇其精語，輯為《徑資淺切編》。嗣見荊溪周子克復《淨土晨鐘》一書，先得我心，不復授梓。繼思醒世之書，先貴破其沈迷，方可引之入勝；否則閱未終卷，難免昏昏欲臥。此編以醒迷發端，開門見山，更足怵人深省。且信願行三者，如鼎三足，缺一不可。今以三者為大綱，層遞分門，較有次第，是以重加訂定，刪其繁文，增其未備。蓮池大師有曰：「持名一法，是為徑路之中徑而又徑。」謹取以改編名，仍付剞劂，用作法施。

雖然世人念佛者多，得生淨土者少。何以故？良由口雖念佛心中不善，以此不得往生。蓮池大師曰：「既是念佛，便要依佛所說，要積德修福：要孝順父母，要忠事君王；要兄弟相愛，要夫妻相敬；要至誠信實，要柔和忍耐；要公平正直，要陰隲方便；要慈愍一切，不殺害生命，不凌辱下人，不欺壓小民。但有不好心起，著力

念定，要念退這不好心。如此纔是念佛的人，定得成佛。」觀此則從善去惡，為修淨根源，惡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爰恭錄聖製御文，有關於《傳燈》淨土諸篇，弁諸卷首，彰正教而佐治功，豈曰小補之哉？後附昔賢淨土歌咏，亦以聲音感人，足動歡喜讚歎云爾。

道光五年乙酉正月，兵部侍郎巡撫江蘇等處提督軍務歸安張師誠自序。

No. 1185-G

經謂「一切惟心」，「隨其心淨即佛土淨」，然則彌陀至聖，不隔下凡；極樂雖遙，豈離方寸？所以前賢往哲，即於塵勞中作佛事，煩惱裏轉法輪，心境圓融，自他不二，蓮華世界正不待遠過十萬億佛土也。但此圓頓法門，無上妙諦，豈捨穢求淨、離心覓土者所能窺其涯岸耶？

吾鄉張蘭渚先生，字心友，諱師誠，居湖州歸安縣。父夢日輪照窗，寤而生師。母早故，事父以孝聞。少年登科第，歷任封疆，為江蘇巡撫。見蘇城殺業甚夥，屢出示勸戒。遇放生河等處，必嚴捕魚之禁，署中不晏客，不殺生。已而長齋奉佛，棲心淨土，自號一西居士。擇前賢淨土論說，輯《徑中徑又徑》一書，并自為之序，後附淨土歌詠，其自作數十首，最為警切。道光八年，年六旬餘，乞假歸里，靜居斗室，一意西馳，逾年卒。臨終時，誦《彌陀經》畢，纔舉佛號至第五聲，寂然而逝。予讀其輯集并詩，深歎名列顯貴之班，身任封疆之職，而念念修持淨土，竟有如是之懇且切也。殆現宰官說法，為後世作一標榜者歟。

時在同治七年孟夏，浙江錢塘菩薩戒弟子許淨中續序。

《徑中徑又徑》目錄

卷一
起信法
醒迷門
易行門
卷二
起信法
疑誤門
辨魔門
徵驗門
卷三
立願法
決定門
廣度門
勵行法
精持門
兼觀門
卷四
勵行法
斷愛門
飭終門
助行門
淨土雜咏附

No. 1185
《徑中徑又徑》卷一

起信法

醒迷門

浮生若夢，一切皆空，人皆知之，亦能言之，而終日營求靡已，曾不醒悟。大率以為死後即化，又或以為死即復生，不足為慮。詎知業報無爽，得人身極難；即得人身，而依然又入夢境，輪迴

六道，其苦無涯。欲脫離此苦，舍淨土奚歸耶？將起其信，先破其迷，輯醒迷門。

宋王龍舒《淨土文》曰：「人生時，父母妻子，屋宅田園，牛羊車馬，以至臺凳器皿，衣服帶索等物，不問大小，或祖父以傳於己，或自己營造而得，或子孫或他人為己緝累而得，色色無非己物。且如窗紙雖微，被人扯破，猶有怒心；一針雖微，被人將去，猶有吝心。倉庫既盈，心猶未足；金帛已多，營猶未止。舉眼動步，無非愛著。一宿在外，已念其家；一僕未歸，已憂其失。種種事務，無非掛懷。一旦大限到來，盡皆拋去，雖我此身，猶是棄物，況身外者乎？靜心思之，恍如一夢。故莊子云：『且有大覺，然後知此其大夢也。』古人有言：『一日無常到，方知夢裏人，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妙哉，此言也！予故用此後兩句，添以兩句而成一偈云：『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但念阿彌陀，定生極樂國。』蓋業者，謂善業、惡業。此皆將得去者，豈可不以淨土為業乎？有了明長老為眾普說，指此身而言曰：『此為死物，其內潑潑地者為活物，莫於死物上作活計，宜于活物上作活計。』余深愛此語，故常為人言之。凡貪種種外物以奉其身者，皆是死物上作活計也；世人雖未能免此，當於營生奉身之中，挪頃刻之暇，迴光自照，以留心於淨土，乃活物上作活計也。且如汲汲營生，雖致富如石崇，貴極一品，終有數盡之期，豈若淨土之無盡也！」

又曰：「此世界中人，皆如水上泡。生滅不常，或一歲、二歲，或一十、二十，幸而至四十、五十，亦難矣，雖有至七十者，古來猶稀。人只見眼前老者，不思不待老而去者多矣。況世間無非是苦，但不思省，故不覺知。不稱意時，固為苦矣；如或稱意，亦無多時。父母妻兒，姻親眷屬，或疾病死亡，或殺傷離散，或自己大限忽然而至，平生罪惡，豈得全無？且以目前言之，起一不正念，說一不正語，視一不正色，聽一不正聲，為一不正事，無非過惡。況

所食者眾生之肉，所衣者亦殺眾生而得。又況所有過惡，不止於食肉衣絲。不思則已，思之誠可畏也。自少至老，自生至死，積累既多，纏綿堅固，無由解脫。閉眼之後，不免隨業緣去，杳杳冥冥，知在何處？或墮地獄，受諸極苦；或為畜生，受人宰殺；或生餓鬼，饑火燒身；或入修羅，嗔恨所迫；雖有善業，得生天上人間，受盡福報，依舊輪迴，漂流汩沒，無有出期。唯有西方淨土，最為超脫輪迴之捷徑。人身難得，趁康健時，辦此大事。當常作念云：『吾曾自無始以來，輪迴六道，不曾知此法門，故不得出離；今日知之，豈可不即時下手？』年高者固當勉力，年少者亦不可因循。命終徑生極樂世界，迴視死入陰府見閻王受恐怖者，不可同年而語矣。」

又曰：「阿彌陀佛有誓願云：『已生我國，欲往他方生者，如其所願，永不復墜三惡道。』何則？生淨土者，必證無生法忍；且無生法忍者，乃了生死也；了生死者，雖入生死界中，此一性已不昧矣；一性既不昧，何由而為惡乎？論其理固無墜墮，況又仗佛力，故墜墮必無。是以生淨土者，非徒長生不老，又生死自如。故欲設化一切眾生，而入一切眾生生死界中，而吾之真性，常湛然明朗，不復惑於外物，不復牽於業緣，雖在輪迴世界，而無復輪迴，所謂世出世間者是也，謂雖在世間，而出世間矣。是故生淨土而生死自如者，欲生天上亦可，欲生人間亦可，欲生大富貴中亦可，欲生清淨中亦可，欲長生不滅亦可，欲滅而復生亦可。意所欲無不自在，此所以貴於修淨土也。世人不知此理，徒為生死所苦。欲生富貴中，反生於貧賤；欲生快樂中，反生於愁慼；欲生而長壽，反生而夭促；欲生於善道，反生於惡趣。種種皆被外物所惑，業緣所牽，不得自在。是以無始劫來，輪迴六道，不得出離。當念此等憂苦，迴心淨土。所以名極樂世界者，其意可見矣。」

又曰：「佛問阿難云：『汝欲見地獄人否？』阿難云：『欲見。』佛云：『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此地獄人也。』蓋謂人生善惡，不過身口意三業。今三業俱惡，是為純黑業，所以入地獄；若三業俱善，則為純白業，乃生天堂；若三業中有一業善，則為雜業，亦不入地獄。故身意雖惡，而口念佛名，亦一業善，遠勝於三業俱惡；況口念佛時，又能心想佛像，則意業善；端正其身，而手提數珠，則身業善。常能善此三業，以修淨土，必上品生。予嘗於鎮江聞賣蝦者，叫蝦一聲，而知其三業俱惡。何則？身荷蝦擔，則身業惡；意欲賣蝦，則意業惡；口叫賣蝦，則口業惡。是知叫蝦一聲，而三業俱惡，此佛所謂地獄人也。以此觀之，則目前所謂地獄人者多矣，可不畏哉！眾生以愚癡不知因果，陷於罪惡，深可憐憫。知其說者，為開導化諭，此名法施。法施為布施之大者，其為福報，豈意量耶？或曰：『人誦佛名，一向稱誦，正如呼一人，一向呼之，其人必怒，故一向誦佛名者，未足為善也。』是不然！眾生自無始以來，口業過惡，積如山海，多誦佛名以滌蕩之，尤懼不足，豈可以稱呼常人之名為比也？況諸佛自開此念誦法門，所以誘掖眾生，善其口業，以漸善其身意。故謂一向誦佛名未足為善者，世俗之言，非諸佛誘掖眾生之言也。」

又曰：「淨土之說，多見於日用之間，而其餘功乃見於身後。不知者止以為身後之事而已，殊不知其大有益於生前也。何則？佛之所以訓人者無非善，與儒教之所以訓人，何以異哉？唯其名有不同耳。故其以淨上為心，則見於日用之間者，意之所念，口之所言，身之所為，無適而非善；善則為君子，為大賢，現世則人敬之，神祐之，福祿可增，壽命可永。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為心者，孰為無益於生前乎？其次，為業緣所奪，而不能專志於此。苟有志焉者，亦惡緣可以自此而省，善緣可以自此而增。惡緣省而不已，終必至於絕其惡；善緣增而不已，終必至於純乎善。惡既絕

矣，善既純矣，非為君子而何？非為大賢而何？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為心者，孰為無益於生前乎？

「又其次，不知禮義之所在，不知刑罰之所畏；惟氣力之為尚，惟勢力之是趨。苟知以淨土為心，則亦必知省己而自咎，所為雖不能皆合於禮義，亦必近於禮義矣；雖不能盡超乎刑罰，亦必遠於刑罰矣。漸可以脫小人之域，而終為君子之歸。庸人稍知佛理者，世必自為善人，此其效也。由是言之，則從佛之言而以淨土為心者，孰為無益於生前乎？或曰：『從孔子之言，而以儒教為心，豈不益於生前，何必淨土哉？』曰：『此世間法耳，非出世間法。世間法，則不出於輪迴；出世間法，則直脫輪迴之外。淨土既益於生前，又益於身後者，以其兼世間出世間法故也。』」

死心和尚《淨土文》曰：「彌陀甚易念，淨土甚易生。」而世人不肯信向，但只貪生，不知有死。且夫三界火宅，業繫受身，壽命短長，皆酬宿報。前世有十年分，今世受用十年；前世有二十年分，今世受用二十年；人生百歲，七十者稀；大限到來，還他一死。只如功名富貴之家，財寶如山，妻妾滿室，日夜歡樂，他豈不要長生在世？爭奈前程有限，暗裏相催，符到奉行，不容住滯。閻羅老子，不順人情；無常鬼王，有何面目？且據諸人眼裏親見，耳裏親聞，前街後巷，親情眷屬、朋友兄弟、強壯後生，死却多少了也？古云：「莫待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

我勸少年人，趁此血氣剛盛，色力未衰，正好修行。

奉勸衰老人，最好念佛。年紀朽邁，日月無多；髮白面皺，眼暗耳聾，頭低背曲，脚手顫掉；去天甚遠，入地甚近，不辦死路又待何如？

有兒女人，正好念佛。自從早年索妻養子，經營家計，受盡千萬辛苦。今日兒女長大，家計已成，好將擔子分付兒孫，落得現成享福，念佛修行；若不回頭，定是癡人，忽然三寸氣斷，不免一旦皆休！若是孝順兒孫，齋得幾眾僧，看得幾部經，哭得幾聲，猶是記憶爺娘；若是不肖 之子，父母方死，骨頭未冷，作耗財產，出賣田園，恣意作樂。以此觀之，著甚麼急？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遠憂。

無男女人，正好念佛。孤單一身，無憂無慮，不須男婚，不愁女嫁，麤衣淡飯，多少清閒。若不修行，後悔何及！

富貴人，最好念佛。高堂大廈，衣食豐足，百事現成皆是前生修來。

貧窮人，正好念佛。衣食不足，貧窮下賤，常受饑寒，只因前世不肯修行，遂昭現報。若不改往修來，一死之後，如秤槌落井，何時得出？

參禪人，正好念佛。或根機利鈍，恐今生未能大悟，且假彌陀願力，接引往生；如受蔭官，不憂落第，爵祿現成。

有等愚人說道：「心好便了，何須念佛？」此等邪見，惑亂世人。古德云：「冷笑富家翁，營生忙似箭。囤裏米生蟲，庫中錢爛貫；日裏把秤稱，夜間點燈算。形骸如傀儡，莫教繩索斷。眼光忽落地，追悔有何便？」

汝若念佛不生淨土，我墮拔舌地獄！「他年淨土華開日，記取娑婆念佛時。」

明大佑《淨土指歸集》：「寂室曰：『世人欲修淨業，不可言「我今忙迫，且待閑暇；我今貧乏，且待富足；我今少壯，且待老

時。」若分定閑忙，分定貧乏，分定夭折，即於淨業無緣修習，或爾喪亡，雖悔何及！奉勸諸人，趁身強健，努力修之。』」

「又曰：『世人但知生時將養此身，營求資給，而不思捨此身後，神識不滅，若無善因，則淪墜苦趣。何為生時愛惜此身，死後神識不滅，而不思度脫耶？又世人耑為妻子眷屬，廣營衣食而無少怠；不思命終之時，妻子眷屬，雖愛徹骨髓，不能相救，唯當獨往。今勸世人，不當以養生故，而忘畏死；不當以為他故，而忘自為也。』」

明蓮池大師《示洞庭山翁門石氏》(求來世為官)曰：「為官雖好，倚官為業，後生墮落，受苦無量。應當一心念佛，求生淨土。直饒位至三公，不若蓮登九品。念佛求生淨土，勝似為官，遠之遠矣。」

又《示許門石氏》(求來世為僧)曰：「為僧雖好，僧不修行，後生墮落，受無量苦。應當一心念佛，求生淨土。親近金木雕裝之假像，不若親近現在說法之真佛也。淨土為僧，勝過此世界為僧，遠之遠矣。」

又曰：「入道要門，信為第一。惡事非信尚不成就，況善事乎？譬如世間盜賊，時乎敗露，官府非不以極刑繩之，迨後釋免，依舊不悔。所以者何？他却信得這條門路，不賫一文本錢，自獲利無算，所以備受苦痛，決不退悔。今人念佛，再不肯真切加功，只是不曾深思諦信。不要說不信淨土，只如世尊說『人命在呼吸間』這一句話，於義理不是難解說。你們眼裏親見，耳裏親聞，經過許多榜樣，如今要儞信得這句話，早是不能勾也。儞若真實信得這句話，則念佛法門，不必要我費盡力氣，千叮萬囑，爾自如水赴壑，萬牛不能挽矣。即如前日津送亡僧時，儞們覩此榜樣，當愀然不樂，痛相警策道：『大眾！我與儞今日送某僧，明日送某僧，不知不覺，輪到自身。此時悔恨無及，須疾忙念佛，時刻不要放過方好。』我

見儞們自家也說可惜，對人也說可惜，及乎堂中估唱，依然言笑自如，儞只不信人命在呼吸也。」

又《與馮筠居》曰：「七十古稀，百年能幾？今此暮景，正宜放開懷抱，看破世間，宛如一場戲劇，何有真實？但以一聲阿彌陀佛消遣光陰，但以西方極樂世界為我家舍，我今念佛，日後當生西方，何幸如之？發大歡喜，莫生煩惱。倘遇不如意事，即撥轉心頭，這一聲佛急急提念，却回光返照：『我是阿彌陀佛世界中人，奈何與世人一般見識？』回嗔作喜，一心念佛。此是智慧中人，大安樂、大解脫法門也。」

又《與朱西宗》曰：「人之處世，遇順境者，其情愉以安；遇逆境者，其情憂以危。然而順未足為幸，逆未足為不幸。溺於意之所便，則出世之心不生。戚戚乎不得志，夫然後厭身世之桎梏，而求以出世。是故萬苦交於前，但以正智觀察：苦從何生？從身生。身從何生？從業生。業從何生？從惑生。因惑造業，因業成身，因身受苦。但能破惑，一切空寂。敢問所以破惑之方？只須就本參話頭上理會念佛的是誰？捉敗此疑，諸惑皆破，思之毋忽！」

又《骷髏圖說》一篇曰：「傅大士云：『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難免生老病死。任汝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大士此語，正所謂『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者也。如何是萬般將不去？人生所有官爵、金寶、屋宅、田園、飲食、衣服、玩好，乃至嬌妻愛子，無常到來，那一件是將得去者！如何是惟有業隨身？人生所造諸貪嗔癡業，非禮姦婬，恣意宰殺，為子逆父，為臣欺君，尅眾成家，陰毒害物，種種惡業，無常到來，這是緊緊隨著你者。既然如是，若不猛省回頭，改惡從善，洗心念佛，豈非徒得人身，虛生浪死？苦哉！苦哉！我觀世人箇箇皆好念佛，今三等列之：一者極閒人，應當無晝無夜一心念佛；二者半閒半忙人，應當營事已畢，即便念佛；三者

極忙人，應當忙裏偷閒，十念念佛。又復：富貴之人，衣祿豐足，正好念佛；貧窮之人，安貧守分，正好念佛；有子孫人，得人替力，正好念佛；無子孫人，心無牽掛，正好念佛；無病之人，身力康健，正好念佛；有病之人，知死不久，正好念佛；聰明之人，通經達理，正好念佛；愚鈍之人，無雜知見，正好念佛。以要言之，天上人間，四生九有，皆當念佛。奉勸世人，何不趁此四大未作骷髏時，早早念佛？直待萬般將不去，惟有業隨身，懊悔無及了也！」

又曰：「佛言：『人命無常，促於呼吸。少年亦爾，何況老乎？』我今殷勤來相警策，當觀此身：目暗耳聾，髮白面皺，背傴腰曲，骨痛筋攣，步履龍鍾，精神昏塞，譬如夕陽西照，光景須臾；衰草迎秋，凋零頃刻。此身不久，前路茫茫，未知所往。誠如已事已辦，非愚所量；其或不然，何不猛省無常，戰兢惕勵，諦思淨土，決志往生，放下萬緣，一心念佛？」(《老堂警策》)

「佛言：『人命無常，促於呼吸。』平人亦爾，何況病乎？我今殷勤來相警策，當觀此身：四大不調，百骸欲散，飲食漸減，醫藥無靈，便利牀敷，呻吟枕席，譬之魚遊釜內，倏忽焦縻；燈在風前，剎那熄滅。此身不久，前路茫茫未知所往。誠如已事已辦，非愚所量；其或不然，何不猛省無常，戰兢惕勵，諦思淨土，決志往生，放下萬緣，一心念佛？」(《病堂警策》)。

師子峯如如顏丙《勸修淨業文》曰：「只這色身，誰信身為苦本？盡貪世樂，不知樂是苦因。浮生易度，豈是久居？幻質非堅，總歸磨滅。自未入胞胎之日，甯有這男女之形？只緣地水火風假合而成，不免生老病死彫殘之苦。上無絲線可掛，下沒根株所生。虛浮如水上泡，須臾不久；危脆似草頭露，倏忽便無。長年者不過六七十以皆亡，短命者大都三二十而早夭。況乎獸殘蟲螫，猝不及防；屋壓車傷，痛何能救？坑坎邱陵之厄，到處堪虞；刀兵水火之災，

何時蔑有？又有今日不知來日事，上牀別了下牀時，幾多一息不來，便覺千秋永別。(雪峰頌：一盞孤燈照夜臺，上牀脫了韈和鞋，三魂七魄夢中去，未委明朝來不來。)嘆此身無有是處，奈誰人不被他瞞！筋纏七尺骨頭，皮裹一包肉塊；九孔常流不淨，六根恣逞無明；髮毛爪齒，聚若堆塵；涕淚唾津，污如行廁；裏面盡蛆蟲聚會，外頭招蚊虱交攢。沾一災一疾，皆死得人；更大熱大寒，催人易老。眼被色牽歸餓鬼，耳隨聲去入阿鼻，口頭喫盡味千般，死後只添油幾滴。(長魁詩云：紅紅白白莫相瞞，無位真人赤肉團，敗壞不如猪狗相，只今便作死屍看。)此身無可愛惜，諸人當願出離。如何迷昧底尚逞風流，朦董漢猶生顛倒？或有骷髏頭上，簪花簪草；或有臭皮袋畔，帶麝帶香；羅衣罩了膿血囊，錦被遮卻屎尿桶。用盡奸心百計，將謂住世萬年，不知頭痛眼花，閻羅王接人來到；那更鬢[斑-文+女]齒損，無常鬼寄信相尋。箇箇戀色貪財，盡是失人身捷徑；日日飲酒食肉，無非種地獄深根。眼前圖快活一時，身後受苦辛萬劫。(《淨土云》：皮包血肉骨纏筋，顛倒凡夫認作身，到死始知非是我，從前金玉付他人。)一旦命根絕處，四大風刀割時，外則脚手牽抽，內則肝腸痛裂。縱使妻兒相惜，無計留君；假饒骨肉滿前，有誰替汝？(古頌：父母恩深終有別，夫妻義重也分離；人情似鳥同林宿，大限來時各自飛。)生者空自悲啼痛切，死者不免神識奔馳。前途不見光明，舉眼全無伴侶。過奈河岸，見之無不悲傷；入鬼門關，到者盡皆悽慘。世上纔經七日，陰間押見十王，曹官抱案沒人情，獄卒持叉無笑面。平生作善者，送歸天道、仙道、人道；在日造惡者，押入湯塗、火塗、刀塗；鑊湯沸若山頹，劍樹勢如峯聳；灌銅汁而徧身肉爛，吞鐵丸而滿口煙生；遭剉磕則血肉淋漓，入寒冰則皮膚凍裂；身碎業風吹再活，命終羅剎喝重生。人間歷盡百春秋，獄內方為一晝夜。(《延光集》：鑊湯鑪炭誼幽壞，劍樹刀山聳太清，受罪要終八萬劫，獄卒牛頭始放行。)魂魄雖歸鬼界，身屍猶臥棺中，或隔三朝五朝，或當六月七月，腐爛則出蟲出血，臭穢則薰地薰天，胖脹不堪觀，醜惡真可怕。催促付一堆野火，斷

送埋萬里荒山。昔時要悄紅顏，翻成灰燼；今日荒涼白骨，變作泥堆。(《寒山頌》：胭脂畫面嬌千樣，龍麝熏衣悄百般，今日風流都不見，綠楊芳草髑髏寒。)從前恩愛，到此成空；自昔英雄，如今何在？淚雨灑時空寂寂，悲風動處冷颼颼，夜闌而鬼哭神號，歲久而鴟餐雀啄。荒草畔漫留碑石，綠楊中空掛紙錢。下梢頭難免如斯，到這裏怎生不醒？(寒山云：雀啄鴉飡皮肉盡，風吹日炙髑髏乾，目前試問榜觀者，自把形骸仔細看。)大家具眼，休更埋頭，翻身跳出迷津，彈指裂開愛網。休向鬼窟裏作活計，要知肉團上有真人。我佛悲憐，用垂拯救，欲令橫超三界，特開淨土一門。四十八願之宏深，入人心而徧加攝受；十萬億程之遙遠，仗佛力而不隔須臾。託質蓮胎，享自然之衣食；棲神淨域，免他道之輪迴。是男是女總堪修，若智若愚皆有分。但請迴光返照，便知本體元無。若未能學道參禪，也且勤持齋念佛，果能一心不亂，管教七日成功。移六賊為六神通，離八苦為八自在。《淨土文》法言可證，《往生傳》靈跡非虛。對眾為大眾宣揚，歸家為一家解說，使處處齊知覺悟，教人人盡免沉淪。上助諸佛轉法輪，下拔眾生離苦海。佛言不信，何言可信？人道不修，他道難修。莫教一日換了皮，縱有千佛難救汝。火急進步，時不待人，各請直下承當，莫使此生空過。(寒山云：百骸潰散離塵泥，一物長靈復是誰？不得此時通線路，骷髏著地幾人知？)」

《常熟志〈明邵武知府嚴澂遺親故書〉》曰：「澂一病幾殆，不意復生，雖則苟延，焉知來日？回首營生舊計，有同嚼蠟。一具皮囊，終須敗壞；六塵緣影，何處堅牢？不如換卻凡心，求生淨土。誦彌陀一句，消罪業無邊。聊奉勸文，用表誠意。」

周克復《淨土晨鐘》曰：「自貧賤而視富貴，見其氣燄薰灼，不勝垂涎之慕。然當之者，未必真樂也。皇甫謐云：『富貴擾神耗精。』如一人喜怒不測，則憂在事主；同列人懷異志，則憂在羣情。因貪位而患得患失，緣爭權而伐異黨同。位愈高則責愈重，寵

愈隆則忌愈眾。日中易昃，月盈便虧。倉卒事機一失，稅駕無所，至求為匹夫而不可得。富家翁持籌會計，竭一生心力以遺其子孫，而百年興廢，事難逆料，身後所有，率歸他人。譬蠶之結繭，這繭子是纏身的物事，自結自纏，將怨誰人？又是別人的物事，人只要這繭，誰要儞這結繭的蟲？由是言之，富貴亦有何樂，純是苦耳。況富貴人到緊要處，與貧賤無二。蓋富貴勝貧賤者，皆無緊要事，如食以遏饑，衣以禦寒。若衣而華，食而精，此於身心有何緊要？其他推此可知。至大利害處，老也、病也、死也，止此隻身獨當一面之孤注，到鐘鳴漏盡時光景。卿相以至氓庶，總無人可代，總同一結煞，不增分毫。思及此，不由人不當下心灰了也。」

又曰：「一子人謂險子，多置姬媵廣嗣，獨不念身一而已，非險身乎？世多知子之險，而忘身之險。七篇時文，幾級官位，數箱金帛，一區宅子，數畝田園，幾箇嬌妻美妾，一場沒正經、沒要緊閒是閒非，人人被他汩沒一生，箇箇打不出這般窠臼，虛碌碌忙迫一場，蚤已謝世。吁！可悲也已！邵堯夫云：『使我卻十年，亦可少集事，奈何天地間，日無再中理。』古語云：『狂謀迂算百不就，惟有霜鬢來如斯。』又云：『如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皆至言也，胡不猛省於此！」

又曰：「世人有言：『積快活以防死。』其意謂人世太苦，淨生太促，與其倉皇而就謝，孰若縱樂以行休？萬一與化俱遷，追想生平，儘多樂事，較之窮蹙終身者，詎不勝彼一籌？如昔人所云『十聽春啼變鶯舌，三嫌老醜換蛾眉』，是其類也。予曰：果爾則是擔頭加重，鼎沸益薪，是名促死，何名防死？如佛言『受即是空』。食列數味，放箸即空；出多騶從，既到即空；終日遊觀，既歸即空。惟為善事畢，勤勞即空，而白業具在；為惡事畢，快意即空，而黑業具在。世之為白業者少，而為黑業者多；是以一時之快意，而造茫茫之業海也。以是防死果得策歟？夫防死是大丈夫第一事。

防死第一著，無如了生死；欲了生死，無如念佛求生西方。又有一等，世味籠罩他不得的，以高尚為志，以閒散為襟。或詩酒陶情，碁局換世；或棲心五嶽，嘯咏煙霞，此皆虛送居諸之徒耳。其上則十種飛仙、三山羽客，非不逍遙鸞鶴，沖舉自豪。無奈真性未明，生死未了。樂天云：『假使得長生，纔能勝夭折。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轍。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誠哉，言也！」

又曰：「東坡云：日者韓持國堉王實見訪，言持國自謂已癃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頃有一老人置酒會親友，酒闌語眾，奄奄且去。諸子呼號，願留一言為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惟五更可勾當自家事。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且吾平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君言於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酒色，不若為可以死時將去計也。」

又曰：「世人念佛不真切，只是把『生死』二字看得輕忽。一生忙忙碌碌，將性命撇在虛空，與己全無干涉。即或當場嗟嘆片時，毛骨悚然，過後仍前醉夢。屠赤水云：『世智紛紛，名利場中伶俐；識神擾擾，死生路下糊塗。哀哉！誰曉四大不堅，無常甚速，三途八難最苦？肯去要緊真切念佛，百中希有一二也！』昔一僧探俗友，勸以生死事大，急宜念佛，友謝以三頭未了。僧問故，友曰：『親柩未舉，男婚女嫁未畢。』僧別不久，友忽亡。僧往弔，作詩曰：『吾友名為張祖留，勸伊念佛說三頭。可怪閻公無分曉，三頭未了便來勾。』此言雖淺，大可醒俗。吾願世人各宜奮發精力，一下斬斷輪迴，信得這句佛，即勇往直前念去。只此一念，是破黑暗之明燈，是渡苦海之大船，是脫生死之良方，是出三界之徑路。并其或驗或不驗，或悟或不悟，一切都不計較，但持一句佛號在心。無事也念，有事也念；安樂也念，病苦也念；生也念，死也念；如此認真，事無不濟。」

《淨土晨鐘》又載：「錢孝直曰：『從來三界生死輪迴，比於牢獄。然則但未出生死，皆三界獄中囚也。』囚有三種：其一自謂決無生理，聊於此中苟圖安逸，一朝劊子手到，觳觫就斃；其一自負千金之子，不惜金錢，打點營生，而情非決定，一面且偷遊釜之娛，倘再生路絕，亦道盡甘心而已；別有負性崛強之夫，不耐束縛，伺守者少間，掙斷枷鎖，一往無前，似此決裂，彼安肯於未死前偷享餘生？或出不出，情懸兩可哉。噫！此亦我輩生死獄中一榜樣矣。

「第一種人，滔滔皆是。駕言於功名富貴辛苦博來，極宮室妻妾之奉以自娛樂。語以生死，恬不關心，語以生死外別有出路，啞然第付一笑，以全不具信根故也。第二種人，生來亦具宿根，禮佛談禪、護持教法、造寺齋僧金錢不吝，然插足世網之中，名韁利鎖，如八荊棘叢，牽絆不得自由。夫人生出世，一件大事因緣，不專心去做，而欲以餘力及之，世間豈有揚州鶴哉！雖生平作福，不離人天，生死關頭，總跳不出。亦緣其怖生死心，原未真切故也。如第三種人，不求生富貴，但下死工夫，乃真能求出生死者矣。今見縲紲中人，呼天乞命，莫不哀其愚而嗤其求生之不早。吾謂死囚求生太晚，比之我輩，猶為蚤計也。死囚秋決，歲不過一日，一日前後，皆可寬然打點。我輩在三界獄中，歲歲可死，月月可死，日日刻刻可死；賤死，貴亦死；老死，少亦死；惡人死，好人亦死。不序爵，不序德，不序齒，一息不來，便分今古。不早打點，姑待一刻，萬一即此一刻，駕帖到來，劊子當面，手忙脚亂，何以禦之？

「又袁中郎曰：『眾生處五濁世，如囚牢獄。』以入獄者皆罪人，處人天者皆是業報分段之身故也。然罪人入獄，時刻求出，以知棘牆之外，更有許大安樂世界故也。今眾生以煩惱為家宅，以生死為園囿，不知大鐵圍山是我棘牆，三界法場之外，各各自有家鄉樂地。諸佛憫此，為分別淨穢，指以脫歸路程；而歲久拋業之人，了

無歸處，諸佛又大建宅舍以安之。一則往來獄門，為治道途；一則長伺獄外，修飾旅館；如是之恩，何身可報？經曰：『如來為一大事出現於世。』大事者，即此事也。諸佛既不惜垂手，眾生種種反戀此毛頭許事，以小易大，死而不悟，何哉？」

易行門

已識迷途，欲求出世。當知入道多門，惟念佛往生淨土為易行道；淨土多方，又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淨土，尤為易行。蓋阿彌陀佛有四十八大願，度盡眾生，與此世界之緣偏重，威力又極大，故攝取無遺。人能信向，至心持名，未有不蒙接引。所謂仗他之法，與專持自力者，難易迥殊也。輯易行門。

《龍舒淨土文》曰：「統言《大藏》，不止有十餘經言西方淨土事。其大略謂：彼處以七寶莊嚴，無地獄餓鬼禽畜，以至蜎飛蠕動之類，常清淨自然，無一切穢雜，故名淨土。其人皆蓮華中生，長生不老；衣食宅宇，隨意化成；其景序長春，無復寒暑；大受快樂，無一切苦惱，故名極樂世界。其佛名阿彌陀者，梵語也，此云無量。以此佛光明，照見十方世界，無有限量。凡念佛眾生，無不知之，故又名無量光佛；此佛壽命，與其國中人民壽命，皆無有限量，雖恒河沙劫，亦無有盡，故又名無量壽佛。此佛有大誓願度人，其威神不可思議，故至心信向，念其名號者，現世必消除災難，禳卻冤鬼，安靜形神，增延福壽；西方七寶池中則生蓮華一朵，他日於其中託生，直脫輪迴之外。若此者，皆有事跡，非虛言也。其說甚易行，盡《大藏》中八萬四千法門，無如此之要捷者。而人或不知，可痛惜哉！知而不行，尤可痛惜也。」

又曰：「經又云：無量無數劫以前，有世自在王佛出，化度眾生。是時有大國王，往聽說法，遂有覺悟，乃捨國王之位，而往修行，號曰法藏比邱，即阿彌陀佛也。對世自在王佛發四十八大願，願願

皆為濟度眾生。發此願已，乃精進以了生死，次入菩薩地。了生死者，乃生死自如也。入菩薩地者，內則修慧，外則修福也。修慧者，使慧性曰廣，於一日至成佛時，則慧性含虛空世界，無所不知，無所不見也。修福者，乃託生於一切眾生中，同其形體，通其語言，以設教化。故上自天帝，下至微細蟲蟻，皆託生於其中，如此無量無數劫來，設化眾生。夫設化眾生者，無非得福也。得福而不受用，故其福愈積而愈大，久則徧於虛空世界矣。福大則威神大，譬如世人官大則勢力大，是以威神無所不可，方得成就所願而入佛位。是初發願以至成佛，無非為眾生者。故人至心信向，念其名號，現世必蒙福祐，身後必徑生極樂世界；若能精心想其形相，現世必見佛之真身。以佛之威靈無所不在，而人心念與佛純熟，則自然交通，故佛現其身也。」

又曰：「《淨土傳》云：『阿彌陀佛與觀音勢至二菩薩，乘大願船，泛生死海，就此娑婆世界，呼引眾生上大願船，送至西方。如肯往者，無不得生也。』觀此則是佛與菩薩，憫念眾生沉淪苦海，無由得出，故自以誓願威力，招誘人生淨土，如舟人招誘行人登舟，送至彼岸也。人唯恐不信耳，若信心肯往，雖有罪惡，亦無不得生。蓋佛不可以凡人比。凡人不為勢利不與人交，非有益於己不與人交，此所以為凡人也。賢人君子，已不如此，況佛乎？蓋不慈悲不足為佛，不濟度眾生不足為佛，不有大威力不足為佛。為其慈悲故，見眾生沉於苦海，而欲濟度；為其有大威力故，能遂濟度之心，成濟度之功，此所以為佛也。經云：『大醫王能治一切病，不能治命盡之人；佛能度一切眾生，不能度一切不信之人。』以不信比命盡者，可謂極矣。蓋信者一念也，若人在生時，心念要去，身則隨去；心念欲住，身則隨住。是身常隨念，然猶有念欲去而身被牽繫者。身壞時，唯一念而已，一念到處則無不到。是以一念在淨土，則必生淨土，況佛與菩薩又招引人往生乎？」

又曰：「無為楊傑次公，少登高科，明禪門宗旨。謂眾生根有利鈍，即其近而易知、簡而易行者，唯西方淨土。但一心觀念，仗佛願力，直生安養。其為王敏仲作《直指淨土決疑．序》云：『阿彌陀佛光明如大圓月，徧照十方。水清而靜，則月現全體，月非趨水而遽來；水濁而動，則月無定光，月非捨水而遽去。』在水則有清濁動靜，在月則無取捨去來。故《華嚴經》載解脫長者子云：『知一切佛猶如影像，自心如水。』彼諸如來不來至此，我若欲見安樂世界阿彌陀如來，隨意即見。是知眾生注念，定見阿彌陀。若生彼土，則無諸苦。《般舟三昧經》云：跋欲陀和菩薩問釋迦佛云：未來眾生，云何得見十方諸佛？佛教令念阿彌陀佛，即見十方一切諸佛。又《大寶積經》云：『若他方眾生，聞無量壽如來名號，乃至能發一念淨信，歡喜愛樂，所有善根迴向願生其國者，隨願往生得不退轉。』此皆佛言也，不信佛言，何言可信？不生淨土，何土可生？東坡云：次公晚年作監司太守，常畫丈六阿彌陀佛像，隨行供養觀念。至壽終時，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樂邦文類》，楊次公曰：「彌陀光明，徧照法界念佛眾生，攝取不捨。聖凡一體，機感相應。諸佛心內眾生，塵塵極樂；眾生心中淨土，念念彌陀。吾以是觀之，智慧者易生，能斷疑故；禪定者易生，不散亂故；持戒者易生，遠諸染故；布施者易生，不我有故；忍辱者易生，不瞋恚故；精進者易生，不退轉故；不造善不作惡者易生，念純一故；諸惡已作，業報已現者易生，實慚懼故。雖有眾善，若無誠信心，無回向發願心者，則不得生矣。噫！彌陀甚易持，淨土甚易往，眾生不能持不能往，佛如眾生何？夫造惡業入苦趣，念彌陀生極樂，二者皆佛言也。世人憂墮地獄，而疑往生者，不亦惑哉！」

宋丞相鄭清之曰：「人皆謂修淨土不如禪教律，余獨謂禪教律法門，莫如修淨土。夫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凡在智愚，皆具此性。

根塵幻境，相與淪胥；生死輪迴，窮劫不斷。故釋氏以禪教律，假設方便，使之從門而入，俱得超悟。唯無量壽佛獨出一門，曰修行淨土，如單方治病，簡要直截，一念之專，即到彼岸，不問緇白皆可奉行。但知為化愚俗淺近之說，其實則成佛道捷徑之途。今之學佛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淨表裏一如，則未免自纏縛之苦。總而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唯淨土之一門乎？方念佛時，口誦心維諸惡莫作，豈非戒？繫念淨境，幻塵俱滅，豈非定？念實無念，心華湛然，豈非慧？人能屏除萬慮，一意西方，則不施棒喝而悟圓頓機，不閱《大藏經》而得正法眼，不持四威儀中而得大自在。不垢不淨，無纏無脫。當是時也，孰為戒定慧？孰為禪教律？我心佛心，一無差別，此修淨土之極致也。八功德水，金蓮華臺，又何必疑哉！淨土樞要之作勤矣。」

元天如法師《淨土或問》：「問曰：『同居淨土，其類甚多，今偏指極樂，而又偏讚其境勝緣勝，何耶？』答曰：『經云：「彼國眾生，無有眾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今以娑婆對而比之：此則血肉形軀，有生皆苦，彼則蓮華化生，無生苦也；此則時序代謝，衰老日侵，彼則寒暑不遷，無老苦也；此則四大難調，多生病患，彼則化體香潔，無病苦也；此則七十者稀，無常迅速，彼則壽命無量，無死苦也；此則親情愛戀，有愛必離，彼無父母妻子，無愛別離苦也；此則仇敵冤讐，有冤必會，彼則上善聚會，無冤憎會苦也；此或困苦饑寒，貪求不足，彼皆衣食珍寶，受用現成；此或醜穢形骸，根多缺陋，彼則端嚴相貌，體有光明；此則輪轉生死，彼則永證無生；此有四趣之苦，彼無三惡之名；此則邱陵坑坎、荊棘為林、土石諸山、穢惡充滿，彼則黃金為地、寶樹參天、樓聳七珍、花敷四色；此則雙林已滅，龍華未來，彼則無量壽尊現在說

法；此則觀音勢至，徒仰嘉名，彼則與二上人，親為勝友；此則羣魔外道，惱亂正修，彼則佛化一統，魔外絕蹤；此則媚色妖婬，迷惑行者，彼則正報清淨，實無女人；此則惡獸魑魅，交扇邪聲，彼則水鳥樹林，咸宣妙法，二土較量，境緣迥別。而樂邦之勝，其數無窮，未暇悉舉也。其境勝者，可以攝眾生取淨之情；其緣勝者，可以助生者修行之力。雖同居淨類甚多，唯極樂修行緣具，故偏指也。』」

又問：「曰十方如來，皆可親近，今獨推彌陀者何耶？」答曰：「獨推彌陀，其故有三：一誓願深重，二娑婆有緣，三化道相關也。願重者，經云：彌陀往昔因中，嘗發種種廣大誓願。其略曰：若我成佛已來，其有眾生願生我國，或聞我名，修諸善本，稱我名號，乃至十念，若不生者，誓不取正覺；既生我國，若有退轉，不決定成佛者，誓不取正覺。故《華嚴鈔》曰：『彌陀願重，偏接娑婆眾生也。』有緣者，我佛釋迦現在世時，眾生聞佛所教，歸向彌陀，固已多矣；觀佛滅後，末世眾生，無問僧俗男女、貴賤貧富，稍聞佛教者，無不信向；未聞佛教者，亦會稱名；縱是頑愚暴惡無信之徒，或遭厄難危險之處，或發贊嘆怨嗟之聲，不覺信口便叫阿彌陀佛；至於兒童女子戲弄之際，聚沙摶泥，圖牆畫壁，便作彌陀佛像；甚至於學行未穩，學語未成者，自然能唱阿彌陀佛。此皆不勸而發，不教而能，非有緣而何？又如《無量壽經》云：『吾說此經，今見無量壽佛及其國土，所當為者，皆可求之。無得以我滅度之後，復生疑惑。當來之世，經道滅盡，我以慈愍，特留此經，更住百歲。其有眾生值此經者，隨意所願，皆可得度。』又經云：此經滅後，佛法全無，但留阿彌陀佛四字名號，救度眾生。其有不信而謗毀者，當墮地獄，具受眾苦。故天臺云：『當知彼佛，於此惡世，偏有緣耳。』相關者，先覺謂兩土聖人示居淨穢，以折攝二門調伏眾生。此以穢，以苦，以促，以多魔惱而折之，俾知所厭；彼以淨，以樂，以延，以不退轉而攝之，俾知所欣。既厭且欣，則化

道行矣。又我釋迦於三乘授道之外，其有度未盡者，度在彌陀。故於諸大乘經丁甯反覆，稱讚勸往者，蓋化道之相關也。以是三者之故，乃獨推焉。」

大佑《淨土指歸集》曰：「圓通梵法師《會宗集》引《般舟三昧經》言：『念佛往生有三種力：一者、本有佛性力，言煩惱心中有如來藏也；二者、慈光攝取力，言彌陀光明無量，念佛眾生攝取不捨也；三者、念佛三昧力，言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也。』此三種力，如三股繩合為大索，能牽重物；又如水火鏡子，若將對日，以艾取之，即可得火；若將對月，以珠取之，即可得水。今以鏡具水火之性，喻眾生本具佛性之力也；須假日月之光來照者，彌陀慈光攝取之力也；以珠艾能引水火者，信心念佛之力也。此三種物，缺一不可，三事和合，水火方生，三力相資，必生淨土。」

蓮池大師《阿彌陀經疏鈔》曰：「復明徑路修行徑中之徑者，此有二義。一者，餘門學道，萬里迢遙，念佛往生古稱徑路；而念佛一法，復有多門，今特持名，是為徑路之中徑而又徑。鶴沖鵬舉，驥驟飛龍，不疾而行，不速而至，徑中徑矣。」註曰：「二義者，一是較量於多種淨業，二是揀別于本部大本，故云徑路之徑路也。徑路者，路小而捷名徑，小喻念佛為力之簡易，捷喻念佛成功之迅速。善導大師偈云：『唯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是也。故云：『餘門學道名竪出三界，念佛往生名橫出三界。如蟲在竹，竪則歷節難通，橫則一時透脫。』餘門之比念佛，則念佛為速矣。念佛復有多門者，如實相念佛四種，乃至萬行回向等。實相之佛，雖云本具，而眾生障重，解悟者希。下此數門，觀像，則像去還無，因成間斷；觀想，則心麤境細，妙觀難成；萬行，則所作繁多，重處偏墮。唯此持名一法，簡要直捷，但能繼念，便得往生。古人謂『既得見彌陀，何愁不開悟。』則不期實相，而實相契焉。故念佛為修行徑路，而持名又念佛中之徑路也。」

《德園集・附錄》曰：「明禮部員外郎虞淳熙告歸，上天目，坐高峯死關前，晝夜策厲，至三七日，倦甚，欲就枕，忽見高峯禪師斬其左臂，豁然有省。馳證雲棲，宏公曰：『凡寐而覺者，不巾櫛而復依衾枕，必復寐矣；迷而悟者，不莊嚴而復親穢濁，必復迷矣。火蓮易萎，新篁易折。子自為計，毋以一隙之光，自阻進修之路。因勸令回向淨土，以續前因。』淳熙遂終身行之。」

《樂邦文類・序》：「明給事中陳瓚，家居，一意淨業。有客過之，呵曰：『爾不聞大鑒之論唯心者乎？何厭垢而欣淨為？』答曰：『唯心淨土，發之大鑒，而非自大鑒始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佛固先言之矣。蓋懼人以不淨之心求淨土，非曰土無垢淨也。』」

明成時《淨土十要・序》曰：「淨土持名之法，有三大要焉：一者、六字洪名，念念之間，欣厭具足，如出幽獄，奔託王家，步步之間，欣厭具足；二者、參禪必不可無淨土，為防退墮，甯不寒心？淨土必不可入禪機，意見梢乘，二門俱破，果能寺修淨業，不須臾涉餘宗；三者、一句彌陀，非大徹不能全提，而最愚亦無少欠，倘有些子分別，便成大法魔殃。只貴一心受持，甯羨依稀解悟。」

《念佛直指》曰：「元明間僧妙叶，著《念佛直指》上下卷，其〈直指心要〉一篇，斥妄顯真，最為精造。有曰：『極樂彌陀相好現時，即自心顯；自心顯時，即彼佛現。我心、彼佛心，彼佛、我心佛，一體無二。』故云：『唯心淨土，本性彌陀，非謂西方無土無佛，不須求生，但在汝生滅緣影之中，名為唯心本性也。求彼佛即求自心，求自心須求彼佛。』邨愚夫婦，雖不識理，以信實有彼土，故於命終時，反得往生；畏有陷空之人，因認緣影為心，謂無外土，故雖修道行，還受生死。人命無常，轉息來世，塵事連環，

鈎鎖不斷。若不能於塵勞鬱結，及得志，歇手不得處，一割割斷，起願力行，盡力一跳，焉得應念生彼？」

徑中徑又徑卷一

徑中徑又徑卷二

起信法

疑誤門

人聞易行之說，往往疑而不修；即修行已久者，亦有中道游移，疑情日起。或墮前功，或趨外道，因疑而誤，流弊無窮。失往生淨土，原非即能成佛，所恃者常不離佛，永無退轉，必能成佛而後已，為把穩生涯耳。智者《十疑論》、天如《或問》、雲棲《四十八問答》，不憚往復辯論，至明至切，此三種現擬專刻，間有節取數條載入他門者。此門惟採昔賢問難、雜說著於篇，以斷其疑，以正其誤。輯疑誤門。

五代永明壽禪師《戒無證誤人勿輕淨土》：「設問曰：『但見性悟道便超生死，何用繫念彼佛，求生他方？』答曰：『真修行人應自審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存龜鑑，以破多惑，諸仁者當觀自己行解：見性悟道，受如來記，紹祖師位，能如馬鳴、龍樹否？得無礙辯才，證法華三昧，能如天台智者否？宗說皆通，行解兼修，能如忠國師否？此諸大士，皆明垂言教，深勸往生，蓋是自利利他，豈肯誤人自誤。況大雄讚嘆，金口丁甯：「希從昔賢，恭稟佛敕。」定不謬誤也。《往生傳》所載古今高士事蹟，顯著非一，宜勤勸覽，及自照知。又當自度：臨命終時，生死去住，定得自在否？自無始來惡業重障，定不現前，此一報身定脫輪迴否？三塗惡道異類中行，出沒自由，定無苦惱否？天上人間，十方世界，隨意寄託，定無滯礙否？若也了了自信得及，何善如之；若其未也，莫以一時貢高，卻致永劫沉淪，自失善利，將復尤誰？嗚呼哀哉！何嗟及矣。』」

慈昭宗主《淨土十門》告誡云：「念佛人臨終三疑不生土淨：一者、疑我生來作業極重，修行日淺恐不得生；二者、疑我雖念彌

陀，或有心願未了，及貪瞋癡未息，恐不得生；三者、疑我雖念彌陀，臨命終時，恐佛不來迎接。有此三疑，因疑成障，失其正念，不得往生。故念佛之人，切要諦信佛經明旨，勿生疑心。經云：『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上至一心不亂，下至十念成功，接向九蓮，令辭五濁。苟能心心不昧，念念無差，則情疑永斷，決定往生矣。」

《龍舒淨土文》曰：「人驟聞淨土之景象，多不信之，無足怪也。蓋拘於目前所見，遂謂目前所不見者亦如此而已。且如：陋巷糞壤之居者，安知有廣廈之清淨；小器藜藿之食者，安知有食前之方丈；敝篋錙銖之蓄者，安知有天府之充溢。故處此娑婆濁世，不信有清淨佛土。所以：生長於胞胎，不知彼有蓮華之化生；壽不過百年，不知彼有河沙之壽數；衣食必由於營作，不知彼有自然之衣食；快樂常雜於憂惱，不知彼有純一之快樂。然則佛之所言，不可以目前所不見而不信也；況佛切戒人以妄語，必不自妄語以誑人。世人妄語者，非以規利，則以避害；佛無求於世，何規利之有？佛視死生如刀斫虛空，何避害之有？是佛無所用其妄語也。世間中人以上者，猶不肯妄語以喪其行止，況佛乎！其言可信，無足疑者。故先賢云：『佛言不信，何言可信？』昔有以忠臣為奸黨者，刻之於石，天雷擊之；今以金寶綵色鐫刻裝繪，以為輪藏貯佛之言，供以香華，嚴以神龍，使其言之妄，則又甚於奸黨之碑，何為歷千百歲而天雷不擊之哉？以其言之誠也。言之誠而不信，將何俟哉？是故淨土之說，更無可疑者。況自古及今，修此者感應甚多，尤不可不信也。」

又曰：「儒者或以釋氏之徒無戒行故輕其教，而因以不信淨土。是不然。豈可以道士不肖 而輕老子，士人不肖 而輕孔子？智者尚不以人廢言，況可以其徒而輕其教乎！釋氏之教，有世間法，有出世間法。其世間法與吾儒同者，不可以縷數，姑舉其大者言之。釋氏之

所以孳孳訓世人者，無非戒惡勸善，而吾儒何嘗不戒惡勸善哉？且以目前言之，佛以殺生、偷盜、邪淫為身三業。而孔子言『勝殘去殺』，詩人言『文王德及鳥獸昆蟲』，是豈不戒殺哉？盜固不在所言矣。孔子言『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詩人刺不好德而悅美色，是豈不戒邪淫哉？佛以妄言、綺語、兩舌、惡口為口四業，孔子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豈不戒妄言也？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豈不戒綺語也？《書》稱『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豈不戒兩舌也？惡口謂之惡怒之聲，尚未至於穢語，荀子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未嘗不戒惡怒之口也？佛又以貪瞋癡為意三業，孔子謂『見得思議』，是則戒貪矣；謂『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是則戒瞋矣；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是則戒癡矣。由此言之，儒釋未嘗不同也。其不同者，唯儒家止於世間法，釋氏又有出世間法。儒家止於世間法，故獨言一世而歸之於天；釋氏又有出世間法，故知累世而見眾生業緣之本末。此其所不同耳。欲知釋氏之所長，須看《楞嚴》、《楞伽》、《圓覺》與《無蓋障菩薩所問經》，及曉《金剛經》之理。未能如是而遂非之，則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可不戒哉！誠如是，則釋氏為可信矣；其言淨土，烏可以不信哉。所謂出世間法，淨土尤其要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世有專於參禪者云：『惟心淨土，豈復更有淨土？自性阿彌，不必更見阿彌。』此言似是而非也。何則？西方淨土，有理有蹟。論其理，則能淨其心，故一切皆淨，誠為唯心淨土矣；論其蹟，則實有極樂世界，佛丁甯詳復言之，豈妄語哉？人人可以成佛，所謂自性阿彌者，固不妄矣。然猝未能至此，譬如良材可以雕刻佛像，而極其華麗，必加以雕刻之功，然後能成；不可遽指良材而遂謂極物象之華麗也。是所謂『唯心淨土，而無復更有淨土；自性阿彌，不必更見阿彌』者，非也。又或信有淨土而泥唯心之說，乃謂『西方不足生』者，謂『參禪悟性，超佛越祖，阿彌不足見』者，皆失之矣。何則？此言甚高，竊恐不易到。彼西方淨土，無貪

無戀，無瞋無癡，吾心能無貪無戀、無瞋無癡乎？彼西方淨土，思衣得衣，思食得食，欲靜則靜，欲去則去。吾思衣而無衣，則寒惱其心；思食而無食，則譏惱其心；欲靜而不得靜，則鞏動惱其心；欲去而不得去，則繫累惱其心。是所謂唯心淨土者，誠不易到也。彼阿彌阿佛，福重山海，力挈天地，變地獄為蓮華易於反掌，觀無盡之世界如在目前。吾之福力，尚不能自為，常恐宿業深重，墜於地獄，況乃變作蓮華乎？隔壁之事，猶不能知，況乃見無盡世界乎？是所謂自性阿彌者，誠不易到也。然則吾心可以為淨土，而猝未能為淨土；吾性可以為阿彌，而猝未能為阿彌。烏得忽淨土而不修，捨阿彌而不欲見乎？故修西方，見佛而得道則甚易；若止在此世界，欲參禪悟性，超佛越祖為甚難。況修淨土者，不礙於參禪。何參禪者必薄淨土而不修也？《大阿彌陀經》云：『十方有無量菩薩，往生阿彌陀佛國。』彼菩薩尚俗往生，我何人哉，不欲生彼，是果勝於諸菩薩乎？由此言之，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者，大而不要，高而不切，修未到者，誤人多矣。不若腳踏實地，持誦修行，則人人必生淨土，徑脫輪迴，與虛言無實者，天地相遠矣。」

又曰：「佛眼見無量劫事，故自古及今，無所不見。又戒人妄語，必不自妄語以誑人；又戒人有我，必不自有我以誇人。故其言誠可師法。按《楞嚴經》云，有十種仙皆壽千萬載，數盡復入輪迴。為不曾了得真性，故與六道眾生，同名『七趣』，是皆輪迴中人也。世人學仙者，萬不得一，縱使得之，亦不免輪迴，為著於形神而不能捨去也。且形神者，乃真性中所現之妄想，非為真實。故寒山詩云：『饒汝得仙人，恰似守屍鬼。』非若佛家之生死自如，而無所拘也。近自數百年來，得仙者唯鍾離、呂公。而學鍾離、呂公者，豈止千萬，自予親知間，數亦不少，終皆死亡，埋於下土。是平生空費心力，終無所益也。欲求長生，莫如淨土；生淨土者，壽數無量，其為長生也大矣。不知修此法門，而學神仙，是捨目前之美玉，而求不可必得之碔砆，豈不惑哉！或云：『淨土乃閉眼後事，

有何證驗？』答云：『《淨土傳》備載感應，豈無證驗哉？況神仙者，有所得則甚祕而不傳，以謂泄天機而有罪；佛法門唯恐傳之不廣，直欲度盡眾生而後已，是其慈悲廣大不易測量，非神仙可比也。』」

又曰：「人有不信因果，從而不信淨土者，夫因果烏可以不信乎？經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若不信此語，何不以目前之事觀之。人生所以有貧富，有貴賤，有苦樂勞逸，有榮辱壽夭，其禍福種種不同，雖曰天命，天豈私於人哉！蓋以人前生所為不同，故今生受報亦不同，而天特主之耳。是以此身謂之報身，報身者，報我前世所為，故生此身也，天何容心哉？譬如人有功罪，當受賞罰於官府，官府豈私於人哉？特以有功當賞、有罪當罰，而主之耳，豈以賞罰無故而加於人？世間官府，猶不以賞罰無故加人，況天地造化，豈以禍福而無故加於人乎？是知以前世所為有善惡，故以禍福而報之也。以其不能純乎善，故不得純受其福報，乃有富貴而苦夭者，有貧賤而受樂者，有榮寵而悴辱者；其為果報各隨其所為，如影從形，如響應聲，纖毫不差。故云『種桃得桃，種李得李。』未有種麻而得豆，種黍而得稷者。唯種時少，收穫時多；故作善惡時甚小，受禍福之報甚大。故云『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人生為善惡，果報還如此。』蓋造化自然之理也。此理可信，則淨土之說必可信。何則？二者皆佛言也，佛誠言於因果，必不妄言於淨土。故因不信因果，從而不信淨土者，此可以解其惑矣。」

又曰：「人有見目前善惡未有報者，遂不信因果，而因以不信淨土。殊不知善惡未有報者，非無報也，但遲速耳。佛嘗謂阿難云：『人有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阿難問何故，佛言：『今世為善死墮地獄者，今世之善未熟，前世之惡已熟也；今世為惡死生天堂者，今世之惡未熟，前世之善已熟也。熟處

先受報，譬如欠債，急處先還。』左氏謂欒武子：『有德可以庇其子，故其子黶雖為惡而可以免禍；黶之子盈為善，而黶之惡乃累之，故盈雖善而及於難。』止於世間目前可見者言之，善惡之報尚有如此者，況隔世乎。《書》曰：『天道福善禍淫。』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是三教皆言此理，但有遲速耳，豈可以目前未見果報，而遂不信因果，因以不信淨土乎？」

又曰：「或者疑之云：『人此間念佛，西方七寶池中如何便生蓮華一朵？』予告曰：『此不難知也。譬如大明鏡，凡有物來，便現其影，鏡何嘗容心哉？以其明而自然耳；阿彌陀佛國中，清淨明潔，自然照見十方世界，猶如明鏡覩其面像。是故此間念佛，西方七寶池，自然生蓮華一朵，無足疑也。』或者又疑之云：『念往生真言者，阿彌陀佛常住其頂，衛護其人。若無量世界，有無量眾生念此真言，阿彌陀佛豈能一一徧往其頂乎？』曰：『亦自然耳。譬如天上一月，普現一切水中，豈不自然哉？』或者修行精進，疑之云：『又有臨終之時，佛與菩薩來迎。且如十方世界，有無量眾生精進，烏能皆知其期而往迎乎？』曰：『亦自然耳。譬如天上一日，普照無量境界，豈不自然哉？況佛之威神，不止如日月乎。則徧住其頂，徧知其期，何足疑哉！』」

慧覺玉禪師曰：「或謂：『淨土乃聖人之權方，所以接鈍根，化凡器也。苟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何藉於他力乎？』答曰：『佛世文殊、普賢，滅後馬鳴、龍樹，此土智者、智覺，皆發願往生，應盡是鈍根乎？釋迦於《大寶積經》勸父王淨飯并六萬釋種皆生淨土，應盡是凡器乎？此等聖賢，應皆不逮今之利根勝器乎？況若以此為權，將何為實？權實之判，非止一途，自非教眼瞭焉，何以甄別？資爾有識，當信佛言。招報非輕，切勿容易。昔孫莘老學士始以此疑之，因會楊次公主客王敏仲侍郎，論道契合，遂釋其疑。次公、

敏仲，皆儒之學禪者，方且汲汲於淨土為歸依，則知淨土非聖人之權設，真禪侶之棲止也。』」

柏庭法師曰：「修淨業者常多，得其門而徑造者無幾；談淨土者常多，得其要而直指者或寡矣。未聞有以自障、自蔽為說者。自障者莫若愛，自蔽者莫若疑。但使疑愛二心了無障礙，則淨土一門未始間隔。無為子《十疑論序》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晉遠法師結社廬山，於淵明則招之，貴其能達而斷愛也；於靈運則拒之，為其心雜而念不能專也。豈非政以二者，為淨土之津要乎？」

無為楊次公曰：「世有善士，發三種不信心不求生者，尤可嗟惜。一曰，吾當超佛越祖，淨土不足生也；二曰，處處皆淨土，西方不必生也；三曰，極樂聖域，我輩凡夫不能生也。夫行海無盡，普賢願見彌陀；佛國雖空，維摩常修淨土。十方如來有廣舌之讚，十方菩薩有同往之心。試自忖量，孰與諸聖謂不足生者，何其自欺哉！至如龍猛，祖師也，《楞伽經》有預記之文；天親，教宗也，《無量論》有求生之偈。慈恩通讚，首稱十勝；智者析理，明辨十疑。彼皆上哲，精進往生，謂不必生者，何其自慢哉？火車可滅，舟石不沉。現華報者，莫甚於張撙，十念而超勝；處入地獄者，莫速於雄俊，再甦而證妙因。世人愆尤未必若此，謂不能生者，何其自棄哉！自欺自慢，自棄己靈，流入輪迴，是誰之咎？」

天如法師《淨土或問》：「問曰：『人心易進易退，一聞警策，勇猛精勤；忽于目前逢一障難，便轉念頭，別求方便。都道淨業只是身後之事，於今目前無所利濟，從此身心一時放退，是亦無怪其然耶？』答曰：『汝之所見未廣也。豈不見經中道：「受持佛名者，現世當獲十種勝利：一者、晝夜常得一切諸天大力神，將河沙眷屬隱形守護；二者、常得二十五大菩薩如觀世音等，及一切菩薩常隨守護；三者、常得諸佛晝夜護念，阿彌陀佛常放光明，攝受此人；

四者、一切惡鬼，若夜叉，若羅剎，皆不能害，一切毒蛇、毒龍、毒藥，悉不能中；五者、火難、水難、冤賊、刀箭、牢獄、枷鎖、橫死、枉生，悉皆不受；六者、先所作業悉皆消滅，所殺冤命，彼蒙解脫，更無執對；七者、夜夢正直，或復夢見阿彌陀佛勝妙色像；八者、心常歡喜，顏色光澤，氣力充盛，所作吉利；九者、常為一切世間人民恭敬供養，歡喜禮拜，猶如敬佛；十者、命終之時，心無怖畏，正念現前，得見阿彌陀佛及諸聖眾持金蓮華，接引往生西方淨土，盡未來際，受勝妙樂。」如上十種利益，經文具載，乃佛口之所宣也。既是現生來世，皆有利益，然則世出世間要緊法門，無如念佛者矣。但當精進，不用懷疑。』」

長蘆賾禪師曰：「夫如來世尊，雖分折攝二門，現居淨穢兩土，然本聖之意，非以娑婆國土，邱陵坑坎五趣雜居，土石諸山穢惡充滿，直為可厭；又非以極樂世界，黃金為地，行樹參空，樓聳七珍，華敷四色，直為可忻。蓋以初心入道，忍力未淳，須託淨緣以為增上。何則？娑婆國土釋迦已滅、彌勒未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娑婆國土觀音勢至徒仰嘉名，極樂世界彼二上人親為勝友；娑婆國土諸魔競作，惱亂行人，極樂世界大光明中，決無魔事；娑婆國土邪聲雜亂，女色妖淫，極樂世界水鳥樹林，咸宣妙法，正報清清，實無女人。然則修行緣具無若西方，淺信之人橫生疑謗，切嘗論之：此方之人，無不厭俗舍之煩喧，慕蘭若之寂靜，故有捨家出家，則殷勤讚歎。而娑婆眾苦，何止俗舍之煩喧，極樂優遊，豈止蘭若之寂靜。知出家為美，而不願往生，其惑一也。萬里辛勤遠求知識者，蓋以發明大事決擇生死；而彌陀世尊色心業勝，願力宏深，一演圓音無不明契，願參知識而不欲見佛，其惑二也。叢林廣眾皆樂棲遲，少眾道場不欲依附；而極樂世界一生補處其數甚多，諸上善人俱會一處。既欲親近叢林，而不慕清淨海眾，其惑三也。此方之人上壽不過百歲，而童癡老耄疾病相仍，昏沉睡眼常居大半；菩薩猶昏隔陰，聲聞尚昧出胎；則尺璧寸陰十喪其

九，而未登不退，可謂寒心；西方之人壽命無量，一托蓮苞更無死苦，相續無間直至菩提，所以便獲阿唯越致，佛階決定可期。流轉娑婆促景，而不知淨土長年，其惑四也。若乃位居不退，果證無生，在欲無欲居塵不塵，方能興無緣慈，運同體悲，迴入塵勞和光五濁。其有淺聞單慧，或與少善相應，便謂永出四流高超十地，詆訶淨土耽戀娑婆。掩目空歸，宛然流浪，並肩牛馬，接武泥犂。不知自是何人，擬此大權菩薩，其惑五也。故經云：『應當發願，願生彼國。』則不信諸佛誠言，不願往生淨土，豈不甚迷哉！若夫信佛言而生淨土，則累繫之所不能拘，劫波之所不能害，謝人間之八苦，無天上之五衰。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實？唯顯一乘之法，決定無三。歸依一體三寶，奉事十方如來。佛光照體，萬惑潛消，法味資神，六通具足。三十七品助道法，應念圓成；三十二應隨類身，徧周塵剎。周旋五趣，普被諸根，不動一心，徧行三昧。灑定水於三千，出眾生於火宅，自利利他，皆悉圓滿。然則唯心淨土、自性阿彌，蓋解脫之要門，修行之捷徑。是以了義大乘，無不指歸淨土；前賢後聖，自他皆願往生。凡以欲得度人，先須自度故也。嗚呼！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失人身，萬劫深悔。故率大海眾，各念彌陀佛，百聲、千聲乃至萬聲，回向同緣，願生彼國。切冀蓮池勝會，金地法明，綺互相資，必諧斯願。操舟順水，更加櫓棹之功，則十萬遙程，不勞而至矣。」

蓮池大師示吳大峻曰：「莫管悟與不悟，莫管有無內外中間，莫管止觀，莫管與他法門同與不同，既疑情不起；亦莫管是誰不是誰，但執持名號，一心一意無間斷，純一不雜做去。」

又曰：「今人多好說參悟、好說了生死，不知此土了悟甚難，謂之竪超三界。斯陀含猶一往一來，況凡人乎？此土眾生多是先生西方，然後了悟。生西方一門，謂之橫超三界，萬無一失。」

又答吳季立曰：「不必憂罪業深，不必疑根性鈍。經云：『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疑乎業深？又古聖云：『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何憂乎根鈍？見方友即以此告之。」

又曰：「有謂『唯心淨土，無復十萬億剎外更有極樂淨土。』此唯心之說，原出經語，真實非謬；但引而據之者，錯會其旨。夫即心即境，終無心外之境；即境即心，亦無境外之心。既境全是心，何須定執心而斥境？撥境言心，未為達心者矣。或又曰『臨終所見淨土，皆是自心，故無淨土。』不思古今念佛往生者，其臨終聖眾來迎，與天樂異香、幢幡樓閣等，惟彼一人獨見，可云自心；而一時大眾悉皆見之，有聞天樂隱隱向西而去者，有異香在室多日不散者。夫天樂不向他方，而西向以去，彼人已故，此香猶在，是得謂無淨土乎？圓照本禪師，人見其標名蓮品，豈得他人之心，作圓照之心乎？又試問：『汝臨終地獄相現者，非心乎？』曰：『心也。』『其人墮地獄乎？』曰：『墮也。』夫既墮地獄，則地獄之有明矣，淨土獨無乎？心現地獄者，墮實有之地獄；心現淨土者，不生實有之淨土乎？」

又曰：「士人有薄淨土而不修者，曰『譬如吾輩，當以科名入仕，奈何作歲貢授官耶？』一士人云：『此喻大謬。蓮臺自分九品，公何不取其最上，而甘作下品乎？今進士科三百，亦可分上中下而九品之也。公何不取彼魁元，而甘作榜尾乎？上品上生，即蓮科之榜首也。故頌之者曰：「三心圓發，諦理深明；金臺隨往，即證無生。」其在宗門，則大徹大悟，而所謂「心空及第歸」者，此也。』向士人憮然曰：『吾疑於是冰泮。』」

又曰：「一人問：『釋迦如來以足指按地，即成金色世界。佛具如是神力，何不即變此娑婆土石諸山穢惡充滿之處，便成七寶莊嚴之極樂國，乃必令眾生馳驅於十萬億佛土之迢迢也？』噫！佛不能度

無緣，子知之乎？淨緣感淨土，眾生心不淨，雖有淨土，何繇得生？喻如十善生天，即變地獄為天堂；而彼十惡眾生，如來垂金色臂牽之，彼終不能一登其閾也。是故剎那金色世界，佛攝神力而依然娑婆矣。又一人問：『經言：「至心念阿彌陀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斯言論事乎？論理乎？』噫！經云：『一稱南無佛，皆已成佛道。』又云：『禮佛一拜，從其足跟至金剛際，一塵一轉輪王位。』今正不必論其事之與理，但於『至心』二字上著倒。惟患心之不至，勿患罪之不滅。事如是，理亦如是；理如是，事亦如是。何足疑也！」

又曰：「或問：『妙喜云：「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念佛果愚人所為乎？』噫！予昔曾辯之矣。妙喜但言愚人終日掐數珠求淨業，不言愚人終日一心不亂求淨業也。」

又問：「古德偈云：『成佛人希念佛多，念來歲久却成魔。君今欲得易成佛，無念之心不較多。』無念念佛，奈何以有念念佛？」曰：「此為散心念佛而不觀心者勸發語也，不曰歲久而一心不亂者成魔也。未曾念佛，先憂有念，是猶饑人欲飯，先憂胞脹而不食者矣。」

又問：「六祖云：『東方人造惡，念佛求生西方。』意旨如何？」曰：「六祖言惡人念佛求生，不曰善人念佛一心不亂者求生也。且惡人必不念佛，其有念佛者偽也，非真念也；喻如惡人修十善、求天堂，惡人必不修十善，其有修十善者，偽也，非真修也。曾未有善人一心念佛，而不生西方者也。」

又問：「古德云：『捨穢取淨，是生死業。』奈何捨娑婆求極樂？」曰：「彼言捨穢取淨者為生死業，不言一心不亂取淨土者為生死業也。子未捨穢，先憂取淨，與前之憂，有念同矣。」

又問：「禪宗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云：『佛來也殺，魔來也殺。』則何為念佛？」噫！彼言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不言一心不亂四字吾不喜聞也。彼言佛來也殺，魔來也殺，不言一心不亂來亦殺也。夫歸元無二，方便多門，是故歸家是一，舟車各行。以舟笑車，以車笑舟，俱成戲論。此理自明，無煩贅語矣。

又問：「近有人言：『吾不念佛，良繇內有能念之心，外有所念之佛。能所未忘，焉得名道？』噫！彼蓋以獨守空靜為道乎？內有能靜之心，外有所靜之境，不亦能所宛然乎？曷不曰一心不亂，則誰能誰所，何內何外也？吾與爾既修淨土，止愁不到一心不亂田地，若一心不亂，任他千種譏、萬種謗，當巍巍不動如泰山耳。更何疑哉！」

又《阿彌陀經疏鈔》曰：「問：『堯處茆茨，簠諫象玉。世間王臣，且崇素樸。淨土菩薩，何貴寶嚴？』答：『此有二義。一者，上智之士，知心淨則土自淨，正勝則依必強。理固有然，心實無著。喻如舜在畎畝，躬荷犁鋤，一承堯禪；警蹕冕旒，不期自辦，舜何樂焉？故曰「有天下而不與也。」二者，曲為鈍根凡夫，須示苦樂，令生忻厭，先以欲鉤率，後令入佛智。喻如正厄饑寒之國，忽聞飽暖之望，方沉幽暗之崖，乍覩光明之境，豈不身心踴躍，舍故即新？但得往生，終成解脫。方便接引，當如是耳。』」

又曰：「今人聞佛不肯執持者，約有四障。四障者：一謂『即心是佛，何必捨己念彼？』不知即佛是心，不妨念佛故。良由即心是佛，豈不即佛是心？但執念心，不許念佛，則心佛是二，即義不成。是以念佛、念心，兩不礙故。二謂『何不徧念諸佛而唯念一佛？』不知心專志一，乃成三昧故；良由眾生智淺，繁則不勝故。凡智不分者神凝，役心多岐者功喪。如普廣大士問佛：『十方俱有佛土，何以獨讚西方？』佛言：『閻浮提人心多雜亂，令其專心一境，乃得往生。』以諸佛同一法性身，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故。三謂

『佛佛可念，何不隨念一佛，而必念阿彌陀佛？』不知彼佛與諸眾生偏有因緣故。良由彼佛名號，人所樂稱，就令惡人有時不覺失聲念佛。乃至人逢善事，不覺念佛，歡喜讚歎；人逢惡事，及與苦難，不覺念佛，傷悲痛切。機感因緣，莫或使之而自然故。四謂『何不念佛功德智慧相好光明，而但念名號？』不知持名於末法中最逗機故，不思議故。逗機者，《文殊般若經》云：『眾生愚鈍，觀不能解。但令念聲相續，自得往生。』」

又曰：「淨土法門，一切世間之所難信。言難信者，略舉有十：今居穢土，習久心安，乍聞彼國清淨莊嚴，疑無此事，難信一也；縱信彼國，又疑十方佛剎皆可往生，何必定生極樂？難信二也；縱信當生，又疑娑婆之去極樂十萬億剎，云何極遠而得往彼？難信三也；縱信不遠，又疑博地凡夫罪障深重，云何遽得往生彼國？難信四也；縱信得生，又疑生此淨土，必有奇妙法門，多種功行，云何但持名號，遂得往生？難信五也；縱信持名，又疑持此名號，必須多歷年劫，乃克成就，云何一日七日，便得生彼？難信六也；縱信七日得生，又疑七趣受生，不離胎卵濕化，云何彼國悉是蓮華化生？難信七也；縱信蓮生，又疑初心入道，多涉退緣，云何一生彼國，便得不退？難信八也；縱信不退，又疑此是接引鈍機眾生，上智利根，不必生彼，難信九也；縱信利根亦生，有疑他經或說有佛或說無佛，或有淨土或無淨土，狐疑不決，難信十也。故難信而曰『一切世間』，是不但惡道難信，而人天猶或疑之；不但愚迷難信，而賢智猶或疑之；不特初機難信，而久修猶或疑之；不特凡夫難信，而二乘猶或疑之。故曰『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今於此世演說此法，是猶入躶形之國宣示威儀，對生盲之人指陳黑白，此之謂難，此之謂利他功德不可思議也。」

又，《四十八問答・序》曰：「淨土之教，因地於法藏，肇端於韋提，開陳於靈鷲教主之金言，流衍於匡廬大士之蓮社，專一心而向

往，歷三界以橫超，誠哉末法之要津矣。然上根即事契理，固諦信不回；下士有聞斯從，亦無因起惑；惟不上不下位屆中流，乃欲從欲違，志無定向。由是《十疑》通於智者，《或問》啟於則公，天鼓諄諄，婆心戀戀，豈曰多言？言所不容已也。」

明蒔益大師曰：「夫念佛法門，別無奇特，只是深信力行為要耳。佛云：『若人但念彌陀佛，是名無上深妙禪。』天台云：『四種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名為三昧中王。』雲棲云：『一句阿彌陀佛，該羅八教，圓攝五宗。』可惜如今人，將念佛看做淺近勾當，謂愚夫愚婦工夫。所以信既不深，行亦不力，終日悠悠，淨功莫尅。或有巧設方便，欲深明此念佛三昧者，動以參究『誰』字為向上，殊不知一念現前之心，本自離句絕非，不消作意離絕。即現前一句所念之佛，亦本超情離計，何勞說妙說元？只貴信得及、守得穩，直下念去。或晝夜十萬，或五萬、三萬，以決定不缺為準，畢此一生誓無變改，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為誑語。一得往生，則永無退轉，種種法門，悉得現前。切忌：今日張三、明日李四；遇著教下人，又思尋章摘句；遇著宗門人，又思參究問答；遇著持律人，又思搭衣用鉢。此則頭頭不了，帳帳不清。豈知念得阿彌陀佛熟，三藏十二部極則教理都在裏許；千七百公案、向上機關亦在裏許；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三聚淨戒，亦在裏許。真能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即大布施；真能念佛，不復起貪嗔癡，即大持戒；真能念佛，不計是非人我，即大忍辱；真能念佛，不稍間斷夾雜，即大精進；真能念佛，不妄想馳逐，即大禪定；真能念佛，不為他岐所惑，即大智慧。試自簡點，若於身心世界猶未放下，貪嗔癡念猶自現起，是非人我猶自挂懷，間斷夾雜猶未除盡，妄想馳逐猶未永滅，種種他岐猶能惑志，便不名為真念佛也。要道一心不亂境界，亦無他術，最初下手，須用數珠記得分明，刻定課程決定無缺，久久純熟不念自念；然後記數亦得，不記數亦得。若初心便要說好看話，要不著相，要學圓融自在，總是信不深、行不力。饒你

講得十二分教，下得千七百公案，皆是生死岸邊事，臨命終時，決然用不著。」

彭紹升《淨土聖賢錄》　本朝皇甫士坊，字子儀，錢塘人，世業醫。士坊少讀龍舒居士《淨土文》，惕然深省。與思齊大師為方外交，篤修淨業。平居作淨土詩，積百餘首，今錄其尤切要者。

一云：「大哉淨土門，至簡亦至易；持名願往生，無人不果遂。凡夫根器薄，輾轉生疑貳，自疑積習深，宿業難捐棄；復慮念力微，勝境莫能致。不知無始來，罪性本虛偽，但能持佛名，速滅生死罪。如風掃雲霧，如燈除暗昧。雲暗本非真，心空滌陳穢。況此萬德名，感應難思議。如石性本沉，得舟終不墮；如人犯官刑，皇恩能赦庇。佛力妙難思，自力亦奇異，勿謂念力微，念力必如意。念比金石堅，念比鋒刃利，念西決生西，念佛佛必至。先聖有格言，匹夫難奪志。」

一云：「三乘見偏空，執理而廢事，遂謂無淨土，心淨即土義。不知心與土，非一亦非二，諸土唯心生，一心眾土備。極樂心之淨，娑婆心之穢；極樂是虛名，娑婆亦應偽；愛重生娑婆，念專自西去；淨穢既生心，土亦隨所與。譬如一輪月，映入諸水內，水清月自明，水濁月晦昧。月比本來心，水比諸世界，一心含萬剎，莫作有無解，無實亦無虛，事理兩無註。」

周克復《淨土晨鐘》曰：「周子辨不信佛論竟，有友人進而告曰：『儒有闢佛，由孟子詖楊墨；孟子詖楊墨，由孔子攻異端。子亦儒家者流，奚為而指其僻且謬耶？』余曰：『否，否！孟子詖楊墨，謂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孟子詖楊墨，非詖佛也；孔子攻異端，非攻佛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抑思萬物皆備於我，舍成己何由成物，舍成物何以成己？楊墨執一不通，非孟子深惡而力辨之，斥為邪說誣

民，罪以無父無君，其釀禍古今，甯直害己害人而已。斯誠大道之異端，孟子烏得不詎之也哉！今取釋道自利利他之言，參儒道成己成物之旨，有異乎？無異乎？但儒道主經世，釋道主出世。古今治平天下之大法，非儒道不可；凡人解悟生死之大事，非釋道不可。方從事乎經濟，而盡謀出世固不可；終淪胥乎業緣，而竟忘出世亦不可。經世而力排從佛者，懼人世惟苦空是尚，而不修治平之大法，不得不如是；出世而力辨毀佛者，憂凡人為情欲所汩，而不了生死之大事，亦不得不如是。』友聞余言已，憬然從坐起，曰：『予豈好辨哉！今而後，不特儒教、釋教，不必分為異同，并可作三教合一論矣。』」

辨魔門

疑既析矣，誤亦明矣。間有念佛而入魔，所言所見似近於邪，遂使毀謗者藉為口實。殊不知著魔之輩，究由正信未篤，正念未堅，雜亂憧惶，非幾得乘間而入。果能真實持名一心不亂，大光明中必無魔事。古德辨之詳矣，輯辨魔門。

《大佑指歸集》曰：「禪師念佛正信決云：『或謂臨終見佛，放光接引，並是魔境。此說如何？』答：『《首楞嚴經》修習三昧，或發動陰魔；《摩訶衍論》及《止觀》等修習三昧，發動外魔。此等並是自力修禪之人，先有魔種，被定擊發。儻能明達對治則成聖法，若任性無知則被障礙矣。今所修念佛三昧者，託彼佛力，如近帝王，誰敢干犯？蓋彌陀有大慈悲誓願威神三昧等力，有大摧邪力，有大降魔力；天眼遠見，天耳遙聞；他心徹鑑，光明遍照，攝取眾生。有如是等功德之力，豈不能護持念佛之人，臨終令無障礙耶？且金臺來迎等事，出自《觀經》，金口所說，若認為魔，亦無知之甚矣。』」

又載：「摠菴法師引《大集經》云：『斷集諦是降煩惱魔，知苦諦是降陰魔，修道諦是降天魔，證滅諦是降死魔。』《涅槃經》云：『佛去世後，五百歲中，魔道漸興，壞亂佛法。』然火就燥、水就濕，邪不干正。一生之中，以淳淨心，堅固諦信，至誠禮誦，悔過發願，吾知此人若身若心，則與彌陀氣類交接。《智論》云：如風吹樹，勢向西傾；及其倒時，必從西偃。設使願力微薄，罪業深重，臨終相現，稱佛求救，以佛力故，魔無能為。若彼行人多雜魔業，倚恃佛法，邀名射利；外現清白，內唯臭腐；詐偽欺罔，吾我自高；截他人千尺之長為半分，揚自己一勺之水為萬斛。此人氣分，與魔交接，命終之日，不墮惡道，得生魔宮，斯亦幸矣。當知萬法唯心，心淨佛迎，心垢魔接。於理易曉，何須致疑！」

周克復《淨土晨鐘》曰：「如來出世，大法總是利生；菩薩修行，纖毫不為自己。後人以佛之心為心，切宜究淨業本源，傳宗正印，一一理會明白。顧有正則有邪，正能覺世，而邪能惑世；正法難行，邪風易染。《楞嚴》十種魔民，皆因錯解；《華嚴》十類魔業，悉昧正歸。如近世白蓮、無為、圓頓、涅槃、長生、受持等教，無非竊佛祖經論緒餘，創野狐之禪，播窮奇之惡；誑諸無識，婪財倡亂；始猶附佛而揚其波，繼之角佛而標其幟。末運法弱魔強，釋教至是而怪亂極矣。約略言之：有謬解『南無』者；有謬解『般若』何以故者，有謬解念佛是誰『誰』字者，有妄分男普女妙者，有妄分三字、四字、六字佛者，有妄分在家為彌陀教，出家為釋迦教者；有揑稱釋迦去世、彌勒治世者，有揑稱燭光見鬼神者，有揑稱香煙斷吉凶者，有揑稱杖罪抽丁收法眷轉男身者，有揑稱天堂挂榜、地府除名、長生超劫者，有以鏡照人自見王侯冠服者，有呪水洗眼具現空中佛像、龍鳳、幡幢者，有錯認夫婦為一合相，男女為雙修者；有錯認不產後嗣為不生，不絕慾心為不滅者；有錯認三車，性為牛車、心為羊車、意為鹿車者。更有種種奸人，動將道門修養法，玷冒蓮宗：如妄執四大脈絡以當寶網交羅，指方寸色心

以況彌陀安住，肺屬西名為金地，舌生津而號華池者；如妄立三十六關、七十二信，扭合怪事，謂之六門見信者；如偽作《十六字經》，攝氣歸臍，盡力奔送直至丹田者；如偽作《達磨胎息論》、《趙州十二時別歌》、《龐居士轉河車頌》，密授在持者；如妄指口為諸惡門、鼻為涅槃路，教人臨終緊閉其口，著力忍氣，使從鼻出，扭囫字為案，透出此關，名為出門一步者；又囫字四圍，或云酒色財氣，或云地火水風，或云生老病死，不知此字呼作『阿』字去聲，宗門取以狀其忽有所悟，突地發此一聲，安得如許曲說也？如妄更十號俱彰為十號歸程，有鵲巢灌項、蘆芽穿膝、玉柱麤裩、蛇入裩襠、波斯獻寶、天鼓不鳴、蓮花池乾、二祖斷臂、立雪齊腰、神光不理等目者；如佛光照徹幽明，因名超日月光，乃妄人指日月出時，教人吸吞其光入腹，自然成寶者；如《法華》贊如來最後方說此經，取譬轉輪王賞戰士，最後方出髻中珠，乃妄人指運氣入頂，教人學佛頂上有肉髻珠者；如《法華經》曰『諸漏已盡』，言不為聲色香味觸法所惑，乃妄人指人身七寶可成舍利，將眼眵鼻涕津溺等盡取食之，謂修無漏果者；如兜率悅禪師示眾三關：一見性、二了生死、三知去向，乃妄人指人身丹田作內三關、自足至腰為外三關者；如永嘉大師往曹溪禮六祖述《正道歌》云『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乃妄人指人身夾脊、雙關作曹溪一派者；又揑稱六祖云『甯度白衣千萬，不度空門半箇僧』，今日無為長生，聳動俗家，輒云：『未來彌勒佛現在持世，專度居士，不度空門，任善知識輩，必再生有髮，方得成佛作祖。』余親聞其說，謾應之曰：『然則主世之彌勒佛，亦應頂上出髮矣。』一座大笑。不聞永嘉云『第一迦葉首傳燈，二十八代西天記』，又云『東土達磨為初祖，六代傳衣天下聞』，豈有度白衣不度空門之理乎？如趙州和尚見僧必問，到與未到，只曰『吃茶去』，院主問故，和尚呼院主，院主應之，亦曰『吃茶去』，因是有趙州茶案，乃妄人指漱津三十六次為吃趙州茶；又教人臨終點辰砂茶服之，為了悟趙州機關，更有以飲小便為喫趙州茶者。一切如鬼如魅，醉夢顛狂，變亂

是非，互相排斥。所謂一盲引眾盲，攜手八坑塹。邪見既深，惡報靡極矣！古德云：『修淨土者，既定正宗，須破邪說。』現生願常遇明師，不值邪見，無惑我心而生懈怠甚矣。邪正分途，非細故也。十方佛子，幸毋為魔軍所陷，趨棘叢而墜地獄。慎之，勗之！」

徵驗門

事無徵驗，宜其不信。念佛往生之人，昔賢採集成編，莫不事蹟昭著，確有明徵。蓮池大師《往生集》與　本朝彭尺木居士所輯《淨土聖賢錄》，尤為大備。倘僅一己見之，猶謂魔事，而凡有天樂來迎，佛光顯現，每多共見共聞，豈尚未足深信耶？此二編甚夥，各有專書，均當置之座右，時時披覽。集隘不能概登，今推採《龍舒淨土文》所載親聞親見各條，及《往生集》序著於篇，輯徵驗門。

《龍舒淨土文》曰：「極樂世界，雖去此百萬世界，論其迹則不勝其遠；然佛之慧性，含虛空世界，故無所不在。是以一切眾生，舉意動步，皆在佛之性中；至心懇切無不應驗。」故敘現世感應。

見殺生念佛得福　《觀音感應記》云：「饒州軍典鄭鄰，死至陰府，以誤追來放還。閻羅王告云：『汝還人間，勉力為善。汝見人殺生，但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彼得受生，汝亦得福。』由此推之。足以見念阿彌陀佛誠可薦拔亡者。可增延福壽。不特身後生西方而已。」蓮池大師贊曰：「負命之鬼，云何念佛而得却之？良以阿彌陀佛功德威神不可思議，一稱其名，鬼獲超濟，故不現耳。豈尋常禁呪驅逐比耶？」

鄒賓王念佛夢覺　予嘗勸鎮江士人鄒賓王以西方說，且言：「若無閒暇，但早晨合掌向西，念南謨阿彌陀佛十徧亦得。」賓王信之。

其夜遂夢與一上人同赴法，正恐懼間，遂念阿彌陀佛至十聲乃覺。豈非佛以此堅其信心乎？

蓮池大師贊曰：「古人喻睡眠為小死，此語最善。蓋夢寐之顛倒，較生死之昏迷幾何？而寢息神安，命盡之時，庶稍稍有自由分。善導大師教人臨睡入觀，良有以哉。」

阮嫂念佛眼明　予同郡懷甯縣營田莊有阮念，三嫂患，兩目將盲。常念阿彌陀佛，遂得開明。此予親見之。

蓮池大師贊曰：「彌陀光明無量，照十方國。苟至心憶念，就使肉睛不朗，當必心目洞開。而今時瞽者，往往作師巫，造殺業，是為從冥入冥，終無時得覩天日矣。嗟乎！吾安能以此普告盡世之盲人乎。」

閻羅王勸婆念佛　鎮江金壇縣株林村蔣婆，年七十許，死至陰府，命未盡當還。閻羅王問云：「汝能念經否？」對云：「不能。」王云：「汝不能念經，但念阿彌陀佛。」既放還，蔣婆謂閻羅王教我念佛，更無可疑。故常念此佛名，近百二十歲方終，其生淨土必矣，豈非以其念佛而又延壽乎？何其壽之多也！金壇士人張延芝為予言之。

邵安撫念佛脫難　晉江邵彪字希文，為士人時，夢至一官府，人皆稱安撫。彪自喜曰：「豈非予及第後作安撫乎？」行至前，見一官員問云：「汝知汝未及第因否？」對云：「不知。」令引彪去看，見一大鑊煮蛤蜊，見彪乃作人聲，叫彪姓名。彪遂念阿彌陀佛，方念一聲，蛤蜊皆變黃雀飛去。彪後果及第，至安撫使。以此見殺生阻人前程，不可不戒；又見佛力廣大，不可不敬。官職自有定分，不可苟求。

蓮池大師贊曰：「殺生遲其得祿，念佛解其殺冤。今士人以牲牢乞祐於鬼神，而不知持萬德之洪名，其為計亦左矣。願三獻連城者，識此於鐵硯之側。」

念佛風疾不作　予近附舟至鎮江，閘中闕水不能行。乃於金山借《四經》，即《阿彌陀經》也，欲校勘刊板廣傳。舉筆之時，右手有風，其指自掉，寫字不便。予乃舉指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數聲，禱告乞除風疾，以成就寫此經。禱畢，指遂不掉，以至終帙無恙。以此見佛與菩薩，只在目前，但人信心不至耳。

宋李彥弼記文曰：「彥弼乾道癸巳，家染疫疾。四月五日，彥弼亦病，粥藥不進。至十九日早，夢一人褐衣，神貌清癯，以手撫摩彥弼肢體，而呼彥弼令速起。彥弼惕然，問曰：『公何人耶？』答曰：『予即龍舒也。』彥弼因告以疾病，雖欲支持莫能，將何以愈其疾乎？公曰：『記省闕仲雅教汝捷徑否？』彥弼曰：『然！每日持誦阿彌陀佛不輟。』公曰：『汝起食白粥即可。』既寤索粥，食之病隨愈。後見龍舒畫像，儼然如夢中見者。彥弼稔聞居士潛通六藝，尤精於《易》，誨人不倦。所至學者輻湊，謝君以靜逸堂待之，戶外之屨常滿。正月十一日，令子姪往承其教。不久回去，云居士夜來講書罷，如常持誦禮佛，至三鼓，忽厲聲念阿彌陀佛數聲，云：『佛來接我。』言訖立化。是夕邦人有夢二青衣引公向西而行，傳為勝異。識與不識，咸來瞻敬，恨不[款- 士+止] 奉談麈而重惜焉。居士未示寂滅前三日，徧囑諸人，勉進道業，有『此後不復再見』之語。初十日，訪趙公省幹，借浮室云：『道業辦，去時好。』乃書日課，積計九百十二萬五百，貼於壁。噫！自非根性融明，達乎生死之理，未易臻此。彥弼一病垂死，棺椁衣衾已陳於前，荷居士陰賜拯接，遂獲平愈，可謂生死骨肉者矣。或曰『夢因想成』，然食白粥之效，安可誣也？抑知居士悲願甚深，功欲及人，雖在常寂光中，不忘念力。其勸修淨土成佛之緣，可不勉勵而

進哉？謹刻公像，并著感應事跡，用廣其傳，非敢飾辭以惑耳目，故此直述而具載之。伏冀見聞敬信，同霑利益，王神昭著，實證斯言。公姓王，名日休，字虛中，號龍舒居士云。是歲下元廬陵李彥弼謹記。」

《湛然居士集》曰：「元祖朗將示寂，口占偈曰：『咄！這皮袋常為患害，繼祖無能，念佛有賴。來亦無來，去亦無礙，四大五陰，一時敗壞。且道還有不敗壞者麼？』良久云：『浮雲散盡月昇空，極樂光中常自在。』遂跏趺而卒。」

《佛祖統紀》曰：「塋珂受業瑤山，酒炙無所擇。一日忽自念：『梵行虧缺，且墮惡道。』向同住僧取戒珠禪師所編《往生傳》，讀之大有感發。擇一室面西設坐，絕食念佛。越三日，夢佛及大士告曰：『汝壽尚有十年，且當自勉。』珂白佛言：『閻浮濁惡，易失正念，所願早生安養，承事眾聖。』佛言：『汝志如是，後三日當迎汝。』至期命眾誦《彌陀經》，曰：『佛及聖眾俱至。』寂然而化。」

明《高僧傳》曰：「性澄住上天竺，後歸佛果寺，篤志淨土。臨寂，眾為稱佛名。止之曰：『佛須自念。明晨當來一別。』黎明眾集，端坐而化。」

蓮池大師《往生集・序》曰：「世尊始成正覺，為諸有情普演佛乘。既而機難盡投，由是於一乘中示三乘法；而復於三乘中出淨土一門。今去佛日遠，情塵日滋，進之不能發神解超聖階，退之倀倀乎有淪墜之險，而匪仗此門，其何從疾脫生死？大矣哉！可謂起末世沉疴，必效之靈藥也。顧古之效多，今之效尠，其咎安在？則亦口淨土心娑婆，而堅勇明悟不及前輩云爾。聞昔有傳往生者，歲久滅沒，不可復覩；而斷章遺跡，班班互載於內外百家之書。予隨所見，輒附筆劄。仍摘其因果昭灼者，日積之成編，殆存十一於千百

而已。今甲申，竊比中峯廔居，掩關於上方，乃取而從其類，後先之，又證之以諸聖同歸，足之以生存感應。計百六十有六條，而間為之贊，以發其隱義。題曰：《往生集》。俾緇素之流，觀於是書，將指而曰：某也以如是解脫而生，某也以如是純一而生，某也以如是精誠之極感格而生，某也以如是大悲大願而生，某也以如是改過不吝轉業於將墮也而生；某如是上生，某如是中生下生。庶幾乎考古驗今，為淨業者左券。而客有過我者，閱未數轉，勃然曰：『淨土唯心，心外無土。往生淨土，寓言也。子以為真生乎哉？甯不乖於無生之旨？』予俟其色定，徐而謂曰：『談何容易。如以無生而已矣，一切斷滅，不應尚有唯心；果悟無生，則生亦奚礙；生既本無，故終日生而未嘗生也。且爾已盡漏心否乎？』對曰：『不能。』『噫！漏心未盡，則生緣未休；生緣未休，則托質有所。茫茫三界大苦海中，不生淨土，而生何土？六道之匍匐，九品之逍遙，利與害天淵矣。抑未之思歟？飾虛論而爭高，吾亦能之。所以弗為者，夫亦懼生於識法耳行矣。爾誠不以予言為非，即淨土而之佛乘，蓋未嘗間壁絲毫，而奚乖之有？』客悚然從坐而作，惘然而自失，不覺其汪然泣下，而悲且咽也，整衣莊誦之終卷，亟拜，亟請梓焉。梓既成，道其始末如此。」

正月初一日彌勒尊佛聖誕
初九日玉皇上帝聖誕
二月十九日觀音菩薩聖誕
廿一日普賢菩薩聖誕
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薩聖誕
初八日釋迦文佛聖誕
六月初三日韋馱菩薩聖誕
十九日觀音菩薩成道
七月十三大勢至菩薩聖誕
三十地藏王菩薩聖誕
十一月十七阿彌陀佛聖誕
臘月初八日釋迦文佛成道

徑中徑又徑卷二

立願法

決定門

信而無願，信即虛浮。即有願矣，或以此生已晚，功効難期；惟求來世為人，出家修行。此意非不甚善，殊不思今世所造之業，能必來世為人乎？能必為人，仍知佛法乎？一蹉百蹉，悔之無及！必須[拚-厶+土] 此一生，咬定牙根，非往極樂國土不可，非此生即往不可。如此發願，方可謂之決定。願既堅決，功自精進，有志竟成，豈虛語哉？輯決定門。

《西方確指》覺明妙行菩薩曰：「八德池中蓮已種，果然一念甚宏深，滋培雖藉如來力，長養憑依決定心。」又諭諸人曰：「此土有發願往生者，彼土即生蓮花。」故作是語，汝等應生深信。

五代永明延壽禪師《萬善同歸集》曰：「九品經文，自有升降，上下該攝，不出二心：一定心，如修習定觀，上品往生；二專心，但念名號，眾善資薰，回向發願，得成末品。仍須一生歸命，盡報精修，坐臥之間，面常西向。當行道禮敬之際，念佛發願之時，懇苦翹誠，無諸異念。如就刑獄，若在狴牢，怨賊所追，水火所逼，一心求救，願脫苦輪；速證無生，廣度含識，紹隆三寶，誓報四恩。如斯至誠，必不虛棄。如或言行不稱，信力輕微，無念念相續之心，有數數間斷之意。恃此懈怠，臨終望生，但為業障所牽，恐難值其善友，風火逼迫，正念不成。何以故？如今是因，臨終是果。應須因實果則不虛，聲和則響順，形直則影端也。」

宋慈照大師子元作《勸人發願偈》云：「萬法從心生，萬法從心滅，我佛大沙門，常作如是說。持戒無信願，不得生淨土，唯得人天福，福盡受輪迴，輾轉難脫離。看經無慧眼，不識佛深意，後世

得聰明，亂心難出離。不如念佛好，現世無名利，行坐不多羅，則是阿彌陀。發願持戒力，迴向生樂國，如是各行持，千中不失一。釋迦金口說，彌陀親攝受，諸佛皆護念，諸天善護持，見此念佛人，與佛不相遠，應當坐道場，轉於大法輪，普度無邊眾。譬如貧家女，腹孕轉輪王，諸天常愛護，貧女自不知，腹中有貴子。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憶佛常念佛，不久當成佛，諸佛善護持，其人自不知。我當生淨土，卻要來後世，再得生人中。譬如貧人家，地內有伏藏，藏神常守護，不令其有失。貧人自不知，家內有寶藏，逐日趁客作，求衣食自濟。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不知念佛人，具足如來藏，自說我無分，反要生人中。譬如病人家，自有真妙藥，不知妙藥性，不能自治病，每日牀枕邊，痛苦受無量。今此念佛人，其意亦如是，不知念佛心，能滅貪嗔癡，能為大醫王，能為大寶藏，利濟一切人，能為大法王，覆護一切眾，將謂是凡夫，不得生淨土，且自持齋戒，後世願為人，輾轉更修行，方可生彼國。多見修行人，常作如是說，不稱彌陀願，不合淨土經，邪見障覆心，畢竟難出離，非是他人障，皆是自障心，今世不得生，一蹉是百蹉。勸汝修行人，信我如來說，佛無不實語，豈是虛誑言！但當自精勤，一心求淨土，因風吹於火，用力不消多，幸有念佛心，回願超三界。逢寶不取寶，遇食長苦飢，咄哉大丈夫，不見真實意。我今略勸讚，輾轉傳與人，代我廣流通，作於如來使，真是諸佛子，真名報佛恩。普願如說行，同生極樂國。」

元優曇大師曰：「真信修行之事，端的是要生極樂世界，專意一念，持一句阿彌陀佛。只此一念，是我本師；只此一念，即是化佛；只此一念，是破地獄之猛將；只此一念，是斬羣邪之寶劒；只此一念，是開黑暗之明燈；只此一念，是渡苦海之大船；只此一念，是醫生死之良方；只此一念，是出三界之徑路；只此一念，是本性彌陀；只此一念，達唯心淨土。但只要記得這一句阿彌陀佛在念，莫教失落，念念常現前，念念不離心。無事也如是念，有事也

如是念；安樂也如是念，病苦也如是念；生也如是念，死也如是念。如是一念分明不昧，又何必問人覓歸程乎！」

又曰：「凡修淨土之人，灼然自要敵他生死，不是說了便休，當念『無常迅速，時不待人』，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若也。半進半退，似信似疑，到了濟得甚麼邊事，如何出離輪迴？若是信得及，便從今日去，發大勇猛，發大精進，莫問會與不會，見性不見性，但只執持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如靠著一座須彌山相似，搖撼不動，專其心，一其意；或參念觀念，憶念十念；或默念專念，繫念禮念；念茲在茲，常憶常念；朝也念，暮也念，行也念，坐也念；心念不空過，念佛不離心，日日時時，不要放捨，綿綿密密，如雞抱卵；常教一氣相接，即是淨念相繼；更加智照，則知淨土即是自心。此乃上智人修進工夫。如此把得定，做得主，靠得穩，縱遇苦樂逆順境界現前，只是念阿彌陀佛，無一念變異心，無一念退惰心，無一念雜想心，直至盡生，永無別念，決定要生西方極樂世界。果能如是用功，則歷劫無明生死業障，自然消殞；塵勞習漏，自然淨盡無餘；親見彌陀，不離本念；功成行滿，願力相資；臨命終時，定生上品。」

天如法師《淨土或問》問曰：「念念相續之修，豈非余所願也。奈何定力未成，念頭無主。或舊學未忘；或邪思亂起；或境緣相觸，照顧不牢；或情想紛飛，遏捺不住，不覺念頭東走西走，眨得眼來，千里萬里去了；又或惹著一毫世事，便是五日十日，半月一月，擺脫不去，豈特間斷而已哉？言之可慚，思之可慟，又當何策以治之？」答曰：「嗚呼！此天下學者之通病也。汝當間斷之時，若不痛加鞭策，則專修無間之念，永無成就之期。古人有三種痛鞭之策：一曰報恩，二曰決志，三曰求驗。

「第一報恩者，既修淨土，當念報恩。佛恩、國恩固未暇論，只如父母養育之恩，豈非重恩？師長作成之德，豈非重德？儞最初出

家，便說要報重恩；後來行脚，又說要報重德；離鄉別井二三十年，父母師長，艱難困苦，儞總不顧；父母老病，儞又不看；及聞其死，儞也不歸；如今或在三途受罪受苦，望儞救他，望儞度他，儞却念念間斷，淨土不成；淨土不成，自救不了；自救不了，如何救他？既不能相救，儞是忘恩負義大不孝人。經云：『不孝之罪，當墮地獄。』然則一念間斷之心，便是地獄業也！又且不蠶而衣，不耕而食，僧房臥具，受用現成，儞當勤修淨業，圖報信施之恩。祖師道：『此是施主妻子分上減剋將來。道眼未明，滴水寸絲，也須牽犁拽杷償他始得。』儞却念念間斷，淨土不成；淨土不成，酬償有分。然則一念間斷之心，便是畜生業也！

「第二決志者，若學專修，志須決定。儞一生參禪，禪既不悟；及乎看教，教又不明。弄到如今，念頭未死，又要說幾句禪，又要說幾句教，又要寫幾箇字，又要做幾首詩，情掛兩頭，念分四路。祖師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儞卻志無決定，情念多端；因此多端，間斷正念；然則一念間斷之心，便是三塗羈鎖業也！又且守護戒根，志不決定，或因身口，念念馳求。教中道：『寧以洋銅灌口，不可以破戒之口，受人飲食；寧以熱鐵纏身，不可以破戒之身，受人衣服。』況因諸戒不嚴，邪心妄動；因此妄動，間斷專修；然則一念間斷之心，何止熱鐵洋銅業也！又且斷除憎愛，志不決定，每於虛名浮利，自照不破。名利屬我，便生貪愛；名利屬他，便生憎妒。古人云：『貪名貪利，同趨鬼類；逐愛逐憎，同入火坑。』儞却因此愛憎，間斷淨土。然則一念間斷之心，便是餓鬼火坑業也！

「第三取驗者，既學專業，當求靈驗。儞如今髮白面皺，死相現前，知道臨終更有幾多！須在目前，便要見佛。只如廬山遠法師，一生之中，三度蒙佛摩頂；又如懷感法師，稱念佛名，便得見佛；又如少康法師，唱佛一聲，眾見一佛從口飛出，唱佛十聲，則有十

佛從口飛出，如貫珠焉。此等靈驗，萬萬千千。儻若心無間斷，見佛不難；間斷心生，決不見佛；既不見佛，與佛無緣；既無佛緣，難生淨土；淨土不生，必墮惡道。然則一念間斷之心，便是三塗惡道業也！戒之，戒之！

「如上三策，當自痛鞭，使其念不離佛、佛不離念，感應道交，現前見佛。既見樂邦之佛，即見十方諸佛；既見十方諸佛，即見自性天真之佛；既見自性天真之佛，即得大用現前。然後推其悲願，廣化一切眾生。此名淨土禪，亦名禪淨土也。」

大佑《指歸集》：「靈芝《觀經疏》曰：『有人發願，願未得道前，所生之處，值佛聞法，童真出家。今謂若生淨土，則任運值佛為僧，只由不知淨土，故有此願。禪講宗師，率多此見。嘗試語曰：「汝今已得男子為僧，只合便求出離，何乃復求男子，再願出家，略無勝進乎？」』」

又曰：「眾生顛倒，躭著五欲，不求出離，未有能發決定心願生極樂世界者。至於冤憎會遇，恩愛別離，老病死相，危險逼迫，顛沉痛毒，不可堪忍；然後悲涕號呼，歸依佛寶，以冀脫死。又富貴之人，常於佛事不暇修習；而有暇者，失於不信；能信者，又患於不能斷疑；至於困苦而發心者，多失於遲暮。故知生正信、發正念而修善緣者，豈易事哉！」

省庵大師實賢作《勸發菩提心文》，闡明十種因緣，有曰：「如是十緣備識，八法周知，趣向有門，開發有地。唯願大眾，愍我愚誠，憐我苦志，同立此願，同發是心。未發者今發，已發者增長，已長長者令令相續。勿畏難而退怯，勿視易而輕浮，勿欲速而不久長，勿懈怠而無勇猛，勿因愚鈍而一向無心，勿以根淺而自鄙無分。譬如種樹，種久則根淺而日深；又如磨刀，磨久則刀鈍而成利。豈其因淺勿種，任其自枯；因鈍勿磨，置之無用？又若以修行

為苦，則不知懈怠尤苦。修行則勤勞暫時，安樂永劫；懈怠則偷安一世，受苦多生。況乎以淨土為舟舵，則何愁退轉；又得無生為忍力，則何慮艱難！勿言一念輕微，勿謂虛願無益。心真則事實，願廣則行深。虛空非大，心王為大；金剛非堅，願力最堅。大眾誠能不棄我語，則菩提眷屬，從此聯姻；蓮社宗盟，自今締好。所願同生淨土，同見彌陀，同化眾生，同成正覺。」

《西方公據念佛說》曰：「諸善人！世間有千條路萬條路，如何只勸人念佛？」「人之念頭，所係甚重，牽魂引魄，造命生身，莫不由此。念善上天堂，念惡下地獄；一念直為人，一念橫為畜；如何是餓鬼？只因念不是；念魔便成魔，念佛便成佛；若要免六道，除非只念佛。若還不念佛，一失下人身，萬劫難再得。所以釋迦如來教人念佛，遠公法師教人念佛。念佛不能了生死，佛祖如何肯悞人？念佛不成佛，其過不在佛。口念心不念，雖念如未念，饒儞一生，也不當一聲。念字從心，原不從口，而念一生心，聲隨口出。如嬰兒憶母，自然啼哭。心佛口佛，兩不可廢。」「千佛萬佛，如何只念阿彌陀佛？」「以其原有四十八願，誓度盡十方眾生。其中有曰『若十方世界一切眾生，能稱我阿彌陀佛名號，而不生我國者，誓不成佛。』其國以黃金為地，園林宮殿，盡是七寶莊嚴；周圍有七重行樹、七重羅網、七重欄楯；其中有七寶樓閣、七寶堦道、七寶橋、七寶池、八功德水、九品蓮華；有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之鳥。無量大阿羅漢、聲聞弟子、菩薩眷屬；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清淨大海眾菩薩；無數化佛、無數菩薩、十方三世諸佛菩薩；及諸天人等，一切大聖大賢，同聚道場。且國中從無女人，女人生此，便得成男。其人皆以蓮華為父母，而生其身。有上品上生者、上品中生者、上品下生者；中品上生者、中品中生者、中品下生者；下品上生者、下品中生者、下品下生者。皆是十方眾生，願力淺深，勤惰之所致也。其蓮華所生之人，身體香潔，相貌端好；其心智慧，無有煩惱；不衣不寒，衣亦不

躁；不食不饑，食亦不飽；無痛無癢，無病無老；隨佛自在，逍遙無事。每飯食之後，但與菩薩伴侶，經行四邊堦道，惟覺異香撲鼻，妙樂滿耳，眾鳥和鳴，蓮華寶樹，搖動錦繡；仰見空中曼陀羅華，亂落如雨。其國之樂，可謂極矣，其人之壽，又且無量，是名西方極樂世界。」

嗚呼！人間富貴，百歲成空；天上繁華，千年則止。一入西方極樂世界，便有無量之壽；而其往生之法，又只憑一句彌陀；世間有這樣極便宜好事卻不肯幹，又到那裏著鐵鞂而問至道！而今而後，急須發下誓願：「若某不念佛，不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則為鬼而永墮北陰酆部地獄。已而已而！三藏十二部，讓與別人悟；八萬四千門，饒與別人行；一句南無阿彌陀佛之外，不用一字。」各自去掃靜室一間，供佛像一尊。每日燒清香一爐，換淨水一碗，夜來上明燈一盞；紙畫木彫，即同真佛，愛如父母，敬如君王；早晚朝參，必誠必敬；拜如山倒，起似雲昇；出而問訊，入而問訊；五里十里，常如佛前；一飲一食，先須供養；舉目動口，無不是佛。一串數珠不離手，一句彌陀不離口。高聲念、低聲念；六字念、四字念；緊念、緩念；朗念、默念；合手念、低聲跪膝念；面佛念、朝西念；打板念、敲魚念、掐珠念；行道念，禮拜念；獨自念、同眾念；在家念、在外也念；閒也念、忙也念；行也念、住也念，坐也念、臥也念，連夢中也念；纔是真念。念得心酸淚下，念得火滅灰寒，念得神欽鬼敬，念得天喜神歡。一聲佛，振動了魔王宮殿；一聲佛，粉碎了劒樹刀山；一聲佛，為百劫千生消業障；一聲佛，為四恩三有啟因緣。正是榨到油來，擊撞之聲益狠，船當浪起，搖悼之聲益悲，鑊湯在後，蓮池在前，雖有千萬人阻我不念，不可得也。

廣度門

矢決定之願者，自利復當利他。未能自度而先度人，自他俱溺，固屬非宜；祇求自度而不度人，即落二乘淺見，尤為不合佛心。力雖未充，心無不具。儒書言：「自新新民，己立立人，皆是理也。」輯廣度門。

《龍舒淨土文》曰：「予為此淨土說，欲勸一切見者聞者，廣大其心，以佛之心為心，使人人知之而盡生淨土。當起念云：『此法門人若知之，如己知之，豈不快哉！人若不知，如己不知，豈不痛哉！若止於自修，則是聲聞之徒，名為小乘，蓋如車乘之小者，僅能自濟而已，此佛所謂斷佛種者也；能廣勸人者，名為大乘菩薩，蓋如車乘之大者，人我兼濟之謂，此獲無量福報，所以能至佛地也。』十方恒河沙數諸佛，皆共讚歎阿彌陀佛功德不可思議，謂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議也。其功德如此，可謂至矣，何所施而不可。故能勸一人修淨土，以此善緣，消釋罪惡可也，增崇福壽可也，莊嚴往生功德亦可也，追薦亡者亦可也。然必至誠呪願，無不獲其功果，觀房翥傳，可見其略矣。況勸一人以上至五人十人乎！又況使其受勸者轉以相勸，遞相繼續而不已乎！如是則西方之說可徧天下，苦海眾生可盡生淨土矣。勸人善道，名為法施。此淨土法門，為法施之大者，遂超出輪迴，非其他法施之比，故其福報不可窮盡。故《大慈菩薩勸修西方》偈云：『能勸二人修，比自己精進；勸至十餘人，福德已無量；如勸百與千，名為真菩薩；又能過萬數，即是阿彌陀。』觀此則知西方之說者，豈可不廣大其心，而使人人共知此道，以積無量福報乎！」

又曰：「人苦飢者與之一食，苦寒者與之一衣，已為大惠；況彼沉淪六道，無有出期。我指示以此法門，使直脫輪迴，受無窮無極之壽樂，其惠豈可窮盡哉！《金剛經》云：若人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無量百千萬億劫；不如有人聞此經典，信心不逆，其福勝彼。蓋以身布施者，不免受世間福報，有時而盡；若信此經典，則有悟

真性之漸，其為福則無時而盡。所以勝於彼也。以予觀之，豈唯信《金剛經》者如此，若勸人以淨土，其福報亦然。何則？淨土更無輪迴，已不退轉，直至成佛而後已；生於彼者，雖未成佛，乃成佛之階梯。是勸一人修淨土，乃成就一眾生作佛也，凡作佛者，必度無量之眾生，彼所度之眾生，皆由我而始，則其福報豈不勝於以恒河沙等身布施，無量百千萬億劫乎？」

又曰：「凡受師友之訓誨，恩地之提挈，交遊之禮遇，悉皆告以淨土而為之報；以至與一切人或有一飯一茶之恩，或一言一坐之接，下至僕隸有事我之勞，凡吾受用處，一切致力者，皆以此告之，使脫離苦海；非唯此耳，凡一切知與不知、識與不識，皆欲以是化之，使共生淨土。又非唯此耳，釋迦佛在世時，有一國難化，佛言與目連有緣，使往化之，其國人皆從化。人問佛，云：『與目連有何因緣？』佛言：『往昔世，目連嘗為樵人，於山間驚起一羣蜂子，目連乃發善言云：「我得道後，盡度此蜂子。」今此一城人者，乃當時蜂子也。目連發此善言，故為有緣。』由此觀之，非徒於一切人當勸修淨土，一切飛禽走獸，下至蜎飛蠕動之類，凡有形相可見者，吾因見之，皆當為念阿彌陀佛數聲，發善願云：『願汝等盡生極樂世界，我得道後，盡度汝等。』非徒於有形相可見者如是，其形相不可見者，吾亦當作是念，作是言，如此則吾善念甚熟，於一切眾生皆為有緣，吾上品上生必矣；他時化度，無不樂從者也。」

蓮池大師曰：「人子於父母，服勞奉養以安之，孝也；立身行道以顯之，大孝也；勸以念佛法門，俾得生淨土，大孝之大孝也。予生晚，甫聞佛法，而風木之悲已至，痛極終天，雖欲追之，末由也已。奉告諸人，父母在堂，早勸念佛；父母亡日，課佛三年，其不能者，或一週歲，或七七日，皆可也。孝子欲報劬勞之恩，不可不知此。」

又曰：「世間之孝三，出世間之孝一。世間之孝：一者承歡侍綵，而甘旨以養其親；二者登科入仕，而爵祿以榮其親；三者修德勵行，而成聖成賢以顯其親。是三則世間之所謂孝也。出世間之孝，則勸其親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永別四生，長辭六趣，蓮胎託質，親覲彌陀，得不退轉。人子報親，於是為大。予昔甫知入道，而二親已亡，作自傷不孝文以伸悲恨。今見在家、出家而眾中有具慶者，於是倍增感慨，而涕泗交零，稽首頓首以勸。」

勵行法

精持門

信既篤矣，願既堅矣，無實行以自勵，則信為徒信，願為徒願，空言無補，何能[仁- 二+辛] 獲？凡事必有苦行，方可成就，況出世之大乎！今不必萬行全修，只此至簡至易持名之徑路，猶不精心果力，可乎？持名者，須以心念，莫但口念。平時妄念紛飛，無由覺察；一經手提數珠，始覺此心之難制。余根鈍障深，向用強制之法，手掐此珠，心隨此手，勿使一珠空過，庶幾稍有把握。爰採昔賢警語，銘諸座右，以收放心而資省惕。輯精持門。

《西方確指》覺明妙行菩薩曰：「大凡修淨土人，最忌的是夾雜。何謂夾雜？即是又諷經，又持呪，又做會，又好說些沒要緊的禪，又要談些吉凶禍福、見神見鬼的話，却是夾雜也。既夾雜，則心不專一，心不專一，則見佛往生難矣，却不空費了一生的事麼！如今一槩莫做，只緊緊持一句阿彌陀佛，期生極樂，日久成功，方不錯却。」偈曰：「阿彌陀一句，萬法之總持。聲與心相依，念茲復在茲，感應不思議，蓮開七寶池。」

又曰：「有問念佛不能一心，當作何方便？」菩薩曰：「汝但息想定慮，徐徐念去，要使聲合乎心，心隨乎聲，念久自得諸念澄清，

心境絕照，證入念佛三昧。然平日必須多念，從千至萬，心無間斷，則根器最易純熟。若強之使一，終不一也。」時達本於座下，忽懼然念數聲。菩薩曰：「如是，如是！」

又曰：「《彌陀經》十二卷，佛名一萬二千，不要增不要減，只依著我行去。但經要勻勻淨淨，不緩不急，不疾不徐；佛要聲聲心心，不澁不掉、不浮不沈的念去。至於『回向』二字，不是但誦舊文一過，須從自己心中發出真正大菩薩願，至誠懇切，普願一切眾生同生極樂；而我心無所著，如虛空等，是曰回向。又靜坐時，當反觀深究，佛即我心，是心是佛，不假外求，如心而住，無能無所，如是諦觀，更無二念，是名修行三昧。慎毋忘形死心，又落外魔知見。如是坐一時，便起經行，又更持誦，有箇次序。若忙忙促促，一口氣赶去，謂可完卻一日課誦，便有苟且了局的念頭，非真正修行矣。」

唐飛錫大師《寶王論》曰：「世上之人，多以寶玉、水精、金則、菩提、木槵為數珠矣，吾則以出入息為念珠焉。稱佛名號，隨之於息，有大恃怙，安懼於息不還屬後世者哉！余行住坐臥，常用此珠，縱令昏寐，含佛而寢，覺即續之，必於夢中得見彼佛。如鑽燧煙飛，火之前相；夢之不已，三昧成焉；面覩玉毫，親蒙授記，則萬無一失也。」

又曰：「辟散之要，要存於聲。聲之不厲，心竊竊焉，飄飄然無定。聲之厲也，扳茅連茹，乘策其後，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義一也；近而取之，聲光所及，萬禍冰消，功德蔀林，千山松茂，其義二也；遠而說之，金容熒煌以散彩，寶華淅瀝而雨空，若指諸掌，皆聲致焉，其義三也；如牽木石，重而不前，洪音發號，飄然輕舉，其義四也；與魔軍相戰，旗鼓相望，用聲律於戎軒，以定破於強敵，其義五也。具斯眾義，復何厭哉？」

「《華嚴經》偈云：『寧受無量苦，得聞佛音聲。不受一切樂，而不聞佛名。』夫然則佛聲遠震，開善萌芽，猶春雷之動百草，安得輕誣哉？」

天如法師《淨土或問》問曰：「念佛之門，多承開導，羣疑盡釋，正信現前矣。但上文所謂『抖擻身心，撥棄世事』，今世網中人，間有境緣順便，身意安閒者，則可依此而行；其有世事不容撥棄者，又當何以教之？」答曰：「世網中人，若是痛念無常，用心真切者，不論苦樂逆順，靜鬧閒忙，一任公私幹辦，迎賓待客，萬緣交擾，八面應酬，與他念佛兩不相妨。不見古人道：『朝也阿彌陀，暮也阿彌陀，假饒忙似箭，不離阿彌陀。』又云：『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其有世緣稍重，力量稍輕者，亦須忙裏偷閒，鬧中取靜，每日或念三萬聲、一萬聲、三千聲、一千聲，定為日課，不容一日放過；又有冗忙之極，頃刻無閒者，每日晨朝必須十念，積久功成，亦不虛棄。念佛之外，或念經禮佛，懺悔發願，種種結緣，種種作福，隨力布施，修諸善功以助之。凡一毫之善，皆須回向西方。如此用功，非惟決定往生，亦且增高品位矣。」

又問曰：「圓觀之修，惟心之念，似乎上器之行門；《華嚴》十願，《寶積》十心，亦乃大根之功用。倘根器之不對，則功行之難成。今吾自揣其根，觀吾自好，惟在專持名號，暇則或加禮拜懺悔而已。師以為如何？」答曰：「善哉！善哉！汝知量矣！觀汝之言，政合善導專修無間之說矣。專修者，謂眾生障重，境細心麤，識颺神飛，觀難成就；是以大聖悲憐，直勸專稱名號，政由稱名易故，相續即生。若能念念相續，畢命為期，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無外雜緣得正念故，與佛本願相應故，不違教故，順佛語故。若捨專修而修雜業以求生者，百中希得一二，千中希得三四。乃由雜緣亂動失正念故；與佛本願不相應故；與教相違故；不順佛

語故；繫念不相續故；心不相續報佛恩故；雖有業行，常與名利相應故；樂近雜緣，自障障他生淨土故。無間修者，身須專禮阿彌陀佛，不雜餘禮；口須專稱阿彌陀佛，不稱餘號，不誦餘經；意須專想阿彌陀佛，不雜餘想。又若貪瞋癡來間者，隨犯隨懺，不令隔日、隔夜、隔時，常使清淨，亦名無間修也。善導和尚者，《天竺傳》中稱為彌陀化身也，觀其專修無間之說，要緊只在念念相續。故孤山亦云：『不可等閒發願，散亂稱名。』」

又曰：「《業報差別經》云：『高聲念佛誦經，有十種功德：一能排睡眠，二天魔驚怖，三聲徧十方，四三塗息苦，五外聲不入，六令心不散，七勇猛精進，八諸佛歡喜，九三昧現前，十往生淨土。』慈雲懺主云：『稱佛名時，以心緣歷，字字分明，使心口相繫，方能一念滅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若不然者，滅罪良難。若恐心散，須高聲疾喚，心則易定，三昧易成。』故懷感法師《決疑論》中引《大集日藏經》云：『小念見小佛，大念見大佛。』《論釋》曰：『大念者，大聲念佛也；小念者，小聲念佛也。』此皆聖教，有何惑哉？奉勸世人，厲聲念佛，三昧易成；小聲念佛，遂多馳散。學者方知，非常人能曉也。下品下生臨終十念，少時猛利，諦心決斷，勝百年願力。今人稱佛，多不專精，散心緩聲，遂使現世成功者少，臨終感應事稀。故特示此法，勸念佛時，一心不亂，高聲念佛，聲聲相續，則不久成功也。」

明空谷大師景隆曰：「念佛一門，修行捷徑。識破此身不實，世間虛妄；唯淨土可歸，念佛可恃。緊念慢念，高聲低聲，總無拘礙。但令身心閒淡，默念不忘，靜鬧閒忙，一而無二。忽然觸境遇緣，打著轉身一句，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然若將心求悟，反成障礙；但以信心為本，一切雜念，都不隨之。如是行去，縱然不悟，沒後亦生淨土，階級進修，無有退轉。優曇

和尚令人提云『念佛者是誰』，或云『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謂是攝心念佛，參究念佛。今不必用此法，只用平常念去。」

蓮池大師曰：「或問：『今見世人念佛者多，生西方成佛者少，何也？』答：『此有三故。一者，口雖念佛，心中不善，以此不得往生。奉勸世人，既是念佛，便要依佛所說：要積德修福，要孝順父母，要忠事君王，要兄弟相愛，要夫妻相敬；要至誠信實，要柔和忍耐，要公平正直；要陰隲方便，要慈愍一切，不殺害生命，不凌辱下人，不欺壓小民。但有不好心起，著力念，定要念退這不好心。如此纔是念佛的人，定得成佛。二者，口雖念佛，心中胡思亂想，以此不得往生。奉勸世人：念佛之時，按定心猿意馬，字字分明，心心照管，如親在西方，面對，不敢散亂。如此纔是念佛的人，定得成佛。三者，口雖念佛，心中只願求生富貴；或說我等凡夫，西方無有我分，止圖來世不失人身，此則不合佛心。佛指引儞生西方，儞卻自不願生，以此不得往生。奉勸世人：凡念佛者，決意求生，休得疑惑。且如天宮富貴，福盡也要墮落；何況人間富貴，能有幾時？若說儞是凡夫，西方無分，則聖賢都是凡夫做，安知儞不生西方也？便可發廣大心，立堅固志，誓願往生；見佛聞法，得無上果，廣度眾生。如此纔是念佛的人，定得成佛。』」

又曰：「夫學佛者，無論莊嚴形迹，止貴真實修行。在家居士，不必定要緇衣道巾；帶髮之人，自可常服念佛，不必定要敲魚擊鼓。好靜之人，自可寂默念佛，不必定要成羣做會；怕事之人，自可閉門念佛，不必定要入寺聽經；識字之人，自可依教念佛。千里燒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師，不如孝順父母念佛；廣交魔友，不如獨身清淨念佛；寄庫來生，不如現在作福念佛；許願保禳，不如悔過自新念佛；習學外道文書，不如一字不識念佛；無知妄談禪理，不如老實持戒念佛；希求妖鬼靈通，不如正信因果念

佛。以要言之，端心滅惡，如是念佛，號曰善人；攝心除散，如是念佛，號曰賢人；悟心斷惑，如是念佛，號曰聖人。」

又曰：「人生母子夫妻一家眷屬，俱是宿世因緣，暫時會聚，終必別離，不足悲苦。可悲可苦者，乃是空過一生，不念佛耳。今但萬緣放下，回光返照念佛，即是一生要緊大事，更無多語。此外只管純一念佛，其念佛，要字字心上照過，歷歷分明，時刻切心，不容些須妄想雜念。早晚禮佛時，懇苦發願，求生淨土。如此捱到臨命終時，自然正念現前，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蓮華化生，永離諸苦。」

又曰：「久亂之心，一時難定。念佛心不清，不必憂，只要工夫深耳，字字句句當心念。」

又曰：「古云：『雜念是病，念佛是藥。』念佛正治雜念，而不能治者，因念不親切也。雜念起時，即用心加功念佛，字字句句，精一不二，雜念自息矣。」

又示王廣第曰：「不如直下執持一句阿彌陀佛，盡心盡力念去，無絲毫異念，即是無字公案。其無字等話頭不必提，了純一念佛，念佛上透，千處萬處俱透。」

又曰：「我出家後，到處參訪，時徧融師門庭大振，予至京師叩之，膝行再請。師曰：『儞可守本分，不要去貪名求利，不要去攀援，只要因果分明，一心念佛。』予受教。和尚行者大笑：『以這幾句話，那箇說不出？千里遠來，人道有甚高妙處，原來不值半文。』予曰：『這箇正見他好處。我們渴仰企慕，遠來到此，他卻不說元說妙，凌駕我們。只老老實實，把自家體認過，切近精實的工夫，丁寧開示，故此是他好處。』我至今著實遵守，不曾放失。」

又曰：「予見新學後生，纔把一句佛頓在心頭，閒思妄想，越覺騰沸，便謂念佛工夫，不能攝心。不知汝無量劫來生死根由，如何能得即斷？且萬念紛飛之際，正是做工夫時節，旋收旋散，旋散旋收，久後工夫純熟，自然妄念不起。且汝之能覺妄念重者，虧這句佛耳。如不念佛之時，瀾翻潮湧，剎那不停者，自己豈能覺乎？」

又曰：「念佛有默持，有高聲持，有金剛持。然高聲覺太費力，默念又易昏沉，只是綿綿密密，聲在於唇齒之間，乃謂金剛持。又不可執定，或覺費力，則不妨默持；或覺昏沉，則不妨高聲。如今念佛者，只是手打魚子，隨口叫喊，所以不得利益。必須句句出口入耳，聲聲喚醒自心。譬如一人濃睡，一人喚云某人，則彼即醒矣。所以念佛最能攝心。」

又曰：「塵緣中觀法難成，不如直以學業、家業得暇之時，即便默默執持名號。只貴字字分明，句句親切，心則自攝。若久之不退，三昧成就，即此是觀。」

又曰：「耆宿未見了了，不足恐怖，蓋彼心力實不曾用盡耳。今既有疾，亦不必以勉強勇作，但依經中執持名號，一心不亂，一味省緣，可省便省，不得已者，然後應之，自應工夫得力矣。」

又曰：「妄念是病，念佛是藥。久病非片劑所能療，積妄非暫念所能除，其理一也。莫管他妄念紛飛，只貴在念佛精切，字字分明，句句接續，極力執持，方有趨向分。此謂真積力久，而一旦豁然，喻如磨杵作針，鍊鐵作鋼者，定不誣也。入道多門，惟此一門最為捷徑。不可忽，不可忽！」

又曰：「法門無量，要在明心；明心要門，無如念佛。讀作之暇，或心煩時，靜坐念佛，甚有利益。一念在佛，雜念退休，心空境寂，妙當何如，願無易而忽之。」

又與王智第曰：「貴宅世修盛德，何為尊體搆斯劇疾，得無宿業使之然乎？疾病之由，多從殺生中來，故偏重放生也。今更有所陳，良以外僧代懺，與內心自懺，功德懸殊。願空其心，盡罷一切諸緣，於空心中，單念一聲阿彌陀佛。所云念者，不必啟口動舌，但默默以心眼返照，一字一字分明，一句一句接續，從朝至暮，從暮至朝，心心靡間。若有痛苦，忍之耐之，一心顧念。經云：『至心念佛一聲，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故功德懸殊也。」

又錢廣霑問：「此心放逸來久，雖以念佛攝持，暫得還失，如何保任？」答：「久反之地，非一戰所可收功，惟在堅勇不退，直至心地開明，自然一得永得。」

又曰：「寂寂治散亂，散去則生昏沉；惺惺治昏沉，昏去則生散亂；止觀雙持，昏散皆退。今只須精明念佛，念無二念曰精，念而返照曰明。精即止，明即觀，一念佛而止觀備矣。」

又曰：「世人稍利根，便輕視念佛，謂是愚夫愚婦勾當。彼徒見愚夫愚婦口誦佛名，心遊千里，而不知此等是名讀佛，非念佛也。念從心，心思憶而不忘，故名曰念。試以儒喻，儒者念念思憶孔子，其去孔子，不亦庶幾乎！今念念思憶五欲，不以為非，而反以念佛為非。噫！似此一生空過，何如作愚夫愚婦耶！而惜乎智可能也，愚不可能也。」

又曰：「予昔在鍊磨場中，時方丈謂眾曰：『中元日當作盂蘭盆齋。』予以為設供也，俄而無設，唯念佛三日而已。又聞昔有院主為官司所勾攝，堂中第一座集眾救護，眾以為持誦也，亦高聲念佛而已。此二事迥出常情，有大人作略，真可師法。彼今之念佛者，名為專修，至於禱壽命則《藥師經》，解罪愆則《梁皇懺》，濟厄難則《消災呪》，求智慧則《觀音文》，向所念佛，束之高閣，若無補於事者。不思彼佛壽命無量，況百年壽命乎；不思念彼佛能滅

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況目前罪垢厄難乎；不思彼佛言我以智慧光，廣照無央界，況時人所稱智慧乎！阿伽陀藥，萬病總持；二三其心，莫肯信服；神聖工巧，獨且奈之何哉？」

又曰：「結社念佛始自廬山遠師，今之人主社者，得如遠師否？與社者，得如十八賢否？則宜少不宜多耳。以真實修淨土者，亦如僧堂中人故也。至於男女雜而同社，此則廬山所未有。女人自宜在家念佛，勿入男羣，遠世譏嫌，護佛正法，莫斯為要。願與同衣共守之。又放生社，亦宜少不宜多。以真實慈救生靈者，亦如佛會中人故也。愚意各各隨自所見，隨力所能，買而放之，或至季終，或至歲終，同詣一處，會計所放，考德論業，片時而散。毋侈費齋供，毋耽玩光陰可也。願與同衣共守之。」

又《阿彌陀經疏鈔．序》曰：「著事而念能相繼，不虛入品之功；執理而心實未明，反受落空之禍。」註曰：「謂著事而信心不切，固無足論；假使專持名號，念念相繼，無有間斷，雖或不明諦理，已能成就淨身，品位縱卑，往生必矣。所謂士人作榜尾，登科亦不惡，但恐榜上無名耳，安得以守愚病之。乃至執理而心實了明，亦不必論；假使騁馳狂慧，躭著頑虛，於自本心，曾未開悟，而輕談淨土，蔑視往生，為害非細。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者也。」

又《疏鈔．序》曰：「的指即有念心得入無念者，心本無念，念起即乖。而眾生無始以來，妄想慣習，未易卒遣。今教念佛，是乃以毒攻毒，用兵止兵，病愈寇平，則捨病體更無自身，即寇盜原吾赤子。」註曰：「《起信論》云：『心體離念』，而起念念佛，豈不反擾其心？《佛藏經》曰：『無覺無觀，名為念佛；無想無語，是名念佛。而起念念佛，豈不反背於佛？』今謂滅諸覺觀，實相念佛，理則誠然。但以心雖離念，而無明染心，念念相續。如七年之病，久亂之民，故曰『慣習』。茲欲勉強遏捺，立使空寂，而止動

歸止，止更彌動，縱麤念暫息，細念猶存，便謂相應，錯謬非小。既居凡地，未能絕慮忘緣，何不即緣慮而作修進？故以念還攻於念，念一佛名，換彼百千萬億之雜念也。而妄從真起，波逐水生，即念即空，居然本體，非於念外別得菩提。故云：『萬法虛偽，唯是一心。』了悟自心，觸目菩提矣。唯如病體瘳時，便名健體；亂民定後，即是良民。去念而求心，是醫必滅身而療病，將必屠國而安民也，豈理也哉？」

又曰：「十方世界皆有淨土，何為獨示西方，教生彼國？良由道以多岐亡羊，射以專注中鵠，心無二用，功戒雜施。」

幽溪大師《淨土法語》曰：「稱名如小本《彌陀經》，七日持名，一心不亂，有事一心、理一心。若口稱佛名，繫心在緣，聲聲相續，心心不亂，設心緣外境，攝之令還；此須生決定心，斷後際念，撥棄世事，放下緣心，使此念心漸漸增長，從漸至久，自少至多；若一日、二日乃至七日，畢竟要成一心不亂而後已，此事一心也。苟得此已，則極樂之淨因成就，而垂終之正念必然，身無病苦，不受惡纏，預知時至，身心歡喜，吉祥而逝，坐脫立亡，親見彌陀，垂光接引。若理一心者，此無他法，但於事一心中，念念了達能念之心，所念之佛：三際平等，十方互融；非空非有，非自非他，無去無來，不生不滅；現前一念之心，便是未來淨土之際；念而不念，無念而念，無生而生，生而無生；於無可念中熾然而念，於無生中熾然求生。是為事一心中明理一心也。」

明憨山大師德清，精修淨業，有海陽禪人求授戒法，因問修淨土之要。清曰：「佛說修行出生死法，方便多門，唯有念佛求生淨土，最為捷要。此法門乃佛無問自說，三根普被，四眾齊收，非是權為下根設也。經云：『若淨佛土，當淨自心。』今修行淨業必以淨心為本。要淨自心，第一先要戒根清淨，以身三口四意三此十惡業，乃三塗苦因。今持戒之要，先須三業清淨，則心自淨。於此清淨心

中，厭娑婆苦，發願往生安養，立念佛正行。然念佛必要為生死心切，先斷外緣，單提一念，以一句阿彌陀佛為命根，念念不忘，心心不斷，二六時中，行住坐臥，抬匙舉筯，折旋俯仰，動靜閒忙，於一切時，不愚不昧，並無異緣。如此用心，久久純熟，乃至夢中亦不忘失。寤寐一時，則工夫綿密，打成一片，是為得力時也。」

又有淨心居士者，問念佛不能成片，請開示。清示之曰：「修行第一要為生死心切。生死心不切，如何能念佛成片？且眾生無量劫來，念念妄想，情根固蔽，即今生出世，何曾一念痛為生死？日用念念循情，未嘗反省。今欲以虛浮信心，就要斷多劫生死，所謂杯水救輿薪之火，有是理哉？若果為生死心切，念念若救頭然，只恐一失人身，百劫難復，要將此一聲佛咬定，定要敵過妄想，一切處念念現前，不被妄想遮障。如此下苦切工夫，久久純熟，自然相應，不求成片，而自成片矣。此事全要自己著力。」

又曰：「凡念佛時，先將自己胷中雜亂念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句阿彌陀佛，歷歷分明，心中不斷，如線貫珠，又如箭筈相拄，中間無一毫空隙處。如此著力靠定，于一切處，不被境緣牽引打失。日用動靜，不雜不亂，夢寐如一，念到臨命終時，一心不亂，便是超生淨土之時也。」

又曰：「每日除二時功課外，單將一聲阿彌陀佛橫在胸中，念念不忘，心心不昧，把一切世事都不思想，只將一句佛，作自己命根，咬定牙關，決不放捨；乃至飲食起居，行住坐臥，此一聲佛，時時現前。若遇逆順喜怒煩惱境界，心不安時，就將者一聲佛提起一拶，即見煩惱當下消滅。以念念煩惱是生死苦根，今以念佛消滅煩惱，便是佛度生死苦處。若念佛消得煩惱，便可了得生死，更無別法。若念佛念到煩惱上作得主，便於睡夢中作得主；若於睡夢中作得主，則於病苦中作得主；若於病苦中作得主，則於臨命終時便知

去處矣。此事不難行，只是要一念為生死心切，單單靠定一聲佛，更不別向尋思，久久純熟，自然得大安樂，得大受用。」

明張守約嘗擬寒山詩三百首，激勸緇素。

一、以淨土為歸。

一云：「淨土大法門，彌陀大願力，千生萬劫來，今朝始識得。當生難遭想，慎勿更錯失，念佛求往生，貴在心專一。」

一云：「物外寄閒身，諸緣任運歇，不染半點塵，唯念一聲佛。性使輭如綿，心要硬如鐵，肯作無益事，水底去撈月。」

一云：「昨日入蓮社，口佛心亦佛；今日火宅中，事雜念亦雜。若非根器深，未免塵勞汩。是以古哲人，山中修淨業。」

一云：「上品見佛速，下品見佛遲，雖有遲速異，終無退轉時。參禪病著相，念佛貴斷疑，實實有淨土，實實有蓮池。」

一云：「七十古來稀，前面無多日，急急辦盤纏，猶恐來不及。橫也任他橫，直也任他直，安得閒工夫，與之分皂白。」

明張光緯《念佛說》曰：「經云：『執持名號，一心不亂。』執持云者，若可把捉，而非把捉，儒家所謂拳拳服膺，朱子訓以恭敬奉持者是。下文弗失，便是不亂義，儒家又言顧諟，朱子釋以常目在之，即是觀佛義，亦即是不亂義。口誦佛名，眼觀佛像，耳還自聽，聲從舌流，禪味悅心，鼻聞香氣，知是念佛，反六還一，云何得亂？吾今念佛，作一方便，自視此心，如淨寶瓶，佛名如穀，逐字逐句，如穀投瓶，貫珠而下，穀既無盡，瓶亦不滿，不放一粒拋向瓶外。顧念此瓶，不滿徑寸，中藏三千大千世界，百億微塵數佛，我亦與之俱會一處，游樂宴息，方是我安身立命處也。」

又曰：「石南和尚偈曰：『念佛切莫貪多念，且念一百心不亂，九十九聲一念差，捋轉數珠都不算。如是一百百至千，從千至萬如珠貫，箭射不入刀不侵，百萬魔軍皆退竄。』吾向來念佛，亦只囫圇念過，今始知須字字從心裏出，還須字字入心裏去。當念佛時，先要閉目端坐，凝神定慮，不可有一毫雜亂心、躁競心、昏惰心。開口出聲，務令聲從心發，心籍口傳，息調聲和，不徐不疾，字字分明，句句相續。分之則一字可作一句，貫之則百千句直如一句，綿綿密密，自一聲而至千萬聲，自一刻而至十二時，無斷無續，不缺不漏，久之純熟，花開見佛。」

兼觀門

古德謂眾生心雜，觀想難成，是以惟勸專持名號。夫觀法亦分事理二門。理觀之細，如所謂一心三觀，元妙精微，誠非初心凡夫所能猝就。其事觀工夫，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時時觀想，專注勿移，心境空澄，持誦更為得力。平時觀想既熟，臨期境乃現前，此為騎馬柱杖，把穩要法，不可不兼修也。輯兼觀門。

《龍舒淨土文》曰：「齋戒潔已，清心靜慮，面西安坐，閉目默然。觀想阿彌陀佛真金色身，在西方七寶池中大蓮華上坐，其身長丈六，兩眉中間向上有白毫一條，八稜中空，右旋轉五遭，光明照曜金色面與金色身；次停心注想於白毫，更不得妄有分毫他念。當令閉眼開眼，悉皆見之，蓋欲念念不忘也。如此久久，念心成熟，自然感應見佛全身，此法最為上。謂身想佛時，此身即是佛；又過於口念也，身後必上品上生。唐啟芳、圓果二人作觀想法，只五月，自覺身到淨土見佛聞法。所謂十六觀經者，詳說諸觀想法，又不止此而已。」

蓮池大師曰：「攝心用觀，坐立想像等，此俱隨時無定，但常觀無間，非塵緣未了者所能為。雖不能常觀，亦是工夫，毋用為慮。」

又曰：「漢莊伯微，每於日落時，面對西北，想崑崙山，久之見崑崙仙人，傳法得度。此彷彿與西方日觀相似，但彼屬妄想，不修正觀耳。久積妄想，以精神之極，尚得遂其所見，況一心正觀，三昧成就，而不往生者哉？」

又《阿彌陀經疏鈔》曰：「修淨土者，若禮佛時，當想己身在蓮華中作禮，佛在蓮華中受我禮敬；若念佛時，當想己身在蓮華中結跏趺坐，佛在蓮華中接引於我；然後一心持名。昔有二僧作蓮華開合想，遂得往生。況復加之一心持名，而不生者乎？」問：「此經不兼色像，今胡乃爾？」答：「有專主故，兼亦無礙。如菩薩偏行六度時，以施為專主，餘非不修，但隨力隨分。今念佛亦然，專主於觀想者，少時持名；專主於持名者，少時觀想；亦隨力隨分之意也。所謂不兼色像者，蓋恐一心執持名號，又一心觀想色像，不唯心無二用，而兩事雙行，輕重不分，俱無成就耳。苟明於正助之義，則一心持名以為其正，少時之助，助亦歸正，如火益薪，復有何礙？」

幽溪大師《淨土法語》曰：「觀想者，具如《觀無量壽佛經》，境有十六，觀佛最要。當觀阿彌陀佛丈六之身，作紫磨黃金色像，立七寶華池之上，作垂手接引狀；身有三十二種大人相，相有八十種隨形好。作此想者，亦有事理。事則以心繫佛、以佛繫心。初觀足下安平，猶如奩底，次觀具千輻輪相，如是次第逆緣至於頂中肉髻，復從肉髻順緣至於足底，了了分明，無分散意。理一心者，經云：『諸佛如來是法界身，入一切眾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時，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諸佛如來正徧知海，從心想生，是故汝等，應當繫念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此義具明，微妙三觀，俱如《觀經疏妙宗鈔》中說。緣此二種正行，要當相須而進。凡於行住睡臥時，則一心稱

名；凡於趺坐蒲團時，則心心作觀。行倦則趺坐以觀佛，坐出則經行以稱名。苟於四威儀中修之不間，往生西方必矣。」

憨山大師曰：「一心持名，固是正行，又必資以觀想，更見穩密。佛為韋提希說十六妙觀，便得一生取辦。今當於十六觀中，隨取一觀，或單觀佛及菩薩妙相，或觀淨土境界，如《彌陀經》說蓮華寶地等，隨意觀想。若觀想分明，則二六時中，現前如在淨土；臨命終時，一念頓生。如此用心，精持戒行，永斷惡念煩惱。以此淨心，觀念相繼，淨土真因，無外此者。」

明唐宜之曰：「竊見邇年禪、律、講之期所在宣揚，唯淨土觀門，廢閣不講。夫世間口裏誦佛之人不少，而生淨土不多者，不修觀門故。葢往生者，心能往，口不能往也。使修觀之人，源源不絕，著衣喫飯，常在觀中。或神遊蓮海，華中禮佛；或坐矚金容，光輝四映；或面覩彌陀，身滿虛空；或靜見伴侶，同臨德水。昔人所謂守此一觀，庶階其峯，不可不知也。」

張次民曰：「念佛之法，須兼作觀。瞑目向西，端坐默想。神與形離，驀直西去，漸見樹林，及諸水鳥，金繩界道，欄楯交羅；取次遄行，寶池勝蓮，香臺樓閣，種種在目；儼然如來現身丈六，觀音侍左，勢至侍右，放眉間光，垂手接引；我及海眾，同攝光中，隨引而上，禮足悲懇；於時忽見金掌摩頂，甘露灑身，此心廓然，護大安穩；徐徐神返，若出定然。於彼世界中日遊一遍，往生路熟，時至不迷。願以此告諸念佛人，須知心念，莫但口念，入此門時，去佛不遠。」

徑中徑又徑卷三

徑中徑又徑卷四

勵行法

斷愛門

執持觀想之功，未嘗無懃懃懇懇者，而於世緣未能割斷，愛情牽曳，即妄念紛飛。有所好樂固為愛，忿懥、憂患、恐懼亦由愛而生，心不能正。職此之由，縱有平時覷破，而臨事難免動心，以致淨功無成，良可嘆惜，必有堅忍之力，斫斷愛繩，時時體察，由強制而至於自然，其庶幾乎？輯斷愛門。

《西方確指》：「覺明妙行菩薩曰：『有問學人云何得離塵欲，得無障礙？』菩薩曰：『我將由小而推之大，由外而推之內，汝等當善解其義。有人于此，無故而奪汝一文，動嗔恨否？』答曰：『一文雖微，見奪則嗔。』『又無故而與汝一文，生喜悅否？』曰：『一文雖微，見與則喜。』有答『以一文甚微，與何足喜，奪無可嗔』者，菩薩曰：『汝能如是，心之清淨久矣，何至今日尚沈濁垢耶？汝等當知，學人洗心不密，見有見無，處處是著，念念皆貪，所以業識紛馳，無暫停止。即念一句阿彌陀佛，心想依然外遊，未能頃刻歸一。良由汝等於無量劫來，未嘗發一時一日遠離塵欲之心，故此塵欲亦從無始劫來，未嘗一時一日肯離汝心。身纏心縛，深入塵網，那得如蓮華出淤泥而不染？故知欲斷貪著，先從一文之與奪，作棄捨觀，作非我有觀，奪不起嗔、與不起悅。如是乃至百千萬文，乃至億億萬文，乃至身肉骨髓，乃至過現未來心意意識，乃至生死業報、菩提涅槃，一切皆如此一文之與奪無異，自然習漏消亡，障緣永滅，漸履清淨，成就道品。汝等當依此修行，勿更自虞窒礙。』又曰：『汝等慮身纏世網，念頭不得乾淨耶？我有一法，汝但發箇遠離求度之願，將牢牢歸向極樂世界，見阿彌陀佛之心，換卻牢牢奔走名利之心，便能即塵勞而覺路矣。』」

《樂邦文類》：「宋法因冥心淨業，施者至，不得卻，受其少分，所居室或勸新之，曰：『此軀尚無常，何事外物為哉！』紹熙四年八月示疾，於定中見淨土二菩薩。」

幽溪大師《淨土法語》曰：「求其為吾真切教誡，莫要乎楊次公之兩言，謂『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夫念佛以一其心，懇切持名，專志不亂，此吾所當盡心者。然或忘之而不能念，念之而不能一，無他，為情愛之所牽也。夫輕愛以杜其妄，斬斷情根，脫離愛網，此吾所當盡心者。然或念之而不能忘，忘之而不能盡，此無他，為念心之不能一也。故念佛求生淨土之人，尋常有娑婆一愛之不輕，則臨終為此愛之所牽而不得生，矧多愛乎？即極樂有一念之不一，則臨終為此念之所轉而不得生，矧多念乎？蓋愛之所以為愛者，有輕焉、重焉、厚焉、薄焉、正報焉、依報焉，歷舉其目，則父母妻子、昆弟朋友、功名富貴、文章詩賦、道術技藝、衣服飲食、屋室田園、林泉花卉、珍寶玩物，種種妙好，不可枚盡。大而重於泰山，小而輕於鴻毛。有一物之不忘，愛也；有一念之不遺，愛也。有一愛之存於懷，則念不一；有一念之不歸於一，則不得生。嗚呼！『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此兩語可謂刮翳眼之金錍，治膏肓之聖藥。凡有志於求生極樂者，宜以此書之於屋壁，銘之於肌膚，時時莊誦，念念提撕。於娑婆之愛，日求其輕；極樂之念，日求其一。輕之又輕之以漸階乎無，一之又一之以漸鄰乎極。果能如此，則此人雖未脫娑婆，不是娑婆之久客；雖未生極樂，已是極樂之嘉賓。臨終正念現前，往生極樂必矣！或問：『輕愛有道乎？』曰：『輕愛莫要乎一念。』又問：『一念有道乎？』曰：『一念莫要乎輕愛。』或者莞爾謂曰：『師言「首鼠兩端，似無主正。」俾學者乎何從？』曰：『非兩端也，欲明一念之所以也。蓋念之所不能一，由散心異緣之使然；散心異緣，又由逐境紛馳之使然。故娑婆有一境，則眾生有一心；眾生有一心，則娑婆有一境。故曰「心生故種種法生，法生故種種心生。」聚緣內

搖，趣外奔逸，心境交馳，塵沙莫盡。愛苟不忘，念能一乎？故欲一其念者，莫若輕其愛；欲輕其愛者，莫若一其心；一其心者，莫若杜其境；眾境皆空，則萬緣都寂，萬緣都寂，則一念自成；一念若成，則愛緣俱盡。故曰：「欲一其念，莫若輕愛；欲輕其愛，莫若一念。」蓋愛之與念，勢不兩立，若日月之代行，明暗之相背也。』或曰：『杜境有道乎？』曰：『余所謂杜境者，非屏除萬有也，亦非閉目不觀也。將即境以了其虛，會本以空其末也。正以萬法本自不有，有之者情，故情在物在，情空物空。物空而本性現，本性現而萬法空，萬法空而情念息，自然而然，非如勉強。《楞嚴》所謂「見與見緣，并所想相，如虛空花，本無所有。此見及緣，元是菩提妙淨明體。」云何於中有是非是，是以欲杜其境，莫若體物虛，體物虛則情自絕，情自絕則愛不生，而惟心現，念一成。故《圓覺》云：「知幻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非漸次。一去一留，不容轉側，功效之速，有若桴鼓。」學道之士，於此宜盡心焉。』又問曰：『輕愛與一念，同乎？異乎？』對曰：『能輕娑婆之愛，未必能一極樂之念，能一淨土之念，必能輕娑婆之愛，此約無志有志間說也。若去無志而獨言有志，則愛非念一而不忘，念非忘愛而不一，兩者功夫，初無間然。』」

蓮池大師《自警》曰：「先民有言『禹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我今衰殘，奚啻惜分，一彈指頃，毋雜用心。毋雜用心者，謂本參正念外，纔起一念雜想，即便掃除，攝歸正念，不可時刻延捱。今略開七事，真為生死出家，直欲一生了辦，務力守之，時時自警。

一、不得畜資財，造房屋，買田地，置一切精緻好物，即經像等傳自太古，出自名家，皆勿留戀，一心正念。
二、不得作種種非緊要福緣事，姑俟他日大事已明，作之未晚。今且權置萬行門，一心正念。
三、不得於好色好味等起貪愛心，於好言贊譽我者，起貪愛心；不得於惡色惡味等起嗔惱心，於惡言譏毀我者、罵辱我者、種種

拂逆我者，起嗔惱心。乃至過去未來事，或順或違，皆悉屏絕，堅壁固守，一心正念。
四、不得吟作詩文，書寫真草，題帖對聯，修飾尺牘，泛覽外書，議論他人得失長短。乃至教憑臆見，而高心著述；禪未悟徹，而妄意拈評。緘口結舌，一心正念。
五、不得交結親朋，應赴請召，遊山翫景，雜話閒談。凡種種世諦中事，除理所當為，決不可已者，餘悉休罷，一心正念。
六、不得貪著放逸，恣縱睡眠，大事未明，提勞忍苦，一心正念。
七、不得與世人競才競能，爭名爭勢，未得言得，未證言證，誑稱知識，妄自尊高。惟應執卑守愚，終身居學地，而自鍛鍊，常精當進，一心正念。」

憨山大師曰：「念佛求生淨土，先是要了生死大事。今人發心要了生死，方才肯念佛。只說佛可以了生死，若不知生死根株，畢竟向何處了？若念佛的心斷不得生死根株，如何了得生死？如何是生死根株？古人云：『業不重不生娑婆，愛不斷不生淨土。』是知愛乃生死根株，推此愛根，不是今生有的，亦不是一二三四生有的。自無始以來，生生世世，捨身受身，何曾有一念離此愛根耶？如此愛根種子，積劫深厚，故生死無窮。今日方才發心念佛，只望空求生西方，連生死之根，尚且不知，何曾有一念斷著？既不知生死之根，則念佛一邊念，生死根只聽長。如此念佛，與生死兩不相關。念到臨命終時，只見生死愛根現前，那時方知佛全不得力，悔之遲矣！故勸今念佛的人，先要知愛是生死根本。而今念佛，念念要斷者愛根。即日用現前，生家念佛，眼中見的兒女子孫，家緣財產，無一件不是愛的，如全身在火坑中一般。愛是主宰，念佛是皮面。且如兒女之情現前時，回光看看，者一聲佛，果能敵得者愛麼？果然斷得者愛麼？若斷不得者愛，畢竟如何了得生死？故勸念佛人第一要為生死心切，要斷生死心切，要在生死根株上念念斬斷，則念念是了生死之時也。如此念念真切，刀刀見血，若不出生死，則諸佛墮妄語矣！」

周克復《淨土晨鐘》曰：「佛以貪嗔癡為三毒，貪毒在心而見之於身，則為盜。故或明或暗，皆謂盜取，五欲色為最。如來有言：『使世間更有一事如婬慾者，人之得道，蓋亦鮮矣。』《圓覺經》云：『一切眾生，皆因婬慾而正性命，千生萬劫，向此中來，故淫慾偏重，八難三途向此中去，亦惟婬禍最慘。』《楞嚴經》云：『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婬心不除，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若不斷淫，必落魔道。』又云：『汝以婬心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根本成婬，輪轉三途，必不能出。』此經首借婬室立言，蓋直從眾生根本無明，首拈立案，然後向道有機，實是如來頂門針法。又《四十二章經》云：『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若見無見；慎無與言，若與言者，敕心正行。曰：吾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所污。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意殊當諦惟，觀自頭至足，自視內，彼身何有？惟盛惡露諸不淨種，以釋其意。」』按此經語，實釋氏最典則之訓，不止沙門宜然也。」

彭尺木《淨土聖賢錄．王臣傳論》曰：「王臣入道，視居士較難。急功名者，以進取為先；耽逸樂者，以靜修為苦。非夫夙植善因，堅持正願者，其有不自崖而反乎？若此諸公，不捨塵勞，同皈淨域，斯可謂現宰官身而說法者矣。至如柳子厚、白樂天、蘇子瞻、趙子昂諸公，讚歎皈依，淨因有在，而臨當捨識，瑞應罕聞，良由智惑於多岐，病生於有愛。文人結習，自古固然，生死到來，決難僥倖。後之君子，當知鑒戒焉。」

飭終門

平日積功累行，去愛絕非，本為末後臨終作預辦之計，若至末後臨終之時，忽又畏死傍偟，中情惑亂，豈不大負初心？其時必須竭力把持，拋棄一切，正念分明，方有趨向。是功行固在平時，而喫緊尤在末後也。輯飭終門。

唐善導和尚《臨終往生正念文》：「知歸子問曰：『世事之大，莫越生死。一息不來，便屬後世；一念差錯，便墮輪迴。小子累蒙開誨念佛往生之法，其理甚明。又恐病來死至之時，心識散亂，仍慮他人惑動正念，忘失淨因，伏望重示歸徑之方，俾脫沈輪之苦。』師曰：『善哉問也！凡一切人，命終欲生淨土，須是不得怕死。常念此身多苦、不淨，惡業種種交纏。若得捨此穢身，超生淨土，受無量快樂，解脫生死苦趣，乃至稱意之事，如脫敝衣，得換珍服。但當放下身心，莫生戀著。凡遇有病之時，便念無常，一心待死。可囑家人及看病人、往來問候人：「凡來我前，為我念佛。不得說眼前閒雜之話，家中長短之事；亦不須輭語安慰，祝願安樂。此皆虛華無益之語。若病重將終之際，親屬不得垂淚哭泣，及發嗟歎懊惱之聲，或亂心神，失其正念。但一時同聲念佛，待氣盡了，方可哀泣。」纔有絲毫戀世間心，便成罣礙，不得解脫。若得明曉淨土之人，頻來策勵，極為大幸！若依此者，決定超生，即無疑也。』又問曰：『求醫服藥，還可用否？』答曰：『求醫服藥，初不相妨。然藥者，只能醫病，不能醫命。命若盡時，藥豈奈何？若殺物命為藥，以求身安，此則不可。余多見世人因病持齋，方獲少愈，復為醫者以酒食血肉佐藥，其病復作。信知佛力可救，酒肉無益也。』又問曰：『求神祈福如何？』答曰：『人命長短，生時已定，何假鬼神延之耶？若迷惑信邪，殺害眾生，祭祀鬼神，但增罪業，反損壽矣。大命若盡，小鬼奈何？空自惶惶，俱無所濟，切宜謹之。當以此文貼向目前，時時見之，免致臨危忘失。』又問曰：『平生未曾念佛人還用得否？』答曰：『此法僧人、俗人、未念佛人，用之皆得往生，決無疑也。余多見世人於平常念佛禮讚，發願求生西方，甚是勤拳；及至臨病，却又怕死，都不說著往生解脫之事；直待氣消命盡，識投冥界，方始十念鳴鐘。恰如賊去關門，濟何事也？死門事大，須是自家著力始得。若一念差錯，歷劫受苦，誰人相代？思之！思之！若無事時，當以此法精進修持，是為臨終大事。』」

宋仲明法師居山陰報恩寺，素無戒檢，偶因感疾，謂同學道寧曰：「心識散亂，何藥可治？」寧曰：「但隨息念佛為上藥。」明依法念之。至七日困甚，寧又令觀想佛像。久之，忽言二菩薩至。已而曰：「佛來也！」瞑目而化。

《龍舒淨土文》曰：「下品下生者，乃臨終時地獄形相已現，能至心十念南謨阿彌陀佛，則變地獄形相為蓮華，亦生淨土，此佛慈悲至深，威力至大，故能如此。是所謂十念者，乃生前自十聲念阿彌陀佛，非謂身後請人念也。生前自念者，臨命終時，佛與菩薩自來迎接，故必生淨土，身後請人念者，未可知也。經云：『身後人為作功果，七分得一；生前自作者，得千百倍報。』人何苦不於生前每日十聲念佛，必待死而請人念乎？又云：『譬如鐵石雖重，賴舟船力，可以渡江；一針雖輕，不賴舟船，江不可渡。』蓋謂人有重罪，仗佛力者，可生淨土；罪惡雖輕，不仗佛力，亦不得生。又如平生為惡，一日招安，遂為良民。仗佛力而消罪惡者，亦復如是。又如蟣蝨萬死萬生，不能一里，若附人身，千里可至，仗佛力，而生淨土者，亦得如是，切勿疑也。有罪惡念佛而不可以往生，但起見佛得道，還度一切冤親之心，則無不生也。或云：『人平生為惡，殺害眾生，苦虐人民，臨死念佛，亦得往生。其所殺所苦之眾生，懷冤枉之心，何時而可解乎？』答曰：『生淨土得道之後，皆度脫一切冤親，豈不勝冤冤相報，彼此無出期者乎？』」

天如法師《淨土或問》：「問曰：『一生造惡，臨終念佛，帶業得生，又無退轉，此彌陀願力，誠乎不可思議矣。然則我於生前且做世間事業，直待臨終，然後念佛，可乎？』答曰：『苦哉！苦哉！何等愚謬之言也！砒礵酖酒，毒中之毒，今汝此言，毒於砒礵酖酒者也！非特誤賺自己，又且誤賺天下若僧若俗、善男信女，皆此言也。向所謂逆惡凡夫，臨終念佛者，乃是宿有善根，福德因緣，方遇知識，方得念佛，此等僥倖萬萬人中無一箇半箇，汝將謂人人臨

終有此僥倖哉？豈不見《羣疑論》云：「世間有十種人臨終不得念佛：一者、善友未必相遇，故無勸念之理；二者、業苦纏身，不遑念佛；三者、或偏風失語，不能稱佛；四者、狂亂失心，注想難成；五者、或遭水火，不暇至誠；六者、遭遇豺狼，無復善友；七者、臨終惡友，壞彼信心；八者、飽食過度，昏迷致死；九者、軍陣鬬戰，奄忽而忘；十者、忽墜高巖，傷壞性命。」如此等十種之事，皆是尋常耳聞眼見，不論僧俗男女，人皆有之。或宿業所招，現業所感，忽爾現前，不容迴避。儞又不是神通聖人，有宿命通，能知臨終有業無業；又不是有他心天眼，能知臨終好死惡死。如上十種惡緣，忽然遭著一種，便休了也，便做手脚不得了也，便有知識活佛圍繞救儞不得了也。便須隨業受報，向三途八難中受苦受罪，到那時要聞佛名不聞了也。直饒儞無此惡緣，只是好病而死，亦未免風刀解體，四大分離，如生龜脫筒，螃蠏落湯，痛苦逼迫，怕怖憧惶，念佛不得了也。更饒儞無病而死，又或世緣未了，世念未休，貪生怖死，擾亂胸懷，若是俗人，又兼家私未明，後事未辦，妻啼子哭，百種憂煎，念佛不得了也。更饒儞未死以前，只有些少病痛在身，忍疼忍苦，叫喚呻吟，問藥求醫，祈禱懺悔，雜念紛飛，念佛不得了也。更饒儞未病以前，只是年紀老大，衰相現前，困頓龍鍾，愁歎憂惱，只向箇衰老身上左安右排，念佛不得了也。更饒儞未老以前，政是少壯之日，政好念佛之時，稍或狂心未歇，俗務相關，東攀西緣，胡思亂想，業識茫茫，念佛不得了也。更饒儞清閒自在，有志修行，稍於世相之中照不破，放不下，把不定，坐不斷，忽遭些子境界現前，一箇主人隨他顛倒，念佛不得了也。儞看他老病之時，少壯清閒之日，稍有一事掛心，早是念佛不得，況待臨終時哉？何況儞更道且做世間事業，儞真癡人，說此癡話，敢保儞錯用身心了也。且世間事業，如夢如幻，如影如響，那一件有實效？那一件替得生死？縱饒廣造伽藍，多增常住，攀求名位，交結官豪，儞將謂多做好事，殊不知犯了如來「不體道本廣造伽藍」等戒。豈不見道「有為之功，多諸過咎，天堂未就，地獄先

成，生死未明，皆成苦本。眼光落地，受苦之時，方知平生所作，盡是枷上添枷，鎖上添鎖，鑊湯下增柴炭，劒樹上助刀鎗。袈裟下失却人身，萬劫難復，鐵漢聞之，也須淚落！」祖師如此苦口勸人，曾許儞且做事業，待臨終方念佛乎？當思人生在世，能有幾時？石火電光，眨眼便過。趁此未老未病之前，抖擻身心，撥棄世事，得一日光景，念一日佛名；得一時工夫，修一時淨業。由他臨命終時，好死惡死，我之盤纏預辦了也，我之前程穩穩當當了也。若不如此，後悔難追。思之！思之！』」

優曇大師曰：「凡修念佛之人，欲生淨土，每念世間一切無常，成必有壞，生必有死，若不親聞佛法，則捨身受身，輪轉三界，四生六道，無解脫期。我今有緣，得聞正法，得修淨業，唯佛為念，捨此報身，當生淨土，入彼蓮胎，受諸快樂，永脫生死，不退菩提，此乃大丈夫平生之能事也。纔有疾病，正要向前坦蕩身心，莫生疑慮，直須西向正坐，專想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大勢至菩薩，及無數化佛，現在其前，一心稱念南無阿彌陀佛，聲聲不絕；於諸世間，一切事務，不得思念，不得貪戀。若或心念起來，但要急稱佛號，於急急中除滅罪障。只此一念，決定往生淨土。命若未盡，自得安寧。慎勿妄起留戀世間之心，當存自存，當死須死，但辦往生，何須疑慮？若解此理，如脫敝服以著上衣，一捨凡身便登佛地，豈不偉哉！」

大佑《指歸集》曰：「《華嚴．賢首品》偈云：『又放光明名見佛，此光覺悟將歿者，令隨憶念見如來，命終得生其淨國。見有臨終勸念佛，又示尊像令瞻敬，俾於佛所深歸仰，是故得成此光明。』前四句言菩薩放無量光，其間一種名為見佛放此光明，能令命終之人見佛往生；後四句言此菩薩因申勸臨終人念佛，又令瞻敬佛像，故得此光明也。《大智度論》云：『臨終少時，能勝終身修行之力，以猛利故。』義和法師《無盡燈》載：『西域祇垣精舍西

北角，日光沒處置無常院；造一立像，面向西方，執五綵旛；安病人在像之後，手執旛脚，作隨佛往生之想；瞻病者燒香散華鳴磬，助稱佛名，資助病者；若有垢穢，隨即除之，決取往生。若游心法界，去來無礙者，不拘此法。』」

蓮池大師曰：「古人有言『病者，眾生之良藥』，則人於病中當生大歡喜，一切不如意處，莫起煩惱。又言『生死有命』，則人於病中當生大解脫，任其死生，莫起恐怖。又過去如幻，現在如幻，未來如幻，盡情放下，單持正念而已。病中千萬忍耐，莫懷速愈之躁心，乃所以為速愈之良方也。」

又曰：「將家事處置了却，放下萬緣，空空地心上只念六字佛名，刻刻不忘，自然業障消滅。業障既消，自然夜臥安寧，身心康健矣。念佛人要發願，捨此惡世，生彼樂邦。」

又與朱西宗曰：「尊恙至是亦甚危矣，宜以所欲言事，盡底書付令郎及尊堂，令胸中都無牽掛，一心正念。若平日於念佛法門信得及，便可心目內照，四字佛名，歷歷明明，無間無斷。從其今日明日去亦可，設或不去，活到一百二十歲亦可，此為要緊語！朋友平生相交，正在此處，他皆小事，不暇及也。切不可貪生怕死，而誤大事。」

又與王大琯曰：「貴恙宜將身外事，併此身四肢百骸，盡情放下，使空無一物。若必不可歇者，權且歇下，待後處之。妄想熾不能制，當念佛數聲壓伏之。世間榮華富貴，不過片時間事，厄難苦惱，亦不過片時間事，倏忽便無。且萬般皆屬前緣，非人力所能奈何者也。盡情放下，一心念佛。至囑！至囑！」

又曰：「一人問：『有人一生精勤念佛，臨終一念退悔，遂不得生；有人一生積惡，臨終發心念佛，遂得往生。則善者何為反受

虧，而惡者何為反得利也？』噫！積惡而臨終正念者，千萬人中之一人耳。苟非宿世善根，臨終痛苦逼迫，昏迷瞀亂，何由而能發起正念乎？善人臨終退悔，亦千萬人中之一人耳。即有之，必其一生念佛悠悠之徒，非所謂精勤者。精則心無雜亂，勤則心無間歇，何由而生退悔乎？是則為惡者，急宜修省，毋妄想臨終有此僥倖。真心求淨土者，但益自精勤，勿憂臨終之退悔也。」

又《阿彌陀經疏鈔》曰：「臨終顛倒者，由其平日隨順妄想，不修正念，心多散亂。如前所謂將捨煖觸，一生所作，俱時現前，心神惶怖，動止揮霍。應入地獄者，刀山劒樹，視作園林；應墮畜生者，馬腹驢胎，認為堂宇。就令作善合生人天，未免憎愛父母。乃至小聖初心，猶不能正知出入，皆所謂顛倒也。乘此顛倒，三界七趣，隨業受生。今既一心不亂，則內凝正念，外感佛迎，捨此報身，徑生彼國。如佛言『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又言『一切國土，唯想所持』，淨想成就，必得往生，固無疑也。又智者云：『臨終在定之心，即是淨土。動念即往生淨土時。』所云『在定』者，令心不顛倒是；所云『動念』者，後願生彼國是。」

廣貴《蓮華世界詩》聖境現前一門，小序曰：「諸佛如來，入一切眾生心想中，如白日升天，影現百川；然假使川中水濁，日雖在天，亦無由見。故必以觀門念佛，方能澄清濁水，心眼開發，廣見依報無常。經有云：『人將命終，身心痛苦，應令病人觀佛相好，心心相續，使發菩提之心。復為廣說三界難居，三途苦難，唯佛菩提，是真歸依。』嗚呼！此如來悲憫眾生，拔濟於臨命終時之苦心也。佛言『命終之心，其力甚大』，故臨終之念，能消重業。然予見平生念佛人，至臨命終時，容有痛苦逼身，舌根短硬，不能念佛者有之。何況平時觀想不熟，至八苦交煎，四山相逼之時，欲其隨知識之口，念佛聲聲不絕，作觀心不散亂，此必夙世因中，善根深遠，乃能得之，豈可望於悠悠之眾生哉？必如《觀經》云：『惟除

睡時，恒憶此事。』又云：『出定入定，恒聞妙法，方是穩著。』」

明袁宏道有子曰登，年十三病痞將終。語中道曰：「死矣，叔父何以救我？」中道曰：「汝但念佛，即得往生佛國，此五濁世，不足戀也。」遂合掌稱阿彌陀佛，諸眷屬同聲助之。頃之，微笑，云：「見一蓮華色微紅。」俄而曰：「花漸大，色鮮明，無與比者。」俄而云：「佛至。」相好光明，充滿一室。頃之氣促，中道曰：「汝但稱佛字可也。」登稱佛數聲，合掌而逝。

《淨土聖賢錄》曰：「明錢塘戈以安，事雲棲宏公為師，法名廣泰，事親孝，好行陰德。晚歲奉佛甚虔，與僧元素結春秋二社為念佛會，誦《華嚴經》。已而曰：『吾大限迫矣，當為西歸計。』遂閉一室習禪誦，晨夕不輟，預尅歸期。前二日，家人來視，甚悲。以安曰：『生必有滅，奚悲為？吾方凝神淨域，面覲彌陀，若等勿以情愛亂我正念。』請元素至，共唱佛號，及期而化。」

又曰：「明海鹽朱元正，日誦《法華經》一卷。將逝時，方雞鳴，預戒家人，臨行勿令婦女來，過二三時乃來，來亦勿哭。比天明，眷屬至，皆哭。元正復張目搖頭，令婦女去，去盡乃瞑。」

又曰：「明聞啟初，志欲出生死，往雲棲受念佛法門。俄而疾作，啟初曰：『吾當直往西方耳，疾無傷也。』及疾甚，神志瞀亂，不能自持，大懼。亟命家人請僧至，唱佛號。越一日，瞀亂如故。復瞿然曰：『生死根株，非他人所能扳也。』立起盥沐著衣，對佛焚香，煉臂哀苦懺悔，徹夜無小倦。及還坐，神安志定，淨土現前，乃薙髮披袈裟，別眾而逝。憨山清公聞而歎曰：『勇哉聞生，其可謂烈丈夫矣！』」

又曰：「明比邱尼廣覺，姓龔，蘇州崇明人。年十二，即斷肉受持經呪，朝夕禮佛唯謹，自誓不字。年二十八剃染，至杭州依孝義庵太素師居焉。精持梵行，純一不雜，質素弱，刻身苦躬，勞不自惜。俄得疾，却醫藥，一心待盡。氣奄奄不振，忽起，正面趺坐。庵主為設彌陀尊像，覺凝目諦觀，合掌歸命。已而盥手，著淨衣，持數珠，端身對佛，如入禪定。侍者慮其傾仆，以二枕掖之。揮手云：『無用此。』眾環繞念佛，復揮手云：『吾自有主在，毋勞眾也。』跏趺不動，凡二晝夜，微聲稱佛名，氣漸促，泊然而逝。」

又曰：「明盧氏，名智福，徽州程季清妻也。晚遷湖州，季清奉佛甚虔，力營福業，盧氏竭資為助。長齋，日課佛名二三萬，約己惠下，未嘗詈人。崇禎五年得危疾，請古德法師授五戒，咨淨土法要，遂一意西歸。季清為誦《華嚴經》，至〈入法界品〉五十三門，為一一講說，盧氏悉領解。季清復策之曰：『百劫千生，在此一舉，努力直往，毋猶豫也。』遂高聲唱佛，夜以繼晝。如是半月，其母及女來問視，悉謝遣之曰：『毋亂人意。』十一月八日，忽覩蓮華現前，化佛垂手，身心踊躍，急索香水沐浴，西向叉手，連稱佛名，右脅而逝，時方午。及暮，捫其頂，熱可灼手，年三十九。蒲益法師為之傳，系以贊曰：『哀哉三界，愛欲為根。根株不拔，奚望西生？蓮花國土，永離塵情。此緣能斷，彼質斯成。勇矣智福，女中之英。一日一夜，淨念功殷。華臺接引，眼識分明。子母恩愛，枯木寒冰。吉祥善逝，常辭苦輪。我今隨喜，願共羣倫，頓除愛網，證入元門。』」

又曰：　「本朝恒一法師，嘗言某庵僧落拓不持戒，一同戒友規之，不聽。已而病甚，召其友曰：『不聽子言，故至此，今且奈何？』友曰：『西方阿彌陀佛，有本誓願，造業眾生，十念念佛，盡蒙接引。子能信否？』僧曰：『信。然力不支，奈何？』友曰：『無傷也。』設像牀西，偏令注目勿動，爇爐香，為唱佛名，執病

者手，令諦聽。如是三晝夜，病者忽起坐，謝其友曰：『蒙佛接引，得中品生矣。』舉手而別。」

又曰：　「本朝張秩斯之妻楊氏，自幼即歸心大法。既適張，尋禮僧德真，受三皈五戒，斷除愛慾。年二十七，病劇，發願求生西方。室中供接引佛像，高唱佛名。五日室中聞旃檀香，至七日瞑目。頃之，見觀音大士謂曰：『蓮花種子，已有半功，其半看汝手段。』問：『從何處著力？』答曰：『撒手便行。』即合掌唱佛，趺坐而逝。」

又《淨土聖賢錄．凡例》曰：「子瞻臥病時，向徑山長老口占偈言，灑然解脫，洵為希有。至語及西方，則曰：『西方不無，然箇裏著力不得。』夫修淨業者，必具三心，所謂深心、至誠心、回向發願心。乃至臨終十念，未有不由著力而得者。至云『著力不得』，則三心未具，離保往生。」周克復《淨土晨鐘》曰：「起信而下，淨土資糧具矣。循是而往，順水揚帆，樂邦如在目前，何疑於終，而更煩飭。不知欲辦大事，吃緊尤在臨時一著。從前悠忽，到此延捱不得；從前迷著，到此糊塗不得；從前浮華，到此假借不得；從前岐路，到此徘徊不得。只方寸靈明用事，醒則立現蓮臺，昧則六道三塗有分，淨穢頃刻異路，危哉！危哉！究竟把握，要訣不外『一心正念』四字。此際如挽弓到將滿時，分外難開，須加意審固，前手撇，後手絕，箭方中的。又如泛海，憑指南車，不誤方所，將帆彼岸，急宜仔細收帆把舵，霎時差失，依舊被狂颶吹去，飄蕩大洋中，何所底止？宋儒謂『平日工夫正於此處用得著』，即是此意。雖然，適百里者宿舂糧，千里者三月聚糧，況十萬億剎之極樂國乎？不豫辦於平生，而欲襲取於俄頃，未知倉皇呼吸間，能具諸葛觀魚、安石圍碁手段，了大敵否？語云：『定計於早』。恐《阿彌陀經》，非世人急就章也。如泥惡人十念往生之語，不放放寬眼下，恐經文理固可信，亦是如來萬不得已垂手之苦言，非便以

西方作此輩護身符也。且人情莫不好勝而惡劣，獨於此事，甘以下下自許，亦殊可憫！《天如或問》一段，叫醒頑愚，痛快無兩，故以殿飭終之後，而預飭未終者。」

助行門

既知念佛，凡居心行事，若有一毫與佛相違，漫欲往生，猶北轅而適越也，則助行可不急講哉！助行以戒殺為首，余昔有《回生錄》之刻，所載戒殺放生名言實事，採輯甚詳，當即為此書之一門，可取而互證，不復另輯。今惟補其所未備，及一切應修眾行，以為助緣，皆不可缺也。輯助行門。

《龍舒淨土文》曰：「全持齋戒又禮佛念佛，讀誦大乘經典解第一義，以此迴向願生西方，必上品上生。所謂『齋』者，何哉？不食肉、不飲酒、不婬欲、不食五辛。所謂『戒』者，何哉？殺生、偷盜、邪婬是為身三業；妄言、綺語、兩舌、惡口是為口四業；貪欲、嗔恨、邪見是為意三業。總為十戒。能持而不犯，是為十善；若犯而不持，是為十惡。全持十戒，乃生天上；持前四戒，加以不飲酒，是為五戒，能持此五戒，常不失人身。若修淨土者，不在此限也。若全持十戒，加以如上文所言功德，固上品上生矣；若止持五戒而修淨土，亦不失中品上生，或上品下生也。若又不能持五戒，豈可以不戒殺生乎？殺生為五戒之首，亦為十戒之首，亦為比邱二百五十戒之首。是不殺則為大善，殺則為大惡。故曰『凡欲殺生者，但將自己看，自身不可殺，物命無兩般。』所以不殺得長壽報，殺則短命報。蓋謂己欲其命長，物亦欲其命長，乃殺物命而欲己之命長，烏有是理？故殺生不可不戒也。凡殺生以資口腹，則口腹之欲何厭？放箸之後，滋味已空，而殺業俱在。若殺生以待賓客，則以平日不殺，人亦無可言者，況其罪已自當之。經云：『來而獨自來，去而獨自去，輪迴獨自行，果報獨自受。』觀此，則豈可為人而殺生也？若殺生以祭先祖，豈無素食清差？孔子曰：『雖

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如是何有不可哉！若然香誦經，仗佛力以為薦拔，必遂超生，故皆不在殺生也。若止能持此不殺之一戒，以修淨土，已不在下品生矣。」

又曰：「齋僧、供佛、燒香、獻花、懸幡、建塔、念佛禮懺，種種三寶上崇奉，以此功德，迴向願生西方亦可。或為世間種種利益方便善事，若為子而孝養父母，為兄而友愛昆弟，為弟而欽順其兄，闔門之內，無不盡善，宗族之間，無不和睦。鄉黨鄰里姻親，相接以禮，相與以恩，以至事君，則赤心為國，為官則仁慈利民，為長則善以安眾，為下則勤以事上。或教導愚迷，或扶助孤弱，或濟急難，或惠貧窮，或修橋砌井，或施藥散食，或減己奉養，以利他人，或臨財饒人，以自省約，或教人為善，或讚善止惡，隨力所作，世間一切善事，以此迴向願生西方亦可。或為世間一切利益，不拘大小，不拘多少，若止以一錢與人，或以一盃水與人，下至如毫芒之善，亦必起念云：『以此善緣迴向，願生西方。』常使一念不斷，念念在彼，必上品生。」

又曰：「佛言：『欲生淨土，當修三福：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殺，修十善業；二者、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讀誦大乘，勸進行者。此三世諸佛，淨業正因。』『三歸』謂歸依佛法僧也。」

又《淨土文》載〈葛守利人說〉一篇：「大觀間，一官員買靴於京師市中，見一靴甚大，乃其父送葬者。問其所得之由，答云：『一官員攜來修整。』問何時來取，遂往候之。果見其父下馬留錢取靴，其子拜，不顧，復乘馬去。其子追隨二三里許，將不及，乃呼曰：『我與父生為父子，何無一言以教我？』其父曰：『學葛繁。』問：『葛何人？』曰：『世間人。』遂訪問所在，其時為鎮江太守，乃往見之。言其故，且問葛何以見重於幽冥如此。答云：『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其次行二事，又其次行三事，或至十事，

于今四十年，未嘗一日廢。』問：『何以利人？』葛指坐間脚踏子，云：『若此物置之不正，則蹙人足，予為正之，亦利人事也；又若人渴，予能飲以一盃水，亦利人事也。唯隨事而利之。上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久而不廢耳。』其子拜而退。葛後以高壽坐化而去。觀此，則利人之事，不可不勉，害人之事，豈可為哉？所謂愛人利物之謂仁者，葛得之矣。葛兼修淨業，以是迴向，後有僧神遊淨土，見葛在焉。」

又《淨土文》載《施報說》一篇：「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果報，其實一也。佛言：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富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眾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之無畏。心施者，力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為布施。是凡施於外者，皆為布施。故為下而忠勤事上，為長而仁慈安眾，為師而謹於教導，為友而誠於琢磨，一言一話之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為如此，存心又如此，後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穀。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猶今歲所食之穀，乃前歲所種者。人不能朝種穀而暮食，猶不能旋修福而即受，所以穀必半歲，福必隔世也。孔子謂『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老子謂『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皆布施之謂。曾子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云『天道好還』，皆果報之謂。是儒道二教，皆言施報，但不言隔世爾。所謂『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災人者，人必反災之』，皆現世之施報也。知是以修淨土，滋培善根多矣。」

又《淨土文》載〈食肉說〉一篇：「佛告大慧菩薩云：『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我今為汝略說。謂一切眾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眾生聞氣悉皆恐怖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慈心不殺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就故，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人飲食無節量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大慧！凡諸殺者，為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癡食肉眾生，以錢為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鉤網，取彼空行水陸眾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魚肉，以是議故，不應食肉。』佛復說偈，略云：『為利殺眾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若無教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酒肉葱韮蒜，悉為聖道障，食肉無慈悲，永背正解脫，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眾生肉，本非所食之物，以耳聞目見慣熟，不知其非。如能斷肉，固為上也；如不能斷，且食三淨肉而減省，食若兼味，且去其一。如兩飡皆肉，且一飡以素。人生祿料有數，若此自可延壽。如早晨食素，其利甚多：一省業緣，二可清淨，三不妨善業，四至晚食葷時，不至厭此而欲彼，如此自可延壽。若以食素為難，宜以食葷之費為素食，則易行而可持久。若縱口腹之欲，亦無了期。語曰：『世上欲無刀兵劫，須是眾生不食肉。』斯言可不畏哉！不免食三淨肉者，次日可為所食之肉眾生，念西方四聖號并真言，以資薦往生，庶幾可釋冤滅罪。據閻羅王告鄭鄰之言，則至誠念四聖號，以追薦者，必得往生。三淨肉，謂不見殺、不聞殺、不疑為己殺，及自死、鳥殘，為五淨肉。」

又《淨土文》載〈至人延年說〉一篇：「予嘗聞至人云：『人生衣食財祿，陰司皆有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日用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稱「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化之妙，鬼神之奧，猶不逃於數，況於人乎？』或謂人有廉儉而命促，貪侈而壽長者。何也？廉儉而命促者，當生之數少也，若更貪侈，則愈促矣；貪侈而壽長者，當生之數多也，若更廉儉，則愈長矣。且天地於人無私，何謂當生之數有多少乎？此皆前世所為耳。故曰『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唯現世多為吉善，則增福壽，故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現世多為罪惡，則減福壽，故曰『多行不義必自斃』。且修淨土者，固不在福壽之多，然損福壽之事，則是薄德，豈可不戒哉？增福壽之事，則是厚德，豈可不勉哉？」

又《淨土文》載〈貪折前程說〉一篇：「有官員一人，求夢於京師二相廟中，以問前程。其夜一人夢見有人持簿一扇，揭開版云：『此汝同來之官人前程也。』視之，乃自小官排至宰相，仍有勾之者。其官員問云：『勾之者何也？』持簿者答云：『此官人愛財，世間不義取一項，此間勾一項，若急改過，尚可作監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財，其後果至監司。又何仙姑在世間，有一主簿家，忽有天書降，為不識字畫，乃往見仙姑，問之。仙姑設香案，拜而後看，看畢微笑。主簿云：『特來拜問，何故乃笑？』仙姑云：『天書言主簿受金十兩，折祿五年。』以此觀之，不義之財，誠可畏也！移是心於淨土，其熟善緣多矣。」

又《淨土文》載〈習慈說〉一篇：「觀世音菩薩謂『萬善皆生於慈』，老子言『三寶以慈為首』，儒家言『五常先之以仁』，其意皆同。人有多瞋怒者，蓋不思此意，未言害物造業，先自損氣傷

和。人若能到慈仁之境，方知瞋怒不佳。當其在瞋怒中，則不自知其苦，正如行荊棘中，趨一大廈安居之所也。方其矯宿性之瞋怒，如行荊棘中；及習成慈仁，則如入大廈安居矣。此不可以言盡，但當瞋怒時習之，久久自有可喜。釋道二教，固已戒瞋，儒家亦然。桓魋欲害孔子，孔子曷嘗瞋乎？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曷嘗瞋乎？韓信不報胯下之辱，安國不怨溺灰之言，此皆可為師法。凡待貧下，御僕妾，詆忤己者，易致瞋怒，尤當戒謹。蓋彼亦人也，但以薄福而事我，豈可恣其情性，而造惡業哉！究而言之，慈和者於自己大得便宜。《藏經》云：『今生人見歡喜者，前世見人歡喜故。』此慈和之所致也。修淨土者，烏可不以是為心哉！如一切眾生，為大罪惡，亦勿生瞋以汙我清冷之心，念彼以愚癡故爾，使有智慧，必不為此，當生憐憫其愚癡之心。故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如是以修淨土，圓熟善根甚矣。」

又《淨土文》載〈小因果說〉一篇：「有修橋人，有毀橋人，此天堂地獄之小因也；有坐轎人，有荷轎人，此天堂地獄之小果也。觸類長之，皆可見矣。常如是存心，以修淨土，上品往生，復何疑哉！」

孤山法師《彌陀西資鈔》曰：「觀世人為善心輕，為惡心重，何以得生淨土？請以現事驗之：對有像則不如接大賓之恭謹，學經法則不如求財利之勤劬；毀他則氣麤言滑，讚彼則氣緩語澀；或以我惡之，則覆善揚惡，我好之，則掩短美長；或為積惡而怒他私說，或作微善而恨人不知；於惡事則陰費千金亦能鈐口，施善人則方營一食便自矜功。凡此用心，方沈惡趣。欲以小善而求生淨土者，難乎哉！」

彭尺木《淨土聖賢錄》曰：「宋馮楫，字濟川，蜀遂寧人也。紹興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以西方為歸。時經建炎兵亂後，名剎藏經多殘燬，乃捐俸錢，造《大藏經》四十八所，《小藏四大

部》者亦如其數，分貯諸剎。著發願文云：『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以貲造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財施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世之報。當知二報皆輪迴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華為胎，託質其中，見佛聞法，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現其身，而作佛事。以今財法二施之因，如觀世音菩薩，具大慈悲，遊歷五道，隨類化形，說誦妙法，開發未悟，永離苦道，令得智慧，普與眾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

又曰：「明袁宏道，字中郎，湖北公安人。萬歷中為稽勳司郎中，謝病歸，卒於僧寺。兄宏道、弟中道，皆好禪宗。中道一夕課畢入定，有二童子導之西行，見宏道，曰：『已居淨土矣。大都乘戒俱急，生品最高；次戒急，生最穩；若有乘無戒，多為業力所牽，流入八部鬼神眾去，予所親見者多矣。弟般若氣分頗深，戒定力甚少。夫悟理不能生戒定，狂慧也，歸五濁。趁強健實悟實修，兼持淨願，勤行方便，憐憫一切，不久當相悟。一入他途，可怖可畏。如不能持戒，有龍樹《六齋法》現存，遵而行之，殺戒尤急。寄語同學，未有日啟鸞刀，口貪滋味，而能生此土者也。雖說法如雲如雨，何益於事？我與汝空王劫時，世為兄弟，乃至六道莫不皆然。幸我得善地，恐汝墮落，方便神力，攝汝至此。』」

《念佛鏡》附載〈智朗念佛放生略說〉曰：「夫欲全仁德，莫若放生；欲出苦輪，無如念佛。度羣迷，開佛祖之宏慈；持覺號，導蓮邦之梵行。故我永明大師，古佛應現，將二法門，通身擔荷，攝授億萬人天，歸於淨土。方今佛法衰微，機宜淺薄，修餘法門，成就大事，不啻天淵。唯持佛鴻名，頓了生死，如單方治病，直捷簡要。一日之修，功超永劫，縱使作業深重，亦可帶業往生。取辦一生，橫截五道者，無如念佛三昧之為最也。余雖不敏，聞此淨土，

竭力讚揚，普願人人同登極樂。復觀世間壽夭疾患，種種不能盡其天年，皆由殺業餘報所致。經云：『殺生之罪，墮於三途受苦。生人道中，得二果報：一者多病，二者短命。』若人欲得四大輕安，壽齡遐永者，應當發願戒殺放生。放生之法，置一竹筍，每日事務之暇，念佛數聲，日貯一文，歲滿所積三百六十錢矣。斯亦不費多財，不妨多力，何人不可為之？惟貴久遠修持，終身不倦。誠一滴雖微，滿盈大器者也。更須發大慈心，念彼異類，昔緣夙業障重，稟性愚癡，身投羅網，命在須臾，煎熬屠割，痛楚難禁，誰能憐憫？惟仁者悲心惜之。今於一載之中，或指定某時，或不拘時月，修長壽因，行放生業。傾其水族，縱其飛走，水陸有情，悠遊物外。放畢，計其放處，及年月日某甲放生若干，專願永無疾苦厄難之災，復增鶴齡松際之算。再募信心深厚之士，持佛鴻名，列為三品：上品信力堅固，課佛萬聲；中品世務稍繁，五千為則；下品塵俗最沈，忙裏偷閒，三千無缺。畢此一生，誓無改變，而不得往生者，三世諸佛，便為誑語。偈云：『放生念佛兩重難，只貴當人心地堅，永祖傳燈輝不夜，願提正令攝人天。』」

No. 1185-H 淨土雜詠選錄(附)

五言古詩

唐白香山念佛偈

余年七十一，不復事唫哦，看經費眼力，作福畏奔波。何以度心眼？一聲阿彌陀。行也阿彌陀，坐也阿彌陀，縱饒忙似箭，不廢阿彌陀。日暮而途遠，吾生已蹉跎。旦夕清淨心，但念阿彌陀。達人應笑我，多却阿彌陀。達又作麼生，不達又如何？普勸法界眾，同念阿彌陀。

五言律詩

明太常寺卿蔡承植

安養思歸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住，稀羹信口餬。胸中絕憎愛，一任馬牛呼。

七言律詩

宋雪溪憶佛軒

三椽老去許安貧，佳處無如憶佛真。萬事了知猶墮甑，百年惟此可書紳。巖間靜寄蒲團夜，松下聊供茗盌春。閉戶不忘常憶佛，願常終似影隨身。

早尋史漢學為文，自許平生在博聞。棄置寸陰隨逝水，思量於我竟浮雲。閒中自識藏身穩，勝處誰知憶佛勤。沈謝曹劉今底處？草萊三尺但荒墳。

元優曇勸念佛

委骸回視積如山，別淚翻成四海瀾。世界到頭終有定，人生彈指有何歡。成男作女經千徧，帶角披毛歷萬端。不向此生生淨土，投胎一錯悔時難。

明楚石懷淨土

忙裏偷閒亦在人，人生誰滿百年春。送迎畢竟無時了，悲喜交煎逐日新。休念功名惟念佛，但憂道業勿憂貧。忽然鐵樹開花也，妙轉如來正法輪。

大患明明為有身，須知疾病不饒人。但關妄想無非妄，縱得真仙未必真。眾熱聚來風扇火，一期拋去骨纏筋。惟餘念佛離生死，只戀閻浮化作塵。

明度門淨土咏

高才宏略氣非常，那箇臨時不著忙。打雨敲風閒計較，驚天動地漫文章。愛河如未乾枯竭，淺浪還須作主張。六字彌陀無註脚，歸依即是大慈航。

國朝蓮隱懷淨土

漸看鬢髮著霜痕，自省已非自討論。一世竟成何事業，百年還有幾朝昏。便須立志求安宅，休更甘心赴死門。樂國不遙歸有路，蓮臺好去覲慈尊。

王恭

無多些子沒商量，夢入蓮邦大歇場。諸上善人譚法性，各天帝釋雨華香。鳥音樹樂無停響，珠閣金臺盡放光。咫尺仙源曾不隔，莫教迷路歎漁郎。

七言絕句

周跋陀羅

不結良緣與善緣，苦貪名利日憂煎。豈知住世金銀寶，借汝閒看幾十年。

周迦哩迦

愛欲牽纏沒了期，日生煩惱鎮相隨。官中囹圄猶逢赦，家業拘牽沒赦時。

宋蘇子瞻發願偈

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我輩一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仗西方作主人。

宋北山讚淨土

暮鼓晨雞不住催，逡巡容貌變衰頹。莫言白髮渾閒事，總是無常信息來。

宋一元西方咏

西方化主度迷情，佛力加持道易成。撒手便行無異路，最初一步要分明。

西方有路少人登，一句彌陀最上乘。把手牽他行不得，但當自肯乃相應。

西方故國早回還，人命無常呼吸間。有限光陰當愛惜，今生嗟過出頭難。

西方急急早修持，生死無常不可期。窗外日光彈指過，為人能有幾多時。

宋一元淨土咏

西方極樂眾稱尊，普勸諸人入此門。有口不須閒講論，單提佛號度朝昏。

西方宏誓廣流通，一句彌陀好用功。歷歷分明無間斷，聲聲喚醒主人翁。

元中峯淨土咏

塵沙劫又塵沙劫，數盡塵沙劫未休。當念只因情未撇，無邊生死自羈留。

身膺宰輔與朝郎，蓋世功名世莫量。自性彌陀如不念，未知何以敵無常。

便就今朝成佛去，樂邦化主已嫌遲。那堪更欲之乎者，管取輪迴沒了期。

元中峯懷淨土

六時叩問黃金父，赤子飄零幾日歸？話到輪迴無盡處，相看不覺淚沾衣。

要將穢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蓮。仔細思量無別術，只消一箇念頭堅。

元石屋警世

茅簷雨過日頭紅，瞬息陰晴便不同。況是死生呼吸事，黃昏難保聽朝鐘。

元日觀懷安養

夢中哭向老金仙，願賜冥熏助著鞭。金沼蓮花無數有，定生一朵免垂涎。

聞道西方事宛然，此行須藉好因緣。磨教一念明如鏡，不怕彌陀不現前。

長把身心看夕陽，夕陽收處藕花香。水禽風樹知予意，惆悵人間夢未忘。

生死循環那可逃，此心未了漫徒勞。如今不做輪迴夢，只走人間這一遭。

元優曇勸念佛

人生四相難逃死，天上何曾免五衰。寧可九蓮居下品，不來浮世受胞胎。

長生不用神仙訣，救急還須海上方。靠著主人無量壽，算來都勝別思量。

一句彌陀開化門，豈拘城市與鄉村。直饒邪見人聞得，也落音聲入耳根。

元廣製念佛偈

佛在心中須著眼，莫拋腦後不相看。此時錯過真成錯，欲似今朝恐大難。

明沈朗倩

蓮花不裹六塵胎，日月籠中自剪裁。拚此一堆窮骨子，這場春夢要親推。

明耑愚

南北東西求所知，怖頭認影總成迷。直饒悟得生前事，也要彌陀作導師。

十方諸佛讚西方，不是無端出廣長。只恐癡禪耽寂滅，錯將斷滅作真常。

繫心一句阿彌陀，日用閒忙任寡多。如是盡終不妙悟，也教帶業出娑婆。

明蕅益

西方即是惟心土，離土談心實倒顛。念念總皆歸佛海，何須重覓祖師禪。

西方即是惟心土，未到西方真可危。夙障已如波浪湧，那堪新孽又相隨。

西方即是惟心土，淨戒堅持莫使疏。人世總皆跼蹐境，不須旅邸覓安居。

西方即是惟心土，不識西方豈識心。何事謬希圓頓解，却將落葉作黃金。

西方即是惟心土，悲智相應始克生。莫謂大悲應愍濁，化他須是自功成。

詞曲

歸元鏡摘要

法鼓頻敲，人天百萬把靈山繞。旃檀烟裊，花散處，知多少。

極樂古今傳，十萬程途非遠。西方淨土，彌陀說法歸元。因緣非淺，果非常，六八宏深願。駕慈航，接引羣蒙，脫離了苦海無邊。

無邊功德妙莊嚴，似車輪偌大金蓮。青黃赤白颺清風，微妙天然。(我)頻申悲勸，歎無常迅速歸家便。蓮臺上九品標名，證無生，永斷煩冤。

急惺惺從此識根元，願箇箇虔誠把佛念。一心心持名無閒歇，熱丕丕猛地把冤親斷。一塵塵如許大世界，直得箇鬧挨挨齊上般若船。樂陶陶西方妙境，笑呵呵向琉璃地上禮金仙。

歎持經，果最圓。喜持名，效最先。驀忽地洗了塵心，驀忽地洗了塵心，祛了塵凡，離了塵緣。一霎時高步金堦，一霎時高步金堦，高標名姓，高坐金蓮。也須知，自性的彌陀須自念。

疊疊叮嚀囑勸，切切彌陀悲願。滔滔的苦海深，層層的業債牽。鬧鬧喧喧，輪迴了千徧。早早登安養歸船，時時禮古佛垂憐。逍逍遙遙，西方古路，永永住無生國裡證真詮。

衣中誰識珠無價，那堪流落天涯。經綸才思剪雲霞，百年春草露，富貴路傍花。

歎閻浮，一戲場，笑癡人，成妄想，把蝸角蠅頭晝夜忙。日日裏，醉華堂，夜夜裏，戀紅粧。只道是百年無恙，怎曉得霎時身喪。俺呵！世事兒曉露春霞，一旦無常，呀！把一箇好人身，沒在愛河波浪。

古今賢聖讚西方，妙莊嚴都在《彌陀經》上。阿彌陀古佛，是無量壽大醫王，接引慈航，接引慈航，度眾生齊皈安養。

歎輪迴，苦未央，幸我佛，接慈航，把淨土莊嚴細講詳。度羣迷，出火坑，五濁內，好悽惶，痛三塗，悲涼難狀。願箇箇都歸安養，端坐在蓮華臺上。俺呵！因此上為眾悲傷，極口宣揚，呀！怎能彀把閻浮化成華藏。

急忙忙，浮生如電，痛煞煞，輪迴千徧，浪滔滔，苦海無邊，一心心，誰肯把彌陀念？最堪憐，無端愛慾牽，無常一到，只恐風箏

斷，四大分離眾業纏，冤愆，泥犁苦萬千，懸懸，極樂慈尊眼望穿。

如梭歲月拋，歎百年，都被蠅蝸勞擾。少年豪氣，到今日兩鬢蕭蕭。功名柱自窺蟻穴，世事渾如夢鹿蕉。歌纖調，舞細腰，五陵裘馬已寥寥。無常限，人怎逃，豪華千古伴蓬蒿。

歎名利，把人消耗，喜彼岸，今朝忽到。聽言言實義皆元妙，頓覺恍開心竅。自今醒却黃粱覺，把聲色豪華一筆消。修須早，莫教他閻老出帖相邀。

恩重山邱，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完就。(嗦)這是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剖。孝子賢孫，好向歸元究，因此把五色封章一筆勾。

鳳侶鸞儔，恩愛牽纏何日休。活鬼喬相守，緣盡還分首。(嗦)為儞兩綢繆，披枷帶杻。窺破冤家，各自尋門走，因此把魚水夫妻一筆勾。

身似瘡疣，莫為兒孫作遠憂。憶昔燕山竇，今日還存否？(嗦)畢竟有時休，總歸無後。誰識當人，萬古常如舊，因此把桂子蘭孫一筆勾。

獨占鼇頭，謾說男兒得意秋。金印懸如斗，聲勢非常久。(嗦)多少枉馳求，童顏皓首。夢覺黃梁，一笑無何有，因此把富貴功名一筆勾。

富比王侯，儞道歡時我道愁。求者多生受，得者憂傾覆。(嗦)淡飯勝珍饈，衲衣如繡。地天吾廬，大廈何須搆，因此把家舍田園一筆勾。

學海長流，文陣光芒射斗牛。百藝叢中走，斗酒詩千首。(嗦)錦繡滿胸頭，何須誇口。生死跟前，半字不相救，因此把蓋世文章一筆勾。

夏賞春遊，歌舞場中樂事稠。烟雨迷花柳，棋酒誤親友。(嗦)眼底逞風流，苦歸身後。可惜光陰，懨懶空回首，因此把風月情懷一筆勾(以上七節即蓮池大師《七筆勾》)。

最苦是女人，身在人中五陋形，憂疑驚恐多災病。前生罪根，今生業因，脫離陋殼須修證。念無常迅速，無常迅速，當勤精進。專心清淨莫因循，念念心無亂，蓮邦指日生。

清涼竹院，幽窗寂靜，閒把經文重訂。西皈極樂，迦文苦口叮嚀。他只為迷頭認影，背父離家，未有還鄉信。教他持名歸去也，莫因循。只在當人一念純，琉璃地，纖塵淨。感西尊，時刻勤招引，休辜負至人恩。

浮生一幻身，莫迷因，真真戲戲原無定。須皈正，順世情，隨緣應。休教誤入迷魂陣，人身一失難重訂。旅泊由來一戲場，散場歸路君須認。

斜陽逝水傾，轉憂深，歸元未可傳燈信。這是迷途鏡，闇室燈，還家近。渾如良藥消迷性，燈傳大地應無盡。惟願流通正法門，人人盡入蓮華境。

真可歎，世間人，衣食苦，利名焦，把一箇斷線枯骸戀阿嬌。怎曉得，一朝夢醒，影兒消。好苦也，黃泉路，隻影蕭蕭，舉目無聊。風流豪氣，到此際，只落得一場悲悼。痛閻浮壽少，儘奔波，名利徒自勞。歎南柯，夢短天易曉。童顏容易老，休誇年少。莫華堂，留戀羣歡笑。權傾富豪，無邊罪業般般造。怎知暗裏無常，不擇晨昏，頃刻勾符到。當知苦海茫茫，及早須修道，莫待埋荒草。

明莊嚴滿庭芳一闋

六十餘年，片時春夢，覺來剛熟黃粱。浮華幻影，有甚好風光。冷眼輕輕覷破，急翻身，蹬斷絲韁。兒孫戲從他搬演，何必看終場。青山茅一把，殘生活計，別作商量。但隨緣消遣，洗鉢焚香。先送心歸極樂，恣逍遙，寶樹清涼。堪悲也，回頭望處，業海正茫茫。

國朝皇甫士坊十二時頌

平旦寅，常時佛課在淩晨。一刻工夫十聲號，能超生死出沈淪。希有法，妙難論，往生全以信為因。君能懸受無疑惑，便是多生受記人。

日出卯，朝露易晞人易老。試將親友細尋思，眼前多少埋芳草。要修行，須及早，一寸光陰無價寶。閒時不肯念彌陀，直待臨終空懊惱。

日高辰，人世遷居必擇鄰。莫向人天求福報，壽終難免再沈淪。生忉利，作轉輪，暫時快活未為真。勸君念佛求西去，永作逍遙自在人。

禺中巳，食時處處炊烟起。自餐飽飯自充饑，自己修持了生死。子憶母，母憶子，到底工夫全在己。拚捨身心見願王，十萬餘程近如咫。

日南午，佛日當空目不覩。一條直路少人行，反向長途受辛苦。不談禪，不揮麈，念念彌陀常作主。雖然身未出娑婆，棲神已在蓮花土。

日映未，六蛇共室真堪畏。出沒閻浮是幾遭，多生還不分涇渭。猛回頭，滌塵胃，人命無常須不諱。死字常將挂在眉，纔覺西方有滋味。

晡時申，歎息人身似轉輪。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休錯過，莫因循，幾多帶角與披鱗。千佛慈悲難救度，塵沙劫數自沈淪。

日落酉，返照餘光不悠久。堪笑愚人顧目前，死生大事君知否？臭錢財，閒茶酒，賺得凡夫終日走。波波不暇念彌陀，日月到來空束手。

黃昏戌，一盞孤燈明夜室。上牀別了襪和鞋，魂夢冥冥黑如漆。歎人身，容易失，要出輪迴須念佛。無邊罪障一時消，佛光皎似千輪日。

人定亥，富貴功名不常在。枕上黃粱夢未醒，癡情猶自憂千載。略因循，成懈怠，一息不來窮劫悔。孤負西方老願王，遙垂金臂恩如海。

夜半子，淨穢相形分彼此。不是娑婆苦折磨，誰肯灰心厭生死。既厭離，要知止，黃金地上樂無比。眼前煩惱為誰來，都是西方促裝使。

雞鳴丑，君欲往生誰掣肘。煩惱場中正好修，念佛須教心應口。離是非，無可否，凡事隨緣我何有？但看蓮花不陸生，結根偏在泥中藕。

自作

八一詠(嘉慶庚午五月)

參禪元妙未須論，徑路橫超只一門。愚婦愚夫愚莫及，單持六字度朝昏。

塵塵華藏數無央，皈向偏耑此一方。六八誓宏親攝受，不西不往願終償。

佛緣幸遇識鴻名，火急西歸此一生。不向此生拚力去，胞胎再入墮無明。

金拋名利與悲歡，切己無如此一端。斫斷愛繩憑慧劒，雲棲七筆萬回看。

勤修白業誦真言，萬行由來是一源。隨事隨時方便法，心心迴向助歸元。

船乘大願度塵寰，自利利他念一般。先借枝棲蓮界穩，羽毛豐滿任飛還。

塵緣覷破厭離生，正念堅持定一行。勇猛直前無退轉，縱居下品亦須爭。

纔提佛號眾魔侵，降伏云何到一心。口耳相聞心應手，牟尼歷歷字推尋。

臨時(癸酉二月)

執持無間矢初衷，尤在臨時一念融。堪惜坡公公據在，未能著力棄前功(蘇東坡為五祖戒禪師後身，常以阿彌陀佛像自隨，謂生西方。公據似有志於淨土者，而紀年錄所載，公至常州，疾革，將屬纊、聞觀先離，琳叩耳大聲云：「端明宜勿忘。」公云：「西方不無，但箇裏著力不得。」錢世雄云：「固先生平時履踐，至此更須著力。」曰：「著力即差。」語絕而逝云云。是坡公臨終竟未著力，不能徃生，良可嘆惜！)。

最怕臨時急遽行，匆匆經呪誦難成。全憑四字洪名力，一意專持響應聲。

最怕臨時神識迷，舌根艱硬氣難提。若非平日心專一，那得資糧助往西。

最怕臨時畏死心，憧憧來往萬緣侵。堅持正念常歸一，勇猛西馳用力深。

惟心自性理難明，水火鏡觀取譬精。念到一心心佛合，臨時自有佛來迎(參禪者，每謂惟心淨土，豈復更有淨土，自性阿彌，不必更見阿彌。此言似是而非，屢經古德辨示，旨甚深奧，初學凡夫驟難領會，惟龍舒居士，有理有跡之論，較為明顯，恭讀　先大父所錄《般舟三昧經》水火鏡之喻，謂以鏡具水火之性，喻眾生本具佛性之力也；須假日月之光來照者，喻彌陀慈光攝取之力也；以珠艾能引水火者，喻信心念佛之力也。云云。益知惟心自性，非託空參，果能專注淨修，念到一心不亂，則此心此性，克復其初，與佛融成一片，臨命終時，自能見佛。猶之引日月之光，非珠艾專注，逼入水火鏡內，則鏡雖具水火之性，何由自生水火哉？)

稍留一愛未全捐，便恐臨時被此牽。欲出娑婆除心盡，次公名論許重詮(宋楊次公嘗謂「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夫極樂之生，必由念一，洵為至論。而欲出娑婆，設有一愛未除，即恐難離世網，非獨愛重者然也，當云「愛不除不出娑婆」，似更精到)。

層遞逼拶詩(癸酉九月)

業多常恐失人身，縱得人身亦火坑。欲出火坑無別術，風帆順水樂邦生。

樂邦匪遠在持名，須識持名貴一心。怎得一心無間雜，繩穿溜滴用功深。

自勵(丙子正月)

堪忍不可忍(梵文娑婆，譯言堪忍)，火急願早離。極樂真可樂，火急願西馳。不參禪，不看經，單方療疾鴻名持。持名必往生，佛言豈我欺。心淨土亦淨，接引復何疑。信既深兮願亦切，萬事憧擾心紛飛。此生若不生，永劫悔難追。天乎！曷不予以靜修境，我獨塵勞無已時。轉而思之天玉女，不遭煩惱不厭離。自憂性滯難擺脫，自恨障重多沈迷。自心自喚醒，心與聲相依。聲聲咬定守勿失，字字返照誠毋欺。如貓捕鼠雞抱卵，念茲釋茲恒在茲。

楹帖

愛不除不出娑婆，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不得其正，皆由愛未能忘，慧劒一揮毋滯境。

念不一不生極樂，空閒煩惱，褒訕利失，咸一其心，如是念之至熟，佛珠雙照自迎機。

念佛必須止雜念，欲除雜念必念佛，此謂念以念攻。修淨必須先淨心，欲得淨心必修淨，此謂淨由淨感。常作如是信，常修如是行(行策法師語)。

自障莫若愛，自蔽莫若疑(柏庭法師語)。

徑中徑又徑卷四(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